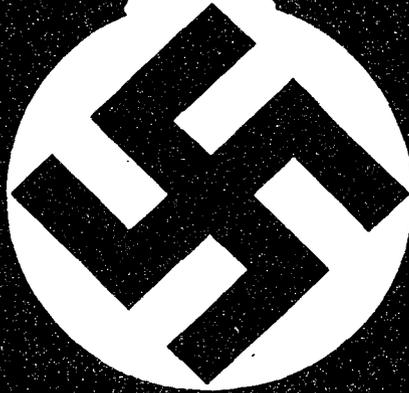


著原勒特希統總德

我之奮鬥

譯森雅李

版出念記盟同意德日



行發會協化文東大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 鬪 奮 之 我 }

譯 森 雅 李
行發會協化文東大



希特勒自序

我受了閔行法庭的判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被囚於勒希河畔蘭支爾堡要塞的監獄中，循從判決而開始服務。

我於是着手於屢向自己要求着的工作了，同時想到這工作於我們運動也頗有幫助，我便決心述說一下我們運動的目的和發展的經過。

關連着此事，我又得到追尋自身發展過程的機會，倘能理解此書則猶太人報紙對我所造的不潔的傳說也一定足以掃盡。

這不是對未知之人，而是對更求啓發的我們運動的信奉

者(即抱着堅強精神的黨員)說的。

要取人信仰、當然口頭闡述遠較文字形容爲有效、世界上所有的偉大運動、大都是成功於演說家、而不能歸功於著作者、這我很知道、不過教義的原則、是應該寫下來使其存在有永久性的。

因此這裏一些記載、算是對我們的共同機構奠一個礎石而已。

序於勒希河畔蘭支堡要塞監獄

著 者



前經濟部大臣郭希哲總統

敘

古之創大業立大功、名顯當時、澤留後禩、稱爲國家之棟梁、民族之英雄者、跡其原初、大抵草莽微賤風塵落沒、受困辱遭顛沛、鍛就百折不撓之毅力、開拓萬象包羅之胸襟、然後始能禮賢下士、舍己從人、結納豪傑、收攬民心、義聲震宇宙、功畧冠人寰、逞雄一世、魁炳千秋、若現代拿其斯黨魁德總統希特拉氏者、乃卽其人歟。憶德意志當第一次歐洲戰後、土地分割、戰債賠償、物資虧耗、民生凋弊、又復城下辱盟、萊茵駐兵、統一切政令、無一不受凡爾賽條約所束縛、戰勝各國結成萬鈞高壓覆於顛巢累卵之下、德之爲德、其不亡者已僅耳。當是時也、雖有良平難施其智、雖有賁育難施其勇、而希特拉以蓬戶

甕牖之輩、勞勳主筆之人、登高一呼、結同志、聯豪傑、犧牲一切、專心爲國、夫其以無位之人遽欲成不世之業、既見嫉於政府、又見惡於鄰邦、遭壓制、被禁錮、舍死忘生、不顧一切、其奮鬥之精神爲何如耶、觀其鼓舞民心、舉措人事、劃一戰線、堅結日意、彈壓帝派、集權中央、統制經濟、防共聯蘇、其靈活之手腕又爲何如耶。嗚呼、天生郭李爲興唐室、世出華拿爲強美法、首次歐戰、迄今不過廿餘年耳、回憶此廿餘年中希氏之痛心疾首、憤恨仇讐、爲國籌畫之精勤、政策運用之良善、非不欲奮迅興師、乘間以圖一報也。無如天意渺漠、未肯厭亂、意者將欲成之必故禁之、將欲揚之必故抑之、天特設此萬難之局、使其打開環境、特以鍊其志而老其材耳。迨至回廊興戎、捷克役起、佔比據丹、服挪降法、虎兕出柙、莫迎鋒鏑、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今羅匈斯猶又來朝矣。巴爾幹半島幾不足其鎧袖一觸、希氏

之豐功偉烈正如曉日東升、照耀中天、仿之拿破崙當不少讓。予前奉使歐洲曾承欵洽、並聽其對廿萬衆講演解決捷克問題、英毅之氣溢於言表、堂皇之論實沁心脾、足徵其平日政治能力指導之方策、真有令人欽佩無既者焉。茲復讀希氏我的鬪爭一書、愈恍然其所以打破國際範籠、而成今日戰勝攻取之偉業者、蓋有由來矣。豈徒恃機械之精良、科學之發達、士卒之用命而已乎、誠以其統率之奇特、運用之得當、人心之歸服、料敵之詳盡、知彼知己、故能百戰百勝耳。但老子有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事嫉滿、天道惡盈、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要在選賢與能、還定安集、斯民得所、人至如歸、大邦畏威、小邦懷德、則國勢安如泰山、世界亦賴以和平矣。我滿洲亦新興之國家也。沃野千里、物產豐饒、又有友邦日本之援助、只要指導有方、上下交勉、效拿其斯黨之團結、仿希特拉之振奮、五族協力、萬衆一心、各

負其責、各盡其職、彼王道樂土自然可實現也。予本學疏、乃承武藤處長暨滿洲出版協會森川昇二君將希總統我的鬪爭一書、譯成漢文、以供我國人士披覽、求序於予、予雖不文、因其有益於青年、有助於學子、故樂爲之序、以備大好之藉鏡焉。

康德八年春四月

韓 雲 階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柏林總官邸關於日德意
 聯盟追加調印之馬尼亞代
 表由左起特耐斯將軍李賓
 特洛夫其相日本軍所駐德
 大使布意大相顧賽夏牧羅
 馬尼亞公使(下)
 於柏林該飯店出席陸相藍
 德大將所舉行招待宴之日
 本栗柄駐德大使(上右)
 於柏林之日本兒童作品展覽
 會(上左)



目次

著者自序 韓雲階閣下序文

第一章 我的家庭

憧憬着教會長老——青年國家主義者——新技術與征服之「保護」

第二章 維也納

苦學與奮鬥時期

我能够耐苦了——爲麵包而苦鬪——人生學校——並不傷感——逃

出馬克斯主義——何以讀赤色新聞——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苦

工何故奔走於政治——雇主與被傭者——發現猶太人——我未參加

反猶太運動——我何以奮怒起來——馬克斯主義的源流

第三章 維也納時代的政治思想

空洞的議會制度——議會與哈浦斯堡王家的鬪爭——多數是代表愚

四四

鈍與猶疑——一夜造英雄——思想非靠大眾不能實現——客觀中不幸的習慣——大眾的重要性——不屬於母國的人們

第四章 在閔行……………六四

德意志的人口問題——戰爭的必要——德意志帝國的對英方針——宜敵英？宜敵俄？——冷酷的英吉利——國家之爲物

第五章 世界大戰……………七九

世界大戰的勃起——編入聯隊請願書

第六章 大戰當時的宣傳……………八九

宣傳的對象是誰——宣傳要建築本身的真理——民衆的感情比理智

易動

第七章 革命……………九五

祖國的容貌已變——德國革命的前夕——鉅變臨頭——悲壯的決心

第八章 轉入政治生活……………一〇八

敵是共產主義者與資本家

第九章 德意志勞動黨.....一三三

出席政治集會——第七號黨員證

第十章 德意志帝國的崩潰.....一二〇

大眾與謠言——新聞讀者的三種類——性與結婚——未來派藝術的

醜態——德意志國軍頹廢的責任——德意志國軍的任務——優秀的

德國官吏

第十一章 國家與民族.....一三六

文化與人——不抱理想主義的猶太人——被驅逐的勞動者——報紙

的買收——屠戮大眾

第十二章 拿蒂運動的展開.....一五四

人與武器——目的及戰術——黨員七名——集會復集會——國民社

會主義德意志勞動黨的誕生——舉火

第十三章 世界觀與政黨……………一七〇

 鬭爭運動必須有目標

第十四章 國家……………一七三

 國家是奔走一種目標的手段——國家是偉大而有力的武器——神聖的
 義務在血的純潔——教育的目標在培養肉體——外國語與世界歷史

第十五章 國家內的各民族……………一八八

 作公民的名譽

第十六章 個人性與民族國家……………一九一

第十七章 世界觀與組織……………一九四

 黨的絕對綱領

第十八章 初期的奮鬥……………一九九

 常徵敵人之械——演說的效果

第十九章 與赤色之戰……………二〇四

與反對者的格闘——一味的惡評不算批評——黨的護衛隊——卅字 的誕生——卅字與握緊的拳——手鎗兩響	二一八
第廿一章 有力者	二一八
最善的指導者	二一八
第廿一章 突擊隊	二二一
恐怖的手段不能打破——暗殺用於正當時——街頭的格闘——爲誰 而自由	二二一
第廿二章 聯邦主義者的假面具	二二二
第廿三章 宣傳與組織	二三九
組織化活動於宣傳之後——任拿蒂指導者	二三九
第廿四章 勞動組合	二四七
拿蒂黨勞動者與雇主——政見不與經濟混淆	二四七
第廿五章 戰後的德意志友邦	二五二

在歐洲攫取新土地——英國支配大陸三百年——藉征服而互增勢力
 ——同盟國也可以成敵國——法國爲永久之敵——有意離開英德者
 ——南齊洛爾——不要樹敵太多——應利用凡爾塞條約——法西斯
 蒂意大利的功績——圍繞日本的英美角逐——理智領導我們

第廿六章 東方政策 二七二

國境是人割的——不要拘於他國的利害——被壓迫的無力國民——
 難得俄羅斯任何援助——俄羅斯的暴政——拿蒂黨的政治誓約

第廿七章 正當防衛的權利 二八七

悲慘的降服者——和平是戰爭的繼續——法國自由主義的幻滅——
 馬克斯主義與知識階級——譏羨莫索里尼首相——國民釋放之道

結語 二九七

譯後記 二九九



會大祝慶盟同國一意德日之行舉宮爾代自爾拜納也維於
(長局經條)使公栢林震 左
統總親特希 中
相外夫滑特賓李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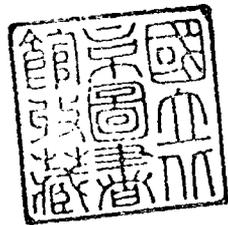
希特勒 我之奮鬥

第一章 我的家庭

在命運的支配下，茵河畔的普勒諾鎮（閩行東方德奧國境成了我的誕生之地，現在我覺出是幸運的原因，是這小都市介乎兩國（德意志與奧大利）的國境之間，而且我們青年常想該盡全力完成這兩國的合併。德意志系的奧大利人，必須歸還於祖國大德意志，固然這斷不是由於經濟關係，斷然不是！縱然這合併於經濟上無關重要——或是蒙受不利——也必須完成這合併。

共同的血統要屬於共同的國家。

倘不能集合一切子孫於共同的國家，則德國無着手於殖民政策的



權利、德國的領域在一人不剩地收容了德國人而給以食糧之前，是沒有攫取國外土地的道德的特權的，到了不得已時，才要用刀劍代替了鋤頭，用奮戰的血淚去潤着麵包。

生長在這邊陲的小鎮上，便象徵我是負有偉大的使命了。

我的父母，血流是巴瓦利亞人，國籍是奧大利人，住此地一直到前世紀的八十年代，父親是忠實的文官，母親爲我們小孩子總奔忙着。

我幾乎記不清這時代的事了，原因是在我幼年時代父親不得已下茵河而轉任於德國的派蘇，不久父親又奉命轉到林滋，在普勒諾派蘇等上部的奧大利州的首都，在此地父親請得年金退職，未幾在北奧大利的拉牟巴哈近郊購得農場而定居。

憧憬着教會長老

我對於將來，沒有什麼特別玄想，惟獨對父親所過的生活，是毫無同

情的，我在學校的成績極好，而且從事於拉牟巴哈修道院的合唱隊中，被那莊嚴豐盛的祭禮所陶醉，而給我以誘惑，我將來的理想在夢想着教會長老的地位。

不久，這教會長老的夢又消滅了，補充上一個更合乎我氣質的職業，在父親的書齋中，我讀到關於軍事問題的書，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冊關於一八七〇——七一年間普法戰爭加入插畫的書，我很貪婪地讀它，這偉大的英雄的戰鬥，造成我最大的精神的經驗，我這時被戰爭與軍國主義的一切非常感動着。

我不禁地起了異感——爲什麼從事於此役的德人與其他德人（註，居住於奧大利的德人）之間那末懸殊？何以我的父親和其餘住在奧大利的德人們沒有參加於這個戰爭？

我們不都是同屬於德國人的嗎？

這問題糾纏在腦中，我自己提出種種質問，雖然在非常羨慕，但一切

德國人畢竟不都享有歸屬於俾斯麥國家的幸福。

此事我不能理解。

這時期、由於和同輩們熱烈討論鍛鍊了我的辯才、於是我被推爲司會者、而父親看見我的性質、認爲入人性教育的學校就學無用、他覺得還是不古典的現代式學校相當、父親窺出我對圖畫的才能、而奧大利學校却輕視這課目、在父親是無論如何願意我和他同樣地做一個文官。

幾次我都拒絕了這打算、我以爲給官廳做奴隸的工作、不算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心裏頗厭憎。

學校生活隨便而且很容易、時間很有餘裕、所以在當時我常把時間消費在森林或原野中、因此我的敵人們、每一考究我的生活、追溯到少年時代、便詭計卑劣地說同一個希特勒、在年青時是無賴之徒、在我追憶當時的逸樂還要謝謝天。

我生長到十二歲，便決心做一個畫家，這野心父親是不知道的，忽然對於將來我又拒絕了父親的計劃之後，父親才開始探詢我的志願，在夢中我說出自己的決心。

「什麼畫家？藝術家？」父親幾乎不能繼續他的語言了。

他懷疑着我的凜然之氣，希望是聽錯了，以為決不會的，父的性格堅決地反對着我。

「藝術家不成，有我在世是絕對不成的！」

但我呢，自己的決心越堅強了，年老的父親感到說不出的苦痛，愛着父親的我也同時苦惱着，父親命令我乾脆捨棄畫家的企望，我的回答是捨此就什麼也不想學了，當父親以父的權威強迫我時，我的恫嚇也便形諸行動之上，於是在學校我什麼也不很注意，我不知這態度是否對的，總之我祇願追求我所愛好的，所以凡經用心的課目如地理、歷史，都有着優秀的成績。

青年國家主義者

現在回顧當時我承認有兩項重要的事實。

第一、我成爲國家主義者、

第二、我開始理解歷史的重要性。

當時的奧大利，是民族雜聚的國家，一千萬德人，生活在奧大利國內，四千二百萬的異族之間，能不斷地爲神聖的德語與德人生活而奮鬥，但不見得有幾個人想着這也是德意志國內的德意志人，必須生活於外國的桎梏下，同時能自悟幾百萬我們的同胞，夢想着祖國而背着不幸，那才很可以理解這民族鬥爭的意義。

現在也許認識在奧德人立場的人多了，數世紀以來他們雖在東方不斷地支持着德意志帝國，而德帝國本身祇一心一意願着殖民地，對於身旁失掉的血肉竟毫不注意。

正如其他的一切鬥爭，在奧大利的語言鬥爭中也有三個集團就是奮鬥者、騎牆主義者與倒戈者。

這鬥爭之捲入形成將來時代的搖籃的學校，是很重要的事，這鬥爭的進行常像主人之對孩子們最初的口號是：

「德國的少年們，不要忘了諸君是德國人。」

「德國的少女們，記着諸君將是德國的母親。」

他們簡單地從事攏絡，用無數的方法進行遊擊戰，拒唱非德語的歌，反抗地佩帶表示自身的德意志國家的禁制徽章，縱因此而被責罰或鞭撻，也樂於忍受，青年們頗以偉大的德意志的英雄魂為光榮。

我在少年時代也參加了這民族的鬥爭，我在這方面的成長極快，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對奧大利支配者哈浦斯堡王家的忠君愛國主義與人民的國家主義不同了。

實際在學校並未教奧大利的歷史，德奧的分為兩國，那是在德國的

歷史中。

我以後的全盤生活都是深受着在林滋學校幸運地得了聰明的奧波爾柏琪博士所教的影響，他很知道歷史祇集彙一些日期姓名而教是不足的，必須力言其重要點而忽略其不緊要處。他不放任我們愛國的狂念，而是不斷地去利用，受他的惠澤，歷史便成了我最熱愛着的學課了。

在這樣教師下學着德國史，怎會不成爲殘酷違拗着國家真命運的奧大利王家的敵人呢？

對於爲自己的些細目的而出賣德國人意志的皇帝，誰肯誓以忠節？奧大利不會愛我們是德國人，所以把外國的毒素注入德人的肉體中，維也納也成了反德之地，哈浦斯堡王家有機會便優遇着捷克人，爲奧大利德意志主義的敵人而夢想着奧大利捷克化的皇家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終於自招暗殺死於彈下，那不是由於違背了永遠的正義

之神所致嗎？

德國人背着的重擔，委實不輕，在稅金，在血液都有着想像不出的犧牲，其最悲壯而且暴戾的，是這些都因為在道德上奧大利與德國同盟所助成，所以也可說一部分是德國自身下手逐一絕滅着在奧大利的德國人，而偽善的哈浦斯堡王家給外國的印象，仍使奧大利如同屬於一個德國的。

德意志帝國的指導者們，竟不曉得這些情形，完全是視如不見，於是新的德意志帝國與舊僞物的奧大利間的這種悲劇的同盟，招來了世界大戰與全體的崩潰。

新技術與征服之保護

青年時代我最把握着下列的一種確信，這確信以後越發的鞏固起來，就是：

爲保護德國的民族，必須破壞了奧大利，而且國民的感情與王朝的愛國主義完全不同，尤其哈浦斯堡王家是給德國國民製造不幸的命運的。

我是多末愛着故鄉的德意志系奧大利地方，但又是多末憎惡着奧大利人的國家，我不是騎牆主義者，我是鬥爭者！

我相信對歷史這樣想是決不錯的，所以我對政治的理解力常有不同源的源泉。

十二歲的時候，我見過威廉泰爾，以後數月才看見他的歌劇，我簡直迷醉了，決心不做文官，一面學校發現了我繪畫的才能，我也有了自信，自己對將來的決心極難動搖，不怕反對與威嚇，我將成爲一個畫家，任何手段不會使我做官吏，漸漸我又用心到建築，我很喜歡，以爲這是對繪畫才能的擴大。

我並不夢想我的未來是異於此的。

十三歲時、父親暴卒、我被投入悲痛之中、一時我的生活沒有特別變化、決心比前更堅固了、忽然病救了我、是因為肺疾轉劇醫生向母親忠告、說我不做公務員是相宜的、而且最少該輟課休養一年之間、於是我的希望實現了、母親贊成我入美術學校。

可是約有二年後、母親的死、一下子打碎了我快樂的計劃、死母親是可怕的打擊、我對父親是尊敬、而對母親可以說是愛。

而前展開貧窮與生活的現實、我必須即時下決心、僅靠遺產與孤兒年金是不足生活的、現在我應該自食其力了。

攜着簡陋的衣箱、懷着鐵似的決心、我向維也納出發了、打算從奮鬥中奪還父親所得到的勝利、我還在想做一個甚麼人物、但斷乎不做官吏。

第二章 維也納

——苦學與奮鬥時期——

當母親去世之前，我爲考入美術學校，我曾赴維也納了，自信考試將不成問題地及格，我曾攜帶了許多圖畫。

現在我是第二次訪維也納，十五歲時我在此地曾有過兩星期的休假生活，此次我又看見那宏偉的國會議事堂與故事裏聽過的環形道路。

我滿懷着自信，等待入學考試的結果，而發表時却是不及格，這給我的打擊如同晴空的霹靂。考試官說我的繪畫能力不足爲畫家，如果投向建築學校一定可以。

我生平第一次對自己不滿起來，幾天之後，我想到將來做個建築家當不會錯的。

母親死後，我第三次到維也納來，此時滯居了數年，我仍然以從容不迫的態度滿懷着自信，目標躍動在眼前，任何障礙也不會阻止我成爲一個建築家的。

我能够耐苦了

那時我把命運的殘酷看成了天的賦予，貧苦之神用兩臂緊緊地壓住了我，而我抵抗的意志也因之越強，這意志終於勝利了，我於是鍛鍊着忍耐困苦，現在我的能夠耐苦，都該說是彼時所賜，我喜歡貧苦之神，他成了我新的生母，他把我投入貧人的世界裏，使我看見了那些人們奮鬥的實際。

想起維也納我至今仍有悲痛之感，這都市使我嚼五年間的困苦生

活五年之間，我爲麵包而奮鬥着，最初做勞工，以後服務於一個小鉛油舖，但我仍是受飢餓的虐待（希特勒在此五年間，大部分都過着鉛油舖的生活，偶然也有時賣一點寫生畫。譯者註）

我有錢便看一看歌劇，此以外，書是我唯一的娛樂，我不斷地讀書，此數年間所得的知識，一直影響到現在。

不僅如此，這時期我對人生還有了象喻，這象喻便成了我一切行動的確然指針，幾乎我再無一點雜念，漸漸連改變的必要都不能發生，如果說現在我存有創造的觀念，那大概都是早現於青年時代的，對將來的計劃，早構型於青年時代，成年以後不過是從其大成而已。

我因爲少年時代是處於布爾喬亞階級（資產階級），最初幾乎不知勞動階級是什麼，這兩種階級，全是不受經濟條件的優遇，而雙方的裂痕却極大，最近地位纔越過手工業勞動者之上的布爾喬亞階級，有人以爲又轉跌於以前的階段，或是始終未動，在布爾喬亞階級看，手工業勞

動階級的人們所嘗的困苦很難堪，所以社會上層的人較布爾喬亞階級更容易接近最低階級者，就是爲此。

爲麵包而苦鬥

在這一點我感謝命運把我核受一切貧困虐待着的下層社會裏。從布爾喬亞教育所受的盲目性，使我能拋開我此時才曉得人之所以爲人，分清了人的虛僞或野蠻的內外面的性質。

當時的維也納，從社會來看是極不健全的，貧富懸殊地混處着，在市的中央部，有二千五百萬人口，其間人口繁雜，潛藏一大隱憂而搖撼着帝國的命脈，宮廷的煥赫如磁石一樣地吸取全國的財富與智能，而哈浦斯堡王家又厲行中央集權政策，以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

唯此政策最有使民族集於一處的可能性，而所有權威也因之非常地集中於首都了。

維也納不祇是舊多瑙王國的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行政的中心，除了多數的高級武官、國家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都是些勞工們住着，赤貧如洗的人和貴族、富商們共同生活着，無數的失業者彷徨在林格修特拉塞的宮殿前，無家可歸的人便露宿於骯髒的運河或穢水溝的橋下。

要研究社會狀態——當然這研究不是從上層入手的——在德國的都市，再沒有此維也納更適合的了。

人生學校

未遭毒蛇蟠繞過的人，則不知蛇的毒涎，無此經驗，祇會徒託空言，表示感慨，曾被噬與未被噬者，都是一樣有害，前者是過之，後者還不及，那些幸運者或自矜成功者，昧於社會的需要，而華裝貴婦又徒有慈悲，缺少才能，我不知道那一層爲害深淺，後者的罪在於缺乏良知，所以常發

現自己盡力於社會而毫無效果，並且反因引起強烈的反感而驚異，以爲這是人們忘恩的左證，實際上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牠的癥結所在，並不在施給小惠而在恢復民衆的權利，所以不應該希望別人感恩報德，這一點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每天失去獲得麵包的機會，而常陷於飢餓是我新生活中最悲慘的一面，不熟練的勞工的工作雖然不很難，而由於容易，其機會也便容易的失掉，熟練的勞工雖不如此容易地被解雇，但他們也並不安全，沒有工作，他們就沒有收入，雖不至天天愁吃，可是每遭脅迫就要來一次罷工。

首都從鄉村貪婪地吸收人口吞捲於喉中而又殘酷地分裂他們，使我對這首都憎惡起來，他們不來到首都，都是很好的國民，久之，也同樣被國民之間擯棄，在精神上，這首都自然要給我一個不滅的放浪的印象。

住宅狀況也太慘了，我一想到維也納不熟練勞工所居的骯髒腥臭的房子，不禁要戰慄起來。

但把我送進這樣的人生學校，我畢竟要感謝天的支配，我雖然沒有力量來破壞這裏我所憎惡的，而我却因此得到速成的健全的教育。

並不感傷

生活在這污穢與頹廢之中，已經不像似人了，僅不過是堪憂的情境下的可悲的產物，但我自身還在爲生活而奮鬥着，對這些民衆不容我陷於感傷的同情之中。

我覺得改進這種狀態祇有一種辦法，爲將來的發展計爲建築鞏固的基礎，必須深抱責任感，以殘忍的決心破壞這社會的贅疣。

上帝並不重在維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人類也應該同樣地做去。

一種民族，到了不護庇其民族自身已犯的罪過時，才有對於破壞國家的疾患適用殘酷手段的可能性。

當我在維也納爲生活而奮鬥的時候，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於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剷除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爲這種錯誤是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的——我觀察得很清楚。

奧大利國家，缺乏社會的立法與社會的正義，這弱點非常明顯。

當時我生活，給了我最大的憎惡的，究竟是工人們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爲，或是良知發展的低俗？我不知道。

這裏的浮浪之群，說他們祇要生活可以維持，算德意志人與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這種話使我們這階級人聽來是異常憤慨的。

這種國民自尊心的缺乏，太可慨嘆，唯其出於感情，才有這可怕的言辭。

何以布爾喬亞階級有這優越感？幾個人能够這樣自首一下呢？又有幾個人能自悟到國民的自尊是出發於關於國家偉大的知識呢？

而我們布爾喬亞階級，又是否曉得這自尊是民衆怎樣希求着的呢？

如果辯說這在其他一切國家也如是，也不會使我們首肯的，因為那種話並不真實，縱然真實，也缺乏正當的解釋。

法國的兒童，不重客觀，而受主觀的教育，把法國偉大的文明鑄入富有感受性的青年人頭腦中。

教育必須廣泛地循乎一般的見地，必要時可以不斷反復運用，使深入民心與感情之中。

但再看一看德國小學校裏十四歲左右的少年，他們在知識或才能上非常愚鈍，同樣年齒，而我們却與一種不道德結合，有着倨傲的性質。

欲使民衆國民化，應該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在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爲此國民的一分子，非從教育入手不可——一個人必須爲他所敬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爲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所明白了解的東西，又焉能對它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發生了興趣，便透澈地研究下去，於是新的奇異的世界就全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間，我已經不必做勞工去維持生活了，我可以獨立地成爲一個製圖家或水彩畫家了，收入不算少，而且我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讀書的餘暇比以前更多了，於是我便不斷埋頭於自己的思想裏。

朋友們把我看成一個可笑的人。

這時我在習學音樂和其他的藝術之外，確信將來一定是個有名的

建築家。

我把自己对政治的深的興趣，認為祇是人們在良知上的普通義務，所以我便多讀些關於政治問題的書，但我不肯濫讀一切去追逐那廣汎的沒有組織的知識，這種知識祇是愚鈍而空洞的一個混亂而已，善讀書的人對於書雜誌、小冊等，要檢點其是否出於特殊目的，或有無一般知識上的價值，以其任何一理由而選擇自己認為必要的，唯此方法讀書才有意義，否則則是無謂的，譬如以大衆為對象的演說家，如果不以多方面支持自己觀念的材料來充實自己的頭腦，遇到反駁或討論時，便不能從自己記憶中調出充分的援兵來。

逃出馬克斯主義

我從青年時代的初期便常以正常的方法讀書，所以記憶或理解力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維也納貧窮時代的每天經驗給我以藉現實而檢討理論的機會，所以憑我自己廣範圍的思索或讀書之力，行無不通。

倘若我當時未曾涉及馬克斯主義的問題，則研究此問題的機會也許要遲晚一些。

十七歲以前，我幾乎未聽過馬克斯主義這名詞，所以我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一個這時期以前，我所以知道有社會民主黨的，是因為我出席過兩三次大衆集會，但我在那集會裏，對黨員的精神狀態以及黨教義的意義，都未深領會。可是在維也納，我很快地接近了這種人，不久，我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觀念，是戴着社會道德或人類愛假面具的一種惡疫，倘世界不驅除這惡疫，一定足以破壞人類的。

我初遇社會民主主義者時，是正備役於某建築業中，我接到加入組合的勸告，因為不知組合是什麼便拒絕了，我的答覆是暫願研究一下這問題，他們約以畧候幾天。

研究了兩星期，他們的工作並未給我以任何感動，並無什麼力量能使我去與他們合作。當我以牛乳麵包作畫餐，一面去細聽勞動者們之語言，他們是反對一切的。

他們的意見是——國民是資本家的發明物——祖國是布爾喬亞階級利用勞動者的道具——法律是壓迫普羅階級（無產階級）的——學校是製造奴隸的——宗教是麻醉民衆的——道德不過是羊一樣忍耐的象徵。

何以讀赤色新聞

我雖力持鎮靜，但終忍不住這心情的迸露，我開始否定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意見，拒絕加入組合，再三再四地反駁了他們，我對他們警告，如果對我採取恐怖手段和暴力，我即時停止現在的工作，否則便一死，但我一個人力是弱的，不能與他們對抗，不得已就停了工作。

我心中浮起一種憎念，疑問不斷迴繞在腦際，究竟他們也是人類的動態嗎？也有偉大民族的一部的價值嗎？

以後不久，有一天我戰慄地看見維也納的勞工們在街上排成大隊，作示威遊行，約經過兩小時，我痴呆地一動也沒動，凝視這蜿蜒的蛇隊，通過街衢，在歸途，我初次買一份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當夜，那紙上無數的虛言妄語激起我的盛怒，一口氣讀完了它。

雖洞知了這毒害的偽善性，但咒罵毒害的犧牲者是錯誤。現在我理解了何以祇購赤色新聞，祇稱赤色集會爲人，祇讀赤色書籍的露骨的情形。

因爲凡是不徹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民衆所不喜歡的。民衆愛巖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主義，較之獲得解放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如同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美一種優越的勢力一

樣。人們都寧願去屈服於強者，而不喜去支配弱者。

他們做人的自由被惡用着，供人驅使，對這精神上可怖的事竟忽畧了是一種耻辱。

對於自由，他們不注意所受教育在本質上的誤謬，及至被逼受了殘暴野蠻的威脅，最後便祇好服從。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實行方面却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主義，那末縱有激烈鬭爭，前者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的。不到兩年，我已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學說和它的實際手段了。

社會民主主義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這主義認為有實力的人，就備加攻擊——實力是不可多得的，而在另一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頗小心，後來便大膽實行，且看弱者的能

力如何而定他對於無權力無意志者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質平凡而意志剛毅的人畏懼得厲害。

社會民主主義，又善於平靜隱密中，不動聲色而取事，乘人不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地出而攘奪，得寸進尺，拓張其地位。

而且其尋覓機會，常是乘別種事件吸住社會的注意力的時候，厭憎着什麼的時候，不以為要緊的時候，或適於控制危險的對派的時候。

這種術策，完全是根據着人的弱點，所以反對側如果不肯以毒攻毒的話，這結果便是有了數學的確實性。

我們不能不向弱者警告，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在工場、商店中或集會、集團示威運動時所用的恫嚇，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便常會得到成功的。

勞工何故奔走於政治

貧困的脅迫之下，遲早也要把勞工們趕進了這社會民主主義的陣營。

從來在無數的機會中，布爾喬亞階級對於勞工們正常的要求，以不獨愚昧而且極不道德的理由反對拒絕，以致勞工們對自身的利益感到失望，就是最守紀律的也難免屢屢退出組合而參加政治運動了。

我到了二十歲，便把組合區分出兩種，知道勞動組合之間，一種是以擁護被傭者的社會權利為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奮鬥為目標，不然就是以政治的階級戰為目標。

社會民主派非常重視勞動組合運動，因為會給他們作工具，保證其成功，可是布爾喬亞階級不認識勞動組合運動的重要性，以致喪失了政治的地位。

布爾喬亞階級，以爲看輕了組合運動，不使它按步發展，便可以令其消滅，或能迫它走入不通的歧路，如果說勞動組合運動和祖國爲敵而有害，那實在是荒謬可笑，實際說來，那恰是相反的。

倘若勞動組合的行動，目的在改善國家的基礎中某一階級的生活條件，那末這運動若能成功，其行動決不是違背祖國或國家的，倒該說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了。

在這意義上，勞動組合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了不少的助力，沒有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從去着想了，如此運動，適足以除掉社會的流毒，治平了肉體和精神的病源，而很能增加了民族的一般福利。

雇主與被傭者

至於論到勞動組合的本質意義，在此加以疑問是等於蛇足的。假使在雇主之中，有缺乏對社會的理解，對正義與公理抱着

錯誤的觀念，那末，爲民衆中一部分的被傭者，便可以起來反抗個人的貪婪無理，而去擁護全體的福利，這不祇是權利，也可以說是義務。

因爲保持民衆間的忠實和信仰，與使他們健康生活是同爲國家的利益的。因了非社會的或不正當的待遇而惹起反抗，如果在公正的司法當局尙未有根絕的解決方法之前，那末這鬭爭的勝敗祇好由最強而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如果每個雇主根本就不捨棄其勝利的希望，那末，就難免要以其事業集中的力爲背景，而和團結起來的被傭者們覲面對抗了。

近數十年來，勞動組合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派的專家手中陶冶，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爲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那些懷着利用組合目的的指導者，完全沒有計算到勞動者的福利，因爲在政治方面，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而一方只知忍辱屈服時，利用經濟

的壓迫，常是容許強奪的。

勞動運動從本世紀的開始時便早已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年復一年，於是益墜入社會民主派的政治的勢力中，最後則祇是階級鬭爭的唯一工具而已。

布爾喬亞階級對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任其壓迫和蹂躪，以後才採用毫不適宜的方法，然而為時已晚，不能發生任何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輕易地便被擊退回來。

「自由勞動組合」正如暴風雨前擁來的濃雲，把政治的水平線與各人的生活減低下來。

它對於社會的安全性，國民的獨立，國家的聯帶性與個人的自由，直是最可怕的一種威脅。

勞動組合的恐怖手段，是改爲滑稽地厭憎着民主主義的觀念，他們極力地喊着侵畧自由，譏諷博愛。

說：「如果不順從我們便將打碎了你們的頭顱！」由是，我略懂了一些這樣的「人類的友情」。

發現猶太人

我初次理解這破壞的教義是與一向我未曾留意的這種民族本性之間有所關聯的。

明瞭了猶太人，便是把握社會民主主義內部真詮的唯一的关键。

因為明瞭了這個民族，便可以揭破了他們的假面具，那時候才能暴露出來馬克斯在社會的議論中欺人的面貌。

「猶太人」這名詞，在什麼時候對我才發生了特別的意義？這很難回答出來，我在家中聽過不能記憶了，祇知在學校時代有一個不能不注意相處的猶太人幼童，我所以對他注意，是因為他的超然態度，對我們有一種厭憎，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和其他的兒童們都未曾仔細考慮，

從十四五歲的時候，我屢於政論中聽到猶太人這名詞，在林茲註，上部澳大利亞洲的首都，希特勒在此地度過其少年時代，沒有多少猶太人，經過數世紀之後，他們已經貌似歐洲人了，而且我拿他們當做了德意志人。

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是不健全的原因，是我注意識別猶太人的唯一方法，不過覺得他們的宗教特異而已，既以其因宗教關係而受了虐待，所以很反對不利於他們的論調。

我毫不知對猶太人有組織的敵對行為存在。

這樣，我來到維也納。

我未參加反猶太運動

從許多建築物所得的印象與從我自身的困難中所感受的威脅使我眩迷，最初我不很清楚這大都市居民的成分，當時維也納人口是二

百萬，其中有二十萬是猶太人，我竟辨不清這些猶太人種，不久，我知道了反猶太主義，可是，我爲了人道上的寬大，拒絕參加了這運動，原因是我認爲這運動是根據着宗教基礎的。

由於中年時某事件的記憶，創傷了我的心，我很不願意再想起這件事。

初來維也納時，我很愛讀所謂「世界報」的「新自由報」和「維也納日報」等，但不久我因爲這類報每天盲目地歌頌着哈浦斯堡王家，起了不滿，我以爲對這樣權力者阿諛，是蹂躪了民主主義。

我在維也納依然是熱烈地閱讀德意志的政治或文化的動態，於是拿堪誇的德意志帝國的隆盛去比較奧大利帝國的頹廢，可是，我雖然極喜歡德國的外交，而對其內政，反是常抱憂慮，對於維也納的抨擊威廉二世，我不贊成，在我看，威廉二世不僅是德國皇帝，而且也是德意志艦隊的偉大創始人，維也納報紙，屈膝於小地方宮廷的追隨者之前，而

攻擊德國的凱撒使我憤怒。

反之，我不能不承認反猶太系的民衆報對德國的凱撒是抱着公正態度的。

一方面那些較比有力的報紙稱揚法蘭西，也很使我不快，他們的讚頌法蘭西，不過祇想使讀者感到耻爲德意志人而已。

終於我拋棄了這些報，而改讀最較清潔的民衆報，這報紙有很多與我的意見切合，我雖然不贊成這報的反猶太主義，可是常去斟酌這報的時事論文。

從此我知道支配維也納命運的人物與其運動，便是關於基督教社會黨卡爾·呂格勒博士的知識，我來到維也納時，我把這博士與他的運動看成反動的，很厭憎他，可是我漸由於一種正義感，改變了這意見，現在我認爲他是所有時代中最偉大的德國人市長。（註：呂格勒博士，爲反猶太主義巨擘，曾組織基督教社會黨，一九三八年德奧合併時，奧大

利的前總理大臣克爾特·舒斯尼格也加入了這基督教社會黨。

我由於同感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對反猶太主義的意見也起了變化，這急速的變化，在我是最劇烈的精神的搏鬥，經過數月理智與感情的討論結果，終於理智獲得了勝利，兩年之間，感情完全順從了理智之後，感情便成了最忠實的問題的導引者。

一天，我走在維也納街頭，突然碰見穿長襪，土耳其人等衣服，黑捲髮的人物。

我忖度着：「這是猶太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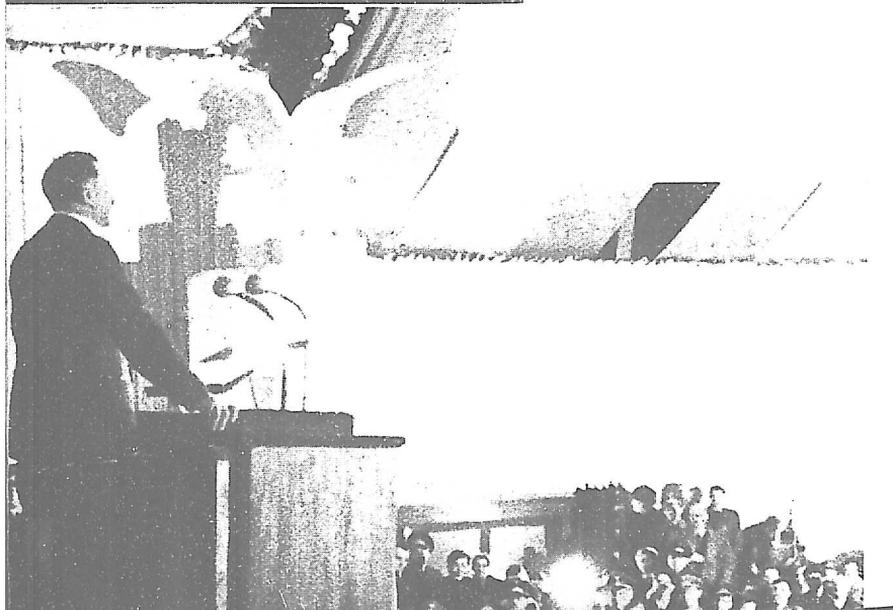
我開始觀察這漢子，他那不習慣的臉，從眼睛到鼻子，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我的疑問又變了：「這許是德意志人！」

向來我的習慣是用書去解釋疑問，於是我便第一次買到幾冊反猶太主義的小冊，但這小冊裡的反猶太的主張，僅是淺薄的、力言其非科



慶祝奧斯特馬克洲再編入德意志領內時希特勒在
林茲作堂堂的大獅子吼



學的論旨，我不能不更陷於疑問之中，此後數星期，又經過幾個月，我對猶太人的疑問復燃，這問題很大，對猶太人的迫害也有絕對的力量，我恐怕輕信此言會違背了正義，得不到決心。

不過我已經斷定他們不是德意志人，是有着奇妙宗教的另一人種，於是我開始研究猶太人，因此在注意下很容易地把他們與別人分清

了。

從此我到處看見猶太人了，普遍於當時維也納的舒尼斯特運動，猶太人獨立國建設運動，是他們之間一大行動，那可以看出猶太人民衆在做着什麼。

我發現舒尼斯特的猶太人與非舒尼斯特的猶太人中間的不和是一種虛偽的做態，仔細觀察他們却是毫不動搖的同一體的，不過是用以欺瞞別人，這種民族不坦白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也有，我時常被猶太人的臭氣促令作嘔，他們的裝不潔，他們的風貌也全非英雄的。

較這些更該厭憎的，是自稱「精選的人種」的猶太人道德的骯髒，凡有放蕩惡穢之處，其中一定有幾個猶太人，在文化生活上尤其顯然，這種惡風到處傳染，其患在國民有着比古代黑死病更兇惡的盡滅的影響力，而他們在大量地製造和傳播着病菌。

一切不潔的文學、污穢的藝術和無用的演劇，十分之九是由這不足人口百分之一的人種所造成，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不久，我對他們和對我會經愛讀的「世界報」作同樣的看法了。

我對這報紙的自由主義的傾向另眼去看，他們應付攻擊的尊大的語調，與抹煞攻擊的態度，在我看除了狡猾的、卑劣的詭計無他，他們的劇評，常是熱烈讚賞猶太人作家，那些反對的批評都是用在德人作家身上。

他們的這種輕狂，已是常套的手段，同時他們的盛稱法國文明也出於同一的方畧，從全體看來，顯然他們是輕視着德國的一切，而獨傾心

於第三國際。

我何以憤怒起來

細看維也納的街上，提供着許多醜惡的題材，除了沿地中海的法國海港之外，在歐洲，沒有像維也納的猶太人與娼妓關係——白人娼妓公然交易的、夜行在遼波爾修達特各街的小路中，那人的醜惡的景象一步比一步看得真切。

當我初知這以惡德貪利而不知耻的支配者是猶太人時，全身震抖，憤怒從內心向外燃燒。

我已經不打算談猶太人了，但從那時以後，我反決定更進一步去談猶太人，我到處學習研究猶太人的手段，我忽然注意到對他們會完全盲目之點。

猶太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指導者呵！我醒悟之後，內心的鬭爭也

隨之結束。

我每天和同輩的勞工們接近，注意到他們對所有問題的意見，不斷變化，今天以爲他們已經懷有確信了，而明天就全忘掉了，再兩三天又另是一個打算，他們的意見好像瘋狂，總是行左便右地徘徊不已。

我諒解他們不滿於自己的命運，也諒解他們在街頭對自己的慘遇示威，而我所不能諒解的，是他們對於和自己一樣的民族，抱着無限的憎念，我驚異着他們不斷蔑視同胞的偉大性，冒瀆了歷史，和向其英雄者流的身上塗泥。

我漸漸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報紙是由猶太人全面地支配着，我對猶太人的支配報紙還不甚注意，因爲其他報紙也都同是被支配着，不過凡與猶太人有關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民族觀念，像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

我強制地抑止着我的厭惡心理，嘗試着去讀報紙中所載馬克斯派

的謾語，但我的憎念，竟是越讀越甚，我會和謾語的編者去認識，可是從主筆以下大都是猶太人。

我又去遍搜表冊，調查筆者，竟沒有一個不是猶太人，我再細察一切指導者的姓名，則大半都是些「選民」。不論國會議員、勞動組合的幹部、各團體的議長，以至街頭運動的煽動者，全可以看見那陰險的猶太人的風貌。從這新問題裏，我又知道激鬪着的社會民主黨幾乎全在異民族的手中。

辨清了猶太人並不是德意志人，我很喜悅，現在我知道我們民族的誘惑者了。

馬克斯主義的源流

爭論越多，我便越明白他們的方法，他們利用反對者的無知，如果不能勝利，則再假裝出一種愚蠢來，有證人在眼前時，他們便屈服於我的

議論忽然證人不在，馬上他們就反來否認，猶太人昨天敗於議論，今天就能簡單地忘去，這常使我無可如何，我迷惘了，不知道應該讚美他們的辨才呢？還是該讚美他們驚人的狡猾呢？我開始厭惡他們了，而這些事却發生一個好的結果，就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者們誘起了我的憎惡之下，增大了我對德意志人的愛。

以平日的經驗做了動機，我開始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源流，這主義的作用如何，在單獨事例中我已十分明瞭，在我觀察的眼下，它日見成功，其結果如何，僅憑想像力便可以豫測，不過唯一的疑問，是馬克斯主義的提倡者，是否喜歡由最近狀態中測到的結果？或是自己被謬誤的思想所犧牲呢？

此時我起了未曾起過的最大的變化，我從一個渺小的世界市民，變為一個熱烈的反猶太主義者。

我心裏突然出現一個悲慘的問題，就是說不定那難測的天命，早已

允許給這猶太民族以最後勝利了？

爲猶太人教義的馬克斯主義，擯棄着自然界中含有的貴族的本質，重視大衆與數和量，反對着力與權勢的永久的特權，它否認個人，忽視民族或國家的重要性，藉以剝奪人類間文明的可能性，這將破壞了一切秩序，適用這種法則，巨大的明朗的宇宙所覆載的唯有陷於大亂，有它行之地上，結果將使人類滅亡，僅將遺留下數千年前那樣無人類存在的空曠的宇宙而已。

永遠的自然，是要向違反自然法則者復讐的。

所以今日我之與猶太人鬭爭，相信是體會全能創造者之意而從事，並且相信是爲上帝的工作而奮鬥。

第三章 維也納時代的政治思想

人假若沒有不凡的能力，不到三十歲是不能積極參與政治的，這是今日我的信念。

知道走錯路而不得不放棄一般世界觀的見地的指導者，如果生存如故，就該放棄以後一切公的政治活動，他一旦犯了根本上的錯誤，顯然就會有第二個錯誤的可能性，所以在他已經失去了豫期或要求同胞信賴的權利了。

我長時間出現於公衆之前，儘量去談政治，於是我得以對大衆極原始的觀念和動機作深切觀察，同時鍛鍊了我自己。

在組織奧大利國家的種々民族，他們的政治記憶，長時間失去了，等到現在國內各地方民衆勢力翹起，支配這些勢力越覺困難，於是這王國的國境形成種種不一的國家，這正映對着奧大利國內各民族的分裂。

當匈牙利人的中心都市布達佩斯發展之下，便是維也納危險的敵手開始昂起。

不久巴拉加（奧大利領波希米亞的首都，大戰後爲捷克斯拉夫的首都）一九三八年併入德國，倣此例繼之，林堡（奧大利領加里恰的首都，現在爲波蘭領）萊巴哈（奧大利領加爾紐拉的首都，現在編入猶哥斯拉夫）等都抬起頭來。

這些地方的都市漸漸都成爲各自地方的民族中心地，同時也都成爲文化各異的中心地了，於是，僅以這些文化種種運動便可以在精神上植下深根。

這些不同的民族的力，比他們共同利害的力更大的時期，一定難免到來，那時便是奧大利崩潰的日子了。

倘爲維持大國家的鬭爭能够徹底，那更要毫不假借地，僅不斷使用中央集權爲唯一的武器了，那時必須強制一定的國語，對這點怠慢的罪過，便是奧大利帝國崩潰的原因。

布爾喬亞階級能够承認奧大利帝國頹廢的制度中，有議會制度，這可祝福的制度，不消說是整個不加變更地從倫敦搬到維也納來，甚至外部的建築樣式都出之模倣，所以維也納有着逼似羅馬與希臘式混合裝飾的兩個建築物屹立着，上面雕刻着四匹馬的車輛向地球的四面爭拽，以顯然的象徵將國內的動態表現無遺。

空洞的議會制度

我第一次在維也納的國會議事堂出席傍聽，是還不足二十歲的以

前，我常是討厭議會的，但那不是制度下的議會，我是自由愛好者，正處其反面，所以不能想像其政體，因為哈浦斯堡王家是居於那樣狀態的。我深信所謂獨裁，無論形態如何，是有傷自由與理性的罪惡。

我主要以爲奧大利議會是模倣着英國議會，所以敵視它，但我當時無意識中又很稱讚着英國的議會。

在奧大利國的德意志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國會的勢力而定，到採用普通選舉的時候，議會上德國人的優位被破壞了，於奧大利的反對反德主義的任何合法的手段，也蕩然無存了，保存自己的民族性，使我對這不足代表德人利益反而加以摧殘的議會制度，不起如何好感，我想倘不是德人仍再獲得優位，我對奧大利議會的激烈反對不會終止。

我初次入國會議事堂時，這些都湧上心來，等到瞥見眼前展開的不愉快的喜劇時，我立時憤慨起來，出席有數百名議員，這些紳士之中，竟

沒有一個人用德語談話，刺刺不休的全是一片斯拉夫系的母國語方言，他們擠成一堆，舉臂狂喊，一旦起了爭辯，群眾便騷動起來，狂亂地起成一團，於是中央的老人無力地搖鈴，嚴重警告，但費盡了力也維持不住這議會的尊嚴，這情景使我笑不可抑。

數星期後，我又去傍聽，那時議事堂幾乎是空的了，雖然有一個議員在演說，而幾個議員却仰靠在椅上，不然就是打哈欠，伸懶腰，最驚人的是伏椅而眠，鼾聲震人的議員也有呵。

議會與哈浦斯堡王家的鬭爭

初次我有了強烈的懷疑，我時常到議會去，觀察和聽，漸漸釀就我自己的意見，一年之中，我把以前所想的全都放棄了，現在我不但反對奧大利這種特殊的議會，簡直就不能與這議會相容。

我由此點進行研究，決於多數的民主主義的原理，檢討由絕對多數

者決定而實行的民主々義理論的精神和道德的性質，我最後認識了議會之爲物，知道議會無非是導人類於滅亡的一個朕兆。

今日的西歐民主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前驅，沒有它，馬克斯主義就難以成功。

如果說議會沒有價值，哈浦斯堡王家就更不會有價值了。倘廢止議會，所留給哈浦斯堡王家的權力，祇不過行使其支配權而已，這樣想去，在我更覺難於忍受。

我所看破議會的最大缺點，就是有所決定之後，竟無一人去負其責任，所謂責任感，不是祇在個人嗎？實際上，眞實政治家的任務，不是在創造好的計劃或理想嗎？而使命迷途的羊群，能從自己計劃範圍而行，不也是他的任務嗎？指導者不能依自己見解而使多人改宗，不是證明那指導者簡直毫無能力嗎？

總之，一個新的觀念，在沒有大功完成以前，所謂大衆，怎樣能理解其

觀念呢。未博得大眾信仰的政治家，任何工作也不易有成，對個人名譽的責任，那便是對國家的義務。

多數是代表愚鈍與猶疑

多數者支配的議會主義的原理，實在違反了貴族主義、自然的根本法則。

民主主義國家中就官職的小人物的更動，他不管由於處理不當招來如何結果，毫無責任心，他簡直解除了一切顧慮。

因此，他曉得將來總不免讓席於別的類似自己的人，單純的大眾，也知道指導者不比自己別具多大的智能，於是都漠然不顧。

這些都可以致指導者於猶疑，原因是當決定任何事時，指導者能藉多數的招牌攬住自己面目。

當從事重大行動時，政治上的詐欺老手們，常是懇求多數人的協贊，

這樣他可以拋棄一切責任，這種政治活動在真能慎重而且勇敢的人是極其不齒的，而在性格卑劣的人們，全是一種誘惑的組織，對自己行為自己不肯負責而要躲避，那真是低俗的惡黨。

如果國家指導者們不知此種舉動是耻辱，這類事便要源源而來，將毀傷了一切斷然行動的勇氣，人人都不肯表示出斷然的決心，而寧願甘忍任何屈辱了。

多數決不是能代表個人的。

多數常是代表愚鈍與猶疑的。

找不到像議會那樣不正的原理。

一夜造英雄

固然輿論在一切方面支配着報紙的宣傳事業。我少年時代在維也納，時常驚詫着報紙的政略手段及其成功，它能於一夜之間造成一

個英雄，能很容易地把一些可笑的瑣事移作國家事件，以破口大罵也能於瞬息之間破壞了代表國民有多年信用的人物。

這毒辣猶太人的方法——以卑鄙的毀謗或中傷顛覆有名譽人的方法，看出這輩惡漢的危險性，便一定要研究一下，他們如果探到其敵人的私生活，便毫不躊躇地去暴露，嗅不到什麼腥氣，就一味地造謠，其中雖有若干矛盾，也要以確信使之信，如此不斷演來，最後對被害者下一個致命的惡評。

這些劣棍，常向全世界痛烈地攻擊他們的若干敵人，自己則偽裝高貴。

如果想叙述虛偽或譎詭的手段，幾本書當是必要的。

要談議會，在知的方面就不可能，譬如重要的經濟政策，雖經某一部分人決定，而其中有精明的經濟知識者，不過十分之一。

民主主義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而是在集合一

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易於驅使，唯其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全的政黨政治，而且使暗中操縱特權的後台老闆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負個人的責任，一種決議，無論怎樣有害於國家，都可以推卸去責任的。

這種制度，祇有隱身於幕後的惡棍們喜歡。

這一切，在自己肯負責的誠實人們，永遠是不快的，因此，這民主主義，常是發達為迴避權利與真理的民族機關，祇有猶太人，能讚美這由於他們自身不潔而全篇誤謬的制度。

真的德意志民主主義，與此相反，德意志民主主義，乃是自由選出對自己行為或失敗能負絕對責任的指導者，那不是由多數支配，而是對自己的決心，以自己的全體從事的個人支配，如果沒有人喜歡這危險的任務，而成了問題時，那回答祇是簡單的感謝上帝。

德意志民主主義的真義，便在使那些卑劣的人不能陰圖倖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所以倘那庸庸之輩混入時，我們很容易看破，那時可以毫不留情地驅逐：「滾開，這惡棍！」

思想非靠大眾不能實現

當哈浦斯堡王家，以極大決心，想由奧大利帝國中驅除危險的日耳曼主義——他以為不阻止了這主義，奧大利將被破壞——時，受迫害的民衆，反抗的氣焰，呈現德意志近代史上所未有的激烈。

此時民族的憂國，便成了反抗者，無論這反抗是對國民或國家，都是對於尊他們民族自身於滅亡的一種政府而發，所謂一國政府的權威是幫助國民希望的，至少也不加以妨害，這反抗適足以證明那是值得尊敬與保護的。

政府的權力，如果以自身為主，決難存在，否則，在這世界，那暴戾之政

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當民衆被某一政府的權力驅於滅亡時，那民衆的——同時是民衆每個人的反抗，不僅是民衆的權利，也是神聖的義務。

奧大利的反德議會，因爲是由多數非德意志人所組成，打算僅藉議會來改變德系奧大利人的命運，是毫無希望的。

如果不能想出合法手段聽從若干愚人的意見，那應該拋棄強力的反抗手段。雖然，這樣打算是能導奧大利帝國內德意志人於滅亡的。人類的權力，高出國家權力之上，不過戴眼鏡的理論家，與其爲民衆而死，他是寧願爲理論而殉的。欲倒議會制度，除了潛入其中自內潰之以外，就是對這制度作正面攻擊，由外部挑戰。

由外部攻擊，必須以負責任的勇氣鍛鍊了自身，而覺悟最惡的犧牲，意思就是去接受無數的打擊，被擲倒地，擊碎脊骨，也要掙扎起來，唯有在這至上的奮鬥之後，勝利才可以歸於不屈不撓的攻擊者。

可是欲使這大胆的鬭爭成功，大眾是必要的，大眾的第二代也是必要的，可惜這是德人運動所缺少的，所以指導們認爲唯有從議會內部入手才可能。

據我想，這應該在全國民論壇上鼓動，能啓發大眾，使一般人相信就成了。

而最大的真的論壇，不是議場而是民衆大會，因爲聽有講演，就會有幾千人集聚去聽演說者直接對他們說話。

可是議會呢，祇有數百個閒人，他們的出席，祇是爲了得一點年俸而已。

大眾是政治運動的根幹，政治運動須避免使搖動大眾的能力薄弱，這不是由於煽動的理由，而是在於如何有力的思想，因爲思想不待大眾是不能實現的，可惜在奧大利德人運動的指導者，竟忽略了這意義上的民衆的重要性。

客觀中不幸的習慣

這些指導者對接受大眾支持的價值，並沒有任何知識，從他們與天主教會鬭爭的方法中可以找到證據。

哈浦斯堡王家一旦決心使奧大利爲斯拉夫國家，各種宗教團體便欺詐地利用這鬭爭，例如對純粹的德人教區，竟任命捷克人牧師，這捷克人牧師便要把捷克人的利益放在教會的利益之上，激動排斥日耳曼運動，而德人牧師以同樣立場，必有如此的，縱將於德人有利的機收入掌握，而對於利用，却完全失敗。

這都是因爲天主教的僧衆對德人權利加以重大的蹂躪。

更可惡的，是天主教會實際故意和德系民衆的敵人提攜這糾紛的基因，是由於天主教會的本營在德意志以外的國家（註，天主教的本宗在意大利的巴泰坎市）因此與德意志國民的目的相敵對，反對哈浦斯

堡王家、天主教會和猶太人的德意志派領袖耐雷，他確信以此方法能拯救德意志民衆、攻擊教會，他以此戰獲勝，可以阻止德意志教會的崩裂，結果藉德意志國民的堅強統一，而凝成很大的力量。

固然德側教會防衛力之所以薄弱，是由於牧師本心懷有敵意，但他們並不是奉上命而如是，祇是對德人事物捨主觀而屈從客觀中所見的不幸習慣所致。

所以在打算任何事之前，尤其在打算德意志民衆權力或命運之前，牧師的純然教理上的意見，早已被所謂「政府權利」、「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國際團結」等無謂的觀念奪去了他的全神。

大眾的重要性

如果徹底去追究集中的目標，恐怕拯救德意志國民與民族的政治運動與指導權，反而是分散於多方面的，因為那力量的弱化，而不足有

爲。

倘德人運動的指導者們，有理解大眾重要性的知識當如何？

倘認識大眾的無知，理解對大眾應該不予以兩種敵人而祇予

一種又將如何？我們必須祇去攻擊一種敵人，必須使萬人的

憎惡都集中於一個敵人身上。

使令多方面的敵，都被視爲出於一轍，那是真的指導者的一部份才能。

把目標歸納於一點而運用全力一擊，常是比東西亂撞有効的。

如果認爲有多少敵人存在，那祇能使人民驚愕，而且疑惑他們自身是否正當，他們將陷於麻痺狀態，顧慮自己也許錯誤，對方也許是對的，若是使大眾能信是專對一種敵人鬭爭，他們對自身立場的信念可以強烈，對單一敵人的憎惡也越加重。

不屬於母國的人們

指導德意志運動的愚鈍的人，竟未注意到這事實，基督教社會黨幹部，理解大眾之點也完全不同，而且其運動也相當誤謬，譬如他們攻擊猶太人不根據民族而根據宗教，據他們想，這方法能令捷克分子想到根據民族攻擊是可怕的，而也參加抑制猶太人。

這樣事，在猶太人當然是不足爲慮的，必要時，一滴洗禮之水便可以滌盡一切抑制而救了猶太主義。

如此不健全的方法，完全破壞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攻擊猶太人價值，這錯誤的反猶太主義，比反猶太主義毫不存在更糟。

用這種方法而行動，在猶太人並無危險，有這運動，反而是他的幸福了。

我想，如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指導者們，能理解一般大眾所理解那

樣的反猶太運動、而再攝入國家主義的傾向、基督教社會主義黨改變德意志民族命運早已成功。

可是、我的確信、沒有被任何方面理解、奧大利的政黨也全未採用、所以我沒有從事於何事的決心、我應該加入那一個政黨呢？但、那又全是些無力的呵！

於是、我越法地憎惡奧大利了、我察覺德國民族的命運、不是決定於此地、奧大利、而是決定於德意志國內的、因此我的心便生長在我所未居住的土地上了。

我以絕對的確信感到這奧大利國家不但不是保護德人一切的、反而是壓迫德意志的、尤其那首都、集合着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塞爾巴人、克拉亞齊亞人等種種之民族的混血兒、並且又到處有猶太人、所以我心情很壞。

我在維也納、毫未忘掉少年時代所學德國話特有的語風、而維也納

的俗語倒毫不記得，長時間生活着，對於外國民族的混淆侵蝕了德意志文化的舊發祥地，越覺厭憎已極。

最後我憧憬着去到兒時曾誘動心靈秘密希望的土地（德國），我願意將來成一個有名的建築家，盡力於國民，翹望着在祖國的土地上活動。是德意志人而不能屬於祖國的人們，在打開門戶看見共同的血液能在共同的帝國內休息與和平之前，我知道這苦惱的可怕的憧憬是不得謐靜的。

維也納，在過去算是最無情之地，現在也還是，但以我的人生論，那該是最健全的學校，我少年時代到那裏去，築定了思想，成人後離開那裏，我在那兒築成了世界觀或政治知識的基礎，以後我不過全是修葺其細部而已。

現在想來，維也納全是我的修業時代。

我對這期間的敘述太多了，可是，那經過五年的成長今日成了偉大

集團的拿蒂黨的基礎、不外都是藉這期間的教訓而築定的、倘命運不使少年時得到這樣修業、也許我不知道現在對於猶太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至於馬克斯主義的全體、應該抱如何的態度。

第四章 在 閩 行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移居到閩行。

這是德國的市街，比較維也納相差太多，我一想到維也納——那民族的巴比倫（註：新約全書默示錄的巴比倫府，意思是奢侈而偉大的都市，風俗淫靡之大都會）心情非常不快。

在閩行，當地的語言使我想起青年時代，現在我感到的興味和過去我所感到其他數千年的事物一樣。

現下閩行在我眼中，是比世界任何都市都有意義，那恐怕是因爲這土地是和我發展的進路有着密切關係之故。

我捨棄了藝術工作，又埋頭於研究現代政治，尤其是外交問題，於是我比在維也納時更感到德國和奧大利提攜政策的愚昧，我遇見的人都一致抱着以哈浦斯堡王家才是可靠的友邦的堅強信念，而不知德國國內將徐徐崩潰已非一國家了，現在我比那些所謂的政治家們更認清了奧大利。

數年後終有證明的時期到來，那就是意大利不但脫退了三國同盟，使令其他兩國取自由行動，而且與他們為敵相戰，這時，那些民衆是多末激昂呵。

狡猾的哈浦斯堡王家，便是巧妙地利用這同盟，雖然在奧大利帝國內，哈浦斯堡王家的政策是反德的，而德意志竟爲了是友邦，未肯以實力去干涉那政策。

不但如此，德意志帝國內的德意人還不惜去讚頌哈浦斯堡王家，如果奧大利內的德人有了如何行動，表示反抗，那些德國的輿論，反而倒

戈地去誹謗同胞，其實他們是爲國家而長時間捐軀的人們。

現在哈浦斯堡王家縱然是純正的，而德奧同盟，究竟又能有什麼價值呢？

德國當局的外交政策，並不怎樣愚劣，可是，那許是癡狂了，他們訂了同盟，而竟肯和順地忍受他的基礎日耳曼主義被對方殘酷地有組織地破壞。

意大利對奧大利的政策呢，則是不同盟便戰爭的兩個極端，由於選取了前者，意大利便從容地做好了後者的準備。

德意志的人口問題

同盟是爲甚末而訂呢？是否德意志爲了豫備將來，以爲這樣比獨力去做更有効呢？德國的人口，每年差不多增殖九十萬人，對這龐大家族不斷供給食糧，年年是一種很難的奮鬥，如果不想對策以避免國

民爲了這難而餓死或縊死，早晚要以一大不幸而終。

欲避免這可怕的未來，有以下的四種方法：

一、仿法國的方法，限制生育，以防止人口過剩的危險。

自然實際就是賢明而且殘酷地調節着人口，它創造了種種困難，殺死弱者，存留強者，這對任何種族都是一樣強制的。

可是，人類不瞭解這一點，他們祇人工地節制生育，生存競爭與妨害自然的選擇過程，他們以限制量爲宜。對質並不怎樣注意，普通的弱者，竭力去擁護最上層的弱者。

可是，用這種方法並不能破壞自然的法則，較強的民族是爲驅逐這些弱小民族而出現的。

主張以這種方法使德國國民生存者，和由德國國民充實其將來一樣。

二、其次的方法便是今日所說的「國內開發」，藉此可以使土地的生產

力擴大，但其增加率並不是無限的，用這方法來救德國國民，是以一切作孤注，不甘終老於當然的失敗而奮鬥的，而且這狀態遇到荒年保不住民衆仍受饑饉的。

當然，無論何時，全人類爲了吃飯而沒有必要的充分土地時，全人類就必須互相節制全世界的人口，這便形成了世界各國的問題，可是現在呢，祇是苦着自己沒有充分土地享用的民族，上帝不能祇爲某種特定的民族而供給土地，——土地是給有征服它的力和有耕種它的意志的人民豫備的。

藉國內開發而去解決這問題的民族，無異是封鎖自己的命運，等到其敏捷的民族擴大版圖繁盛之時，自己將孤另地老死於田園，最壞的還是文化屢屢前進的民族，偏一定採取這方法，反之，那劣等而且盲目的民族，倒擁有無限的土地，這可證以後劣等國日見有力而可滅亡優秀國的時期將至，不外是導世界於滅亡之義。

日新任駐德大使大島清大使於三月六日參詣柏林溫達林德恩之戰歿勇士紀念碑後獻上花圈並親閱儀仗兵
 左為柏林防衛司令官郝士讓中將(上)
 「祖國感謝諸位」德陸軍最高指揮官布勞希齊元帥在柏林戰勝紀念碑前查閱步武堂堂的凱旋部隊(下)



戰爭的必要

倘我們德意志民族採取這國內開發的觀念，就不能不放棄真有價值的外交政策。那時，可以想到德國國民的將來，唯有死滅與埋沒。

我倒相信德國的國內開發，主要可以絕滅社會的罪惡，尤可以廢止土地的投機化。可是，國內開發並不足以保障德意志民族的將來——德國國民必須有新的領土。

三、每年要收入新的土地，以備殖殖年年過剩的數百萬人口。

四、以產業與貿易，盛求外國的購買力，國民藉此利益而得以生活。

這最後的兩個方法之中，最好當然還是獲得新的領土，因為那有不可數計的利益。

倘若我們的先輩，遵從今日和平主義者的囁語而行動，恐怕我們連現在所有的領土三分之一也保不住。

現下拿歐洲的許多國家的本國去和他們的殖民地與對外貿易等比較相形之下，小得可憐，他們的心臟在歐洲，而他們的四肢却擴展於世界各地，這比之四肢在自己大陸內，心臟在以外各地的阿美利加合衆國，恰是相反的，僅此一點，便可見阿美利加合衆國的有魄力，與歐洲殖民地列強的大部分無力。

在十九世紀，這類事不能靠和平手段完成的，祇憑猛烈戰爭的結果才能實現，對這類事業不能以虎頭蛇尾態度從事，必須有着非常的热心，唯戰爭之獲得勝利，才可以成功。

所有的同盟，也全是出於這種見地的。

倘認為歐洲有可獲得的土地，那無論如何也該捨了俄羅斯去攫取，所以德意志帝國爲求可以德意志之鋤去耕耘的土地，而供給國民以麵包，就必須再使佩德國劍的武裝戰士們進軍。

爲進行這種政策，當時在全歐洲中祇有一個可訂同盟的國家，那就

是英吉利。

唯有和英國同盟，才可以確保背後的安全，才可以開始新的侵略，我們的權利，並不比我們先輩的權利小。

爲得到英國的好意，如何犧牲也不至太多，原因是無須去爭奪殖民地或制海權，同時也無須和英國工業去競爭。

德意志帝國的對英方針

如果得到英國的好意，縱受一時的拘束，也會創造出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

而且英國也有了對德表示態度的時期，英國知道了人口累增的德國必須尋一個出路，還知道這出路不是在歐洲大陸與英提携作戰，便是忽略英國而在歐洲以外的地方作戰，英國之所以企圖與德調整國交，諒也是這推測的結果，尤其英國並未想到德國有一部人認爲這是

德國爲英國而拾粟於火中。

倘若當時德國有賢明的外交政策，結果或畀德國以極大的利益，恐怕世界大戰也不會演成，一九〇四年的流血，一定可以救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十倍的流血。

這可見德奧同盟是如何愚昧的，類同僵屍的奧大利國，並非爲了戰爭，而是爲了永享和平才與德國同盟的。並且更可以同時意味到奧大利國內的德意志民族的絕滅。

當然，德國的指導們若缺少救濟隣境奧大利帝國內瀕滅的德意志人的決心，他們是不會看出與英國同盟的可能性的，假如不變換一個無慈悲的位置，德國到底弄不出這樣大胆的計劃。

不獨如此，雖然同盟國奧大利保存德意志的要素是有價值的，而德國指導們對於奧大利的漸漸壓迫德僑，竟袖手傍觀。

所以在認爲沒有比戰爭更惡的時期——就是最不利的時期，戰爭

便來強迫德意志帝國了。

德意志帝國的指導者們，打算鎮制命運反被命運壓倒，因為夢想着世界和平，才惹起了世界大戰。

宜敵英？宜敵俄？

德國的指導者們，以為所謂新的土地，除了東方（註，參看第二十六章「東方政策」）之外，不會得到，並且因為必須以戰爭去攫取，所以對獲得新土地等，毫不去想，他寧肯犧牲一切也願求和平，原因是他們的外交標語已經是非以一切手段去維持德國國民，而是以一切手段去維持世界和平。

德意志帝國的指導者們，對他們的問題選了最不適當的答案，就是發展產業與貿易，獲得殖民地與制海權。

雖然如此，但結果終不能不戰爭，妄想投入諸國和平競爭之中，毫不

動武器期待着堆集的香蕉會生長起來，那祇有小孩子們呀！

如果我們選擇這種辦法，早晚英國要成爲我們的敵人。

假設歐洲的領土政策，與英國提携以俄國爲敵去進行，那末一方面對殖民地與世界貿易政策，以英國爲敵而與俄國提携，是可能的。

冷酷的英吉利

不過，若與俄國同盟去抵抗英國，就不能再與英國同盟去抵抗俄國了，原因是在任何場合結果終必覺悟到戰爭的，所以爲防止這戰爭，而選取商業政策。這和平的世界貿易競爭，一句話，做爲一國的指導政策，是有奇效的。

可是英國本身將拒絕這些措置，那是很明顯的。英國人還不是爲了經濟的征服而肯殘忍地用武力或使出苛酷手段

的國民。

英國國民、從政治的勢力去取經濟上的利益、或是把一切經濟的伸張變爲政治的權利、如果認爲英國不喜爲擁護經濟政策而流血、那是絕大的錯誤。

可是德國的學校、報紙或漫畫、在無知地教育着民衆、說英國人是巧於漁利的商人、是不很信人的狐疑者。

我聯想到我們在佛蘭達斯戰場（面北海之法比國境地方）上與英國衝突的時候、戰友們臉上浮起驚詫之色、我這時才曉得宣傳是如何的東西了。

再轉談三國同盟、所謂同盟、是維持現狀的保護者、是極力使其力減弱的同盟也和其他事一樣、那力量是在攻擊而不在守備、世界大戰因爲起於奧大利側、所以哈浦斯堡王家不得不戰、這該說是德國之幸、倘戰爭起於別的原因、德國就必須獨力去戰爭了、德國若惹起戰爭、奧大

利不但不喜歡爲德國而戰，簡直就不能爲德國而戰。

那樣之後，也許使人們對意大利的昂憤更甚地要起於奧大利，原因是奧大利爲了避免國內發生革命，也許要聲明中立的。

在當時世界上，奧大利非常不得人心，和這被厭憎的國家同盟，使德國周圍蝟集了很多的敵人，奧大利的敵人竟成了德國的敵人。

這時期，我認爲德國與勢必惹起慘劇的奧大利締結了不幸的同盟，無非是導德國自身於悲慘的崩潰，應該於適當時期廢棄這盟約。

就是在前線作戰時，爲了拯救德國，我也不捨棄毀掉德奧同盟的主張，那樣不但可以沒有什麼犧牲，反會減少德國的敵人。

國家之爲物

德國人所以愚昧地打算實行經濟征服，而且更深地把維持世界和平做爲政治上的目標的原因，是由於德國的產業及發明有着驚人的

發展與德國貿易的飛躍成功。因而把國家看作一個經濟機關，有認為那是受經濟的法則與利益支配着的人出現。

實際上國家與所謂經濟狀態或經濟發達的某種特別概念，是毫無關係的。

國家不是商業團體或實業家的聚集，那是肉體與精神都平等的的人們，為其種族發展而結合的一個協同體，如此，唯其如此，國家的真意義與目的才告成立，經濟，那不過是一種附屬品而已。

所以，組織國家的力，不外是爲了協同體而甘願自己犧牲的個人能力與志願的凝結，世界大戰勃起時，巧於漁利的英國人，却聲明是爲了自由，而且不是爲本國民的自由，是爲群小諸國的自由而戰。

可是我們德國國民，是爲麵包而戰，人若是爲經濟而戰時，最注意避死，理由是死並非此戰應取的報酬，我們的政治家們竟未理解此義。

其次、聲明必須遵守永久的真理。

國家決不是和平的經濟所能建設，是常賴民族保持的本能或英雄的行爲以至策略而建設的。

第五章 世界大戰

使青年時代的我最憂傷的，是我生於僅給商人或官吏們造金字塔的時代。

我何以不生於百年之前？所謂百年前，是爲了解放而演了許多戰爭的時代，也就是人還有商賈以外的價值的時代，我認爲生於這種和平無爲的時代，是受了厄運的欺弄。

我從少年時代就不是和平主義者，所以我向和平主義方面去盡力訓練自己，都完全失敗了。

南非戰爭的勃起，像閃電似地照耀了我的前途一下，我每天貪讀着

報紙、身體雖離戰場很遠，而對這英雄的戰爭，却樂於追想其演變。

當日俄戰爭時，我更成了一個大人，思想也更深入了，以國家主義的我，是擁護日本的立場，而歡喜俄羅斯的敗北是奧大利斯拉夫民族的毀滅。

世界大戰前的德國人，信仰商業的征服，可見是連政治之道的一切見識、意志、決斷力都忘了，結果循從自然的法則，而演成世界大戰。

當時我在想：

「是昔日英雄的普魯士一部分的大德意志國家，何以竟病弱到如此程度？那是否被注入了毒液所致呢？」

於是我幾次去追想前此在維也納目擊的一種大的力——馬克斯主義。

我這次不再根據個人的經驗，而去循乎政治手段的觀察方面，充分地檢討這破壞的教義，不久，我對朋友們說：「我們的身上不會發生什

麼的，而警告他們排除一切狐疑者的金言，現在我不過是更大規模地作起來。

那時候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我以確信聲明德國將來的問題，端在能否撲滅馬克斯主義一事，這病毒幾乎眼睛是看不見的，而有它存在，到處都會破壞了健全國家的基石。

這時，巴爾幹起了戰爭，雖然平息，而那戰爭却暗示繼續將有更大的一種什麼到來，以後每天有可怕的惡夢侵襲着我，那東西有如熱帶地方的動脈的灼熱一樣使人不安，總感到不幸將至，無限的悲意在起伏，如果實在不能避得開，我倒希望天早把那命運降給我們的好！

世界大戰的勃起

恰在此時最初的電光向地球襲來，於是世界大戰的砲聲在空際轟轟地響起。

弗蘭茲·腓第南大公暗殺事件的第一報傳來時，我已經是離那裏很遠了，祇能渺茫地探聽一點細情。當時我以為那鎗彈一定是憤激於哈浦斯堡王家親斯拉夫政策的德意志人所發射，這行為的結果，正不能不說是慘劇中的慘劇，因為當時這親斯拉夫政策，在世界各國的眼前是被承認的，可是未幾我知道暗殺者們是塞爾維亞人，不禁起了一種戰慄，曉得這事件不外是叛亂者對哈浦斯堡王家所予以的嚴峻命運的復讐行為。

處在此時，非難維也納政府發最後通牒是不當的——別的任何國家也不會有這以外的方法，也不該責備維也納政府的急欲赴戰，雖然到這地步，戰爭還可以躲避，但那究竟是戰爭的一時延期而已。

德國與奧大利外交上的禍根，是因為極力去避免不可避的問題，以致反而沒有什麼準備，所以在最不適當的時期發生了問題。那時，如果奧大利仍去想什麼方法維持和平，不可避的戰爭，一定更要發生於

最惡的時期。

這些日子，好像把我從青年時代的苦惱氣質中救出來了，當時我受了感激的暴風雨的敲打，我願意跪在上帝面前，說感謝上帝給了我出生於此時代的幸運，而決不以爲是耻辱。

原因這並不是塞爾維亞人或者奧大利人的命運問題，實在是德意志民族的生死問題，俾斯麥的政治是終要進展到戰爭的。

編入聯隊請願書

從少年時代一直到青年時代，我的希望——是願意得到用行爲來證明我愛國熱情的機會，終於這希望滿足了！在這以前，我幾次唱着：「德意志呵，要高於一切」德意志的國歌，現在到了以身去證明的機會，我不爲哈浦斯堡的國家而戰，却喜爲德意志民族與帝國而死，決心是很堅強的。

八月三日、我向路得維希三世陛下呈遞編入巴瓦利亞聯隊的請願書、翌日我接到滿意回答、不禁狂喜、我讀着許可書的文字、兩手喜歡得震顫起來。數日後我便穿上了軍服——一直經過了六年、我到底展開了這生活的最大一階段。

現在是快到那偉大之日的第十週年紀念日了、我以矜誇而含有哀愁的情緒回顧我們國民的壯烈戰爭乍開的數週間、謝天之祐、我本身也曾參加於其中呵！

我即時從閱行出發了、爲防舊敵人侵入德意志帝國、向西方進軍、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萊茵河。

一個降雨的較冷的一天、我們默默地從佛蘭達斯進軍、正是夜色欲褪的時候、突然一個砲彈向我們頭上飛來、鎗彈也對我們之間發射、我們衝鋒、穿過原野、越過防塞、斷然作壯烈的白兵戰。

當繼續演着白兵戰時、從別處傳來歌聲、一面聽着、我們也從屠邊進

出歌聲來：

「德意志呵，要高於一切！德意志呵，要高於世界的一切！」
四天後，我們退却了，但步伐却大有改變，就連十七歲的少年們看去也如同大人的樣子。

這是開端。

以後，這種歡喜呀，羅曼斯呀，都被死的恐怖埋葬盡了，我也這樣地感到了，不過在我呢，自身圖存的呼聲雖向自己高喊，但祇是喊，我的反抗心是越來越強，我的義務感，一直到一九一五——一六年之冬，佔着勝利以後，意志便成爲支配者了。

這變化起於全軍，德國軍的這種英雄精神，可貫一切歷史而放出燦然的光芒。

我因爲是軍人，不願論政治，但有二三問題，頗使我不快。鎗後的報紙，竟對戰爭播植起不滿的種子來，說：「戰爭不是文明國家應該做的

……德國兵士的勇敢，是已定的事實，而文化人不該熱狂地從事此道……這戰爭與我們並無關。

不久，民衆對於戰爭熱的一切示威運動，益起反對的氣焰，雖然他們藉報紙饒舌去挑撥這種態度，罪當處絞，但他們並未受任何處罰，因此，他們的宣傳奏效，民衆對祝賀戰勝，倡起抗議。

最重要的，所謂戰爭熱的興奮，一旦被破壞，再也不易恢復，戰爭熱可以使人陶醉，所以必須保持。

在我本身，看見他們不講求任何手段而高唱戰爭的喜悅，頗爲憤慨，而他們反倒極力地，有組織地抑制，這真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其次所不快的，是對於馬克斯主義的處理，馬克斯主義原以徹底絕滅非猶太的民族國家爲目的，所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們目擊德意志勞動階級爲愛祖國而起，頗爲震搖，數日，馬克斯主義幹部被棄，陷於孤

立，不得不迅速且欺瞞地參加這民族的復興運動。

這些欺瞞者們是應該絕滅的，當國民的精銳不得不死於前線的塹壕中時，國內的蠹虫，當然是應該剷除的，而凱撒本身却和這些奸徒們提携使國民任他們爲所欲爲。

這樣一來，與馬克斯主義的鬭爭又歸失敗了，理由如下：

爲世界觀而從事的一切行動，那鬭爭如果不採取強烈的攻擊形式，必歸失敗，在相反的兩種世界觀的鬭爭，殘酷的力能發揮武器的最大價值。

同樣地，俾斯麥與社會主義的鬭爭，不取直接行動以控制馬克斯主義的責任，委於布爾喬亞階級，所以失敗了，鐵血宰相根本就缺少新世界觀的知識！

世界大戰勃起當時，情形仍完全相同，代替馬克斯主義而可獻給大眾的是什麼呢？不是任什麼也沒有嗎？當時可以引誘從國際階級

集團隊伍中脫退的人們的適當政黨，並沒有一個，恐怕布爾喬亞政黨不足給他們以如何魅力，而且布爾喬亞政黨幹部對於發生着什麼的理解失敗，對於應該如何引導大眾，也無任何定見。

我們不以爲當時的大眾比現在的大眾更愚昧，在許多的政治問題上，情感比理智是有力的因子，打算忘掉馬克斯主義幹部們的陰險教化於瞬間，而捉定覺悟了祖國愛的勞動者們的心，是必需有魅力的新思想的。

在世界大戰以前，我確信沒有壓倒社會民主黨的團體存在，所以我不願加入任何政黨，由於戰爭的深刻，我越痛感到這點，對同寅也會公然表明了我的心意。

於是，我對親近的友人們說明，打算等戰爭完畢，作個藝術家同時也作演說家，我感覺到那是相當重要的。

第六章 大戰當時的宣傳

因爲以這種興味來研究政治問題，我常被宣傳的陰謀所迷惑，我知道馬克斯主義的組織，就很巧於利用這武器。

大戰中發生許多事件，可證宣傳幾乎有着難測的強力，很多時候，在戰爭中有思核什麼的時間餘裕，可是先利用這暇時的呢，却是敵人，我國的指導者們是什麼，也不會做的，在這期間我從敵方的宣傳中學了
很多。

英國人或美國人把德國人當做野蠻的匈奴，使令己國的將士一心去作戰，他們所受的教育便是從內心憎惡德國兵，等到受了我們武器

的殘傷、目擊自己的同輩們相繼倒斃、他們更要信任自己的政府、也更信自己參加戰爭的理由是正當的。

德國方面呢、幾乎沒有像宣傳似的宣傳、而且他們自造的極少的宣傳、簡直沒法去說。

德國的各報紙、嘲笑敵人是滑稽的、不足取的笨伯、可是德國將士在戰場上遇見敵人、便知道報紙上的話全靠不佳、他們雖不恐怖、但却失了勇氣、於是他們多數將疑惑這新聞消息、進而對戰爭的理由也懷疑起來。

宣傳的對象是誰

我們作戰的目的是崇高的、那是爲了德國國民的自由與統一而戰。

大戰當時的宣傳、是具有某種目的的手段、所謂目的、不外是德國民族

的生存，所以宣傳必須用心於此才可以評價，如此想去，雖然武器殘酷，如果因此早得勝利，也是人道的。

宣傳的對象應該是誰？是對着知識階級呢？還是對無教育的大眾？這是極切要的問題。

對知識階級，我們不必宣傳，已經有了科學的指令。宣傳永遠應該是祇對大眾去做的，宣傳的任務不是科學地訓練個人，而是使大眾的注意力集中於某一定的事實、事件、必要等，就是看重了這些事物。

這方法的真髓，在於機敏地攻擊某一點，使一般大眾相共真實，而造成一種正當的信仰。

宣傳必須帶大眾的語調，而且知的水準降到宣傳所向的最低階級，所以在這影響下歸附的大眾能越來越多，使用的宣傳形式也必須減低。

宣傳要建築本身的真理

科學的內容越少、宣傳的功効越大。

吸收大眾的能力，是非常受限制的、大眾忘的事極多、理解的事極少。所以宣傳的要訣，是嚴密限定最重要的二三項目，反復去說，一直到任何無知者也不能不理會的時候，忽視這原則，宣傳會頓時失去其効力。

大戰當時的德國宣傳——如果多少也可以叫做宣傳的話——那末在一切方面，都是根本忘掉了採用抱着意識的、主觀的先入觀念的態度的重要事實。

我很難把德國宣傳的愚劣、怠慢的罪、祇歸之其愚鈍，譬如民衆看見肥皂廣告的宣傳畫上寫着與其他肥皂一樣，祇不過品質好而已，那末一定要想這肥皂究竟怎樣呢？於是誰都需要注意看看所謂宣傳，決不

是羅列出許多理由，而是注重顯明的易說易聽的理由，必須探究真理，然後以知的正直提供，不虛耗時間，祇不斷對其本身的真理致力建築。

本着大戰責任不該僅由德國負擔的角度去論述，是根本的錯誤，縱然不是真理（即使那時有事實）那罪也要全部推給敵人。

在自己的宣傳上，雖極小部分承認對方的正義，那也要播植使人對自己立場疑惑的種子。

大眾並沒有辨別敵人罪在何處，自己罪在何處的能力。

民衆的感情比理智易動

因此，大眾對敵人不抱有不平的態度，要責備敵人本來大多數民衆的性質或忖度都是最女性的，他們的感情比冷靜的理智易動，而且那感情又極單純，他們的感情上幾乎沒有陰影，祇有對立不是彼此各半、

祇是愛、憎、正、邪、真、僞，從其一端的。

英國人就很曉得這純樸的大衆，以其狂惡的宣傳力，一手遮天地建築己國道德的正義，一面用茫無邊際的虛言，把德國當做戰爭的唯一責任者。

宣傳必當限制其範圍於深切注意最小點，而不斷重叙，在獲得大衆的注意之前，必須有一定的期間，長時間的灌輸，才可以留其印象於大衆的記憶之中。

因此，敵人就祇取其二三項目刺刺不休，最初以爲他們的宣傳是鐵面皮的，漸漸祇剩了不愉快，最後竟信以爲實了。

四年半之後，德國的國內燃起革命的火炬，那創造革命口號的，不外乎是敵人的戰時宣傳。

德國方面的宣傳效果，恰等於零！

第七章 革 命

敵人的宣傳最初侵襲我們，是一九一五年，在一九一六年更加強烈，一九一八年之初，像洪水一樣地泛濫起來，德國軍的念頭竟順從敵人的希望而轉。

最初在一九一四年我們曾炫勝地攻入敵國，不久，法國軍何以又反攻起來？一九一八年，不禁想到我們長距離砲曾一擊巴黎門戶時的法蘭西！

那全是一切宣傳的結果！

可是那期間柏林向前線做過什麼呢？

什麼也沒有！不，比沒有還糟！

捧着陣後的報紙，我不斷地憤怒，知道他們在陣後是殺着大眾，我在想，如果我能代替這類缺少刑事治國資格的卑怯者，而處於他們的立場，事態將完全不同，我感到切膚的憤慨。

我初接到敵軍撤布的宣傳單，是一九一五年的夏天。

那形式雖有種種變化，而內容却是一致，上面寫着德國在困苦戰爭決難終了，德國勝利的希望全失，並且寫着德國人民雖希望和平，而凱撒與軍國主義並不容許，全世界並非以德國人民爲敵，敵人祇是惡漢凱撒，等這全人類之敵倒時，戰爭才可以終止，普魯士軍閥倒時，民主主義諸國便永遠地幸福地擁抱着德意志等等。

說我們守護着的德國國民，現在對國內的慘狀咀咒着，哭叫着，敵人長時間用這所謂的國內消息來苦惱我們，到一九一六年，前線兵士們接到許多無知女性的擁護，敵人宣傳的書信，這不僅使軍規紊亂，實際

損失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前線上的我們，又對於饑餓或待遇問題大抱不平，等到知曉國內的慘狀更甚於此，事態唯有無限地惡化了。

祖國的容貌已變

一九一六年之末，我們的軍隊向索莫戰線，索莫在佛蘭達斯的南方繼續進軍，那生活像地獄，比戰爭還痛苦，我們守着鎗林彈雨的陣地，衝突或前進，決不後退。

十月七日，我負傷了。

我被送到後方，就算歸還本國了。

別離了兩年的母國——我想像不出未着軍服的德國的樣子如何，
臥在耶爾密斯病院的我，忽然聽到有德國女人對身旁臥着的男子談話的聲音——那是看護婦——呵，這兩年，耳膜一次也沒碰過女人的聲音！

歸還列車馳過德國國境之際，我們都很興奮，想到兩年前我們兵士行進、經過的市鎮、不魯捨爾、路維安、列丘等等，最後還初次看見有高屏牆與特色的甲葉門的德國住宅。

呵、祖國的容貌！

回顧一九一四年的十月，我們通過國境時，我的心是熱狂的，不是現在這樣坦然，無論誰，重見這一向捨身擁護着的祖國，都要喜不自勝。

將近我們出兵紀念日的某一天，我入了柏林近郊的柏里茲病院。

這兒再沒有前線上的精神，我聽見傷兵在誇耀着自己的逃避行爲，一個在說爲了希望入這病院，而把自己一隻手去撞鐵絲網，還揚言自己這行爲，比戰死於鐵絲網下的英雄的兵士們勇敢得多。

許多人默然地聽着，有的走出屋子，而贊成這人的也有很多。

我心裏非常感到厭惡，病院對這種事很寬大，原因是當局也深知此弊，實際上很能聯想到別的許多人也會和這人一樣地在講。

我能走路了，得了許可走到柏林街上，到處都看見困苦的情景，幾百萬市民陷於饑餓，不平之聲很高，病院中所聽到的話，在任何家都可以聽到。

閱行是尤其厲害！

在街市，到處可聞怒鳴、愚痴、咀咒之聲，以逃避義務是賢明的辦法。

現在國家的官吏，全是猶太人了，商店的夥計也是這多數的選民的「戰士們」，在幹些甚麼？大概硝煙滾滾的前線塹壕裏，沒有選去猶太人，這與我所想的當無不合。

猶太人置身於安全地位，以增大的經濟力來強奪德國，因此，他們還極力煽動披着戰爭與艱苦罪衣的普魯士人和巴瓦利亞人叛離。

德國革命的前夕

我知道這事，深感到創痛，我顯然明白巴瓦利亞人和普魯士人之爭，

是猶太人使非難集中於他處，而推開對他們本身罪惡的注意力的奸計所致，乘着德國人同室操戈之際，猶太人便有系統地奪取德國人的一切，組織革命，等待巴瓦利亞與普魯士醞釀德意志滅亡。

我不忍逼視這日耳曼民族間的反目，歸到閔行，便請求重歸前線，那許可發給我時，像救了我一樣。

一九一七年三月，我又回到原隊來。

在前線，我又注入了新的健氣，那俄羅斯與意大利的崩潰，在春天將至之時，是幸運預兆的一大事件，勝利就在眼前。

忽然起了一大不幸事故，軍需工場的組織同盟罷工，如果成功，德國軍一定敗北，於是，我們計劃的攻擊，因此中止，救了聯合國側，而國際資本擒住了德意志。

可是，這同盟罷工不久解決了，在物質上破壞德國雖未成功，而精神所受的損失，的確不小，如果陣後的人們希望和平，不盼勝利，前線的將

士又何苦以死相拚、不斷克服困苦而戰呢！

這事使長時間被偉大不屈的德國軍圍困支離分裂、奮鬥無望的聯合國側的利益極大、現在疲憊失望的聯合國側兵士們、又恢復元氣、因為背後鬧起革命來、德國軍的戰鬥力已經不成問題了。

英國、法國、美國的報紙、毫不猶豫、捉住了機會、使國內民衆安心、向前線的兵士們鼓勵說：「德國臨革命的前夕、勝利已歸聯合軍」。

我幸運地參加了最初的兩次戰爭和最後的攻擊。

在軍需工場要發生同盟罷工之前、兵士們還在死神的面前吶喊、在佛蘭達斯的原野上、唱着德意志呵、要高於世界的一切！而向前線進軍。

但、陣後人們的呼聲、却顯然是變為「普通選舉萬歲」了。

這般躲避了兵役的人們、何故竟突然地居於將士之上、獲得了勢力、而掌握國家的支配權呢？

最初我便決定了態度，我從心裏憎惡那叛背民衆的這些惡漢，他不僅是謀自身的利益，而是爲了他們的利益去犧牲民衆。

早來到前線的兵士們，大部分都這樣想，而從後方增援的兵士，心意却完全不同，他們的到來，簡直等於削減我們的力量，好像這增援兵都是曾被送向英浦爾斯（法比國境，佛蘭達斯戰場的中心都市）戰場的人們的兒輩們。

這頹廢的象徵從八月到九月，更顯惡化，但那時敵軍的攻擊，仍不如我們會斷行的可怕的守備戰，九月將終，我們部隊第三次開近我們會以青年義勇軍作戰的地點。

使人又想到那時的情景。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們曾二次來到這許多戰友倒斃的神聖的土地。

英國軍一三週之間，不斷盛施砲火，準備向佛蘭達斯總攻擊，我們掘土成壕，在砲彈洞穿的穴中，手引鎗機，等待機會的到來。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英軍的攻擊開始，八月初，我們部隊得到救援而後撤，但英軍並未進展多少。

鉅變 臨頭

一九一八年的八月，我們三次來到此地，而且我們的本部所在地克密奴僻村，現在成爲我們的戰場，可是這時兵士們祇在辯論着政治論，因國內的毒素已經傳到前線了。

從十月十三日夜到十四日早晨，英國軍在英浦爾斯前面放起毒瓦斯，那是我們初次看見的黃十字（註：糜爛性毒瓦斯彈，上面印着黃色的十字，故以名，聞此彈尚係在英浦爾斯初用）我一定要調查一下它的効力，於是我們在威爾維克南的小山上，遇到這毒瓦斯猛烈地發射了一夜，到了夜半，我們有一半人被薰倒，其中有幾個竟不能生還了。

天快亮了，我感到非常的苦痛，早晨七點鐘，我嗒然地退到後方，數小

時後，我的眼成了燃着的煤一樣，眼前一片模糊。

我被送到波梅拉尼亞（柏林北方海岸地帶）的派塞比爾克的病院來——在那兒我經驗了生平最大的不名譽的事。

漸漸緊張的空氣，到十一月突然地惡化了。終於某一天，鉅變臨到我們頭上，船員們分乘載重車，在少數猶太人的指揮下，唱着革命歌，他們這群人，沒有一個到過戰線的，經過我們這喚做「痲病病院」的地方，三個由後部戰線送還國內的猶太人，現在竟打着紅旗走出去了。

我的病見好了，眼球的疼也輕了，可以模糊地看清東西的輪廓，當我正想是否還可以繪畫看東西的時候——當然我一定恢復視力——突然發生了奇怪的事件。

我希望這叛亂僅是地方事件，可是，這氣焰日見其高，終於變成了全國的革命，尤其前線又傳來可耻的消息，說是打算降伏，那是可能的嗎？

十一月十日，一個牧師到病院來，我才知道真象，我很昂奮地去聽牧師的話，這老紳士，像樹葉似的顫着，對我們說：赫罕茲與爾林王家，已經失掉了王冠，祖國現在是共和國了，對這變化，我們當祈求神的祝福等等。

那牧師說了兩三句讚頌王家的話，說到這王家會如何為德國而盡力時，他兩眼中流出淚來。

但他更繼續地說：我們不能不中止戰爭，因為戰爭敗北，唯有去祈求戰勝者的慈悲，我們的祖國祇好甘受壓迫了，聽到此時，我站起身，惘然地回到寢榻，把灼熱的頭伏於被褥中。

悲壯的決心

我自從在母親的墓前站起身以來，第一次流出眼淚，命運對我太殘酷了，一個一個地奪去了我身傍的同志，更將被毒瓦斯斷送我到盲目

生活裏去、當我對着這蹇運涕泣時、我的良心便常叱斥我：「卑怯者呀、幾千人的際遇比你還不幸百倍、也能像你這末哭嗎？」

現在是祖國的災難、饑餓、枯渴、痛苦、終於都完了、戰場上失掉的二百萬生命也終於完了。

兵士們、是爲祖國的敗北而死的嗎？在佛蘭達斯僅僅才十七歲的少年也倒地而死、那也是爲了這個嗎？這一切難道又都是爲了把祖國移讓給那囚犯惡黨們嗎？

祖國將怎樣呢？舊德意志是如此無價值的嗎？我們對我們的歷史不負一點義務嗎？怎末可以把這樣的事實也推移到未來去呢？

墮落了的囚徒呵！

恐怖連續着幾天、我所知道的祇是一切都完了、好像個白痴——唯有說謊或無賴漢、才還希望着敵人的慈悲呢。

這些天的晚上、對於犯這行爲的罪人們、我的憎惡像火一樣地燃燒。

以後的日子，我漸清楚地覺悟了自己的命運，我笑以前自己對個人的將來抱着悲觀。

我所目覩的一切事件，常是我所怕的，但分明都是我認為不會實現的。

凱撒、威廉二世，是最初和馬克斯主義指導者握手的德國皇帝，這些馬克斯主義者們，一面與皇帝握手，一面暗中伸出匕首來。

除了用殘忍的手段之外，不能和猶太人接近，否則，一定會被咬了手。我決心要做一個政治家。

第八章 轉入政治生活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之末，我隨聯隊回到閩行，聯隊已在兵卒委員會的手中，我頗引爲不快，所以到特倫斯坦茵（在上部巴瓦利亞，閩行東南）一直住到聯隊解散之時。

我腦中浮現出來對將來的種種計劃，我自問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一個無名的我，實感到毫無足取，在委員會的改革期間中，因爲我對當局做出不當的行動，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早晨，三個漢子來逮捕我了，我曾握着小鎗對付他們，他們押解我走向來時的方向。

在閩行被釋放之後，我被調查革命事件的委員會傳去，這多少在我

算是純粹政治活動的最初經驗。

以後過數週間，我被命令出席訓練兵士爲善良公民的講習會，在這講習會上，我遇見和我抱同樣意見的人了，我們多數人一致認爲依靠關係十一月事件的政黨——中、央黨與社會民主黨，不能救這頹於崩潰的德國，所以我們覺到有布爾喬亞國家傾向的東西，是什麼也做不了的了。

我們開一個小的集會，討論結成新黨，首先這名稱就必須廣泛有大眾性的，所以我們的意見一致承認社會革命黨這名稱爲宜。

在這以前，我幾乎不知道資本主義是什麼，可是現在呢，我從講習會的一個講師哥特福利得費達，學來若干的知識，而且有生以來，我初次聽到關於國際金融與公債資本的基本討論，知道生產勞動結果所得的資本，與仰賴投機的資本不同。

聽到費達的最初講義之後，我腦裏在不斷想着，結成新黨最必要的

一端，要有個可進的路子。

計劃立案者，第一要想到終局的目標，那比促其成功的必要方法還要緊，否則是不會得到多數擁護者的。搔首窮思其方法與手段，那另是政治家的工作，計劃立案者，並不是視其目的之完成或失敗而決定其人物價值的，不然，誰會尊敬一個大宗教的建設者呢。

發現一個人兼有計劃立案者與政治家的才能，極其少有，不過偶然或亦有之。

敵是共產主義者與資本家

聽到費達關於「打破獨佔利益」的最初講義時，我即時覺到這對德意志國民的將來有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真理，大戰爭必須對抗國際資本——這費達的講義，是我發現對將來奮鬥上絕對有力的口號。

要銘記：縱然極好的觀念，若認其本身便是目的，那是危險的。原因那不過祇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我自身和一切拿蒂斯黨員，祇有下面的一個信條：

國民與祖國！

我們，爲求我們民族與國民的生存與增加，併爲養育我們的兒輩，保持血液純潔而奮鬥，也就是我們國民必須確保祖國的自由與獨立，如同完成宇宙創造者所委派的使命，使它開一朵美麗的花一樣。

一切的思想、教育、知識，都必須爲這目的，而活動，一切都必須本這見地而判斷，在這唯一的考試中，不能合格的，都應該斥去。

如是，我才知道猶太人加爾馬克斯生活的工作真義，理解了它的「資本論」。

馬克斯主義，進而與國家經濟對立的社會民主黨的鬭爭，除了打算支配國際資本與股份交易所之外，沒有別的目的。

我聽到的這些講習現在在別一個方面也結了很大的果實。

一天、我爲與猶太人討論而登了講壇、這時聽講者大多數都是認了我的意見、結果、我不久被命令入某聯隊擔任教官。

我很喜悅得到在多數聽衆之前演說的機會、知道自己能演說了、更覺歡喜、我極力用了我的聲音、至少在狹小的兵營裏、聽衆常能理解我的意見。

我比什麼都喜歡這工作、因爲我能够献身於最接近我心情的組織——軍隊了。

我成功了、因爲已經用演說使令幾百、不、大概有幾千人復歸爲國民祖國的了、我使軍隊國民化、使訓練強化了。

與這過程、使令以後成爲新運動中心人物的許多同志、到我身旁來了。

第九章 德意志勞動黨

一天，本部來了命令，讓調查叫做「德意志勞動黨」的一種政治結社的背後關係，在這結社集會上，有哥特福利得·費達的演說，所以我必須出席，作那報告書。

當夜，我到閱行的斯泰爾奈戈爾布勞裏面的一間屋子去，這屋子，以後在歷史上和我們的一切發生着重大關係，在那兒，集聚了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下層階級。

那夜的印象，不算很好，這類的結社，雖因對社會的廣汎不滿而到處都發生，但不能舉如何效果，便自消滅了，創立者們，幾乎都沒有結成黨

或是運動所必需的任何知識，縱有一點知識，在布爾喬亞階級固有的地盤下，其思想也無伸張的餘地。

這運動也是如此，我在費達演說完畢打算歸來，正在那時，開始自由討論了，一個教授，和費達議論起來，主張巴瓦利亞不但應該離開普魯士，而且巴瓦利亞應與奧大利合併。那時我開始演說了，於是，那教授先生竟像被鞭子打的小狗一樣鼠竄入室。

一方面，人們都注意聽我的演說了，最後我說出「再會」時，一個漢子站起身，交給我一本政治上的小冊，讓我千萬讀一下。

當時我是住在步兵第二聯隊兵營裏的一間小屋中，常是屬於小鎗第四十一聯隊的，因為出席了集會或講演會，馬上便安睡了，我慣例是早晨五點鐘起床，對於成群集擁到床邊的小鼠擲碎麵包，而看他們互相爭奪。

我已經知道飢饉是甚麼了，我又深懂小鼠們的心情如何了。

德意志勞動黨集會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得最早，讀着昨夜所得的小冊，那是敘述一個勞動者彷徨於馬克斯主義的迷途與賴勞動組合的格言而成長的經緯，題名「政治之醒覺」，這小冊使我想起自身的經驗來。

以後不到一星期，我接到一張明信片通知，是承認我爲德意志勞動黨之一員而入會，那上還徵求我的意見，請於其次的星期三晚間出席委員會，我笑這網羅黨員法，笑得不知道閉口。

我不願加入現存的任何黨，我打算自成一黨。

出席政治集會

不過，我爲用口頭傳達我的心意，星期三，打算到委員會去看一看。

在指定的時刻，我到阿爾泰倫琴巴特食堂去看，在一個半壞的瓦斯燈泡的暗光下，有四個青年人圍着一個圓桌，其中一個人站起，對於我

這德意志勞動黨的新黨員，以親愛之情致辭，這人便是給我小冊一讀的著作家，又一個人對我說，全國委員長也要來，那人是定約而來的，他名字叫哈拉，還有閩行區的委員長，叫做安頓杜雷克斯拉的。

最後，朗讀上次集會的議事錄，當場承認，其次是會計報告，黨的財產是七馬克五十辨尼希，然後大聲朗讀從各地來的兩三封信，加以討論，並且答覆，一封是來自柏林，其餘是從丟塞爾多爾夫來的，從基爾來的。可怕呀！這頂大不過是一個鍍金的俱樂部，而我又不能不加入這俱樂部。

接着，開始討論新黨員了，對我有什麼質問，他們除了極少的一點原則條件之外，什麼計劃呀，案文呀，印刷品呀，黨員名簿呀，甚至連膠皮襪都沒有。

可是，我沒有笑——我以為這是德國的一切窘境所迫，使這些青年結合的力，是他們為祖國而要組織起來的慾求的表現，我迅速地讀完

了用打字機印製的黨的主張，與其說那是意圖着知識的所有，不如說是意圖着知識的慾求，所以寫得平平淡淡，枯燥無味——但却使人感到內心有企求一種極要緊的東西的力。

我又曾長時間考究與這些人相同的事，而希望着一個與舊意義的政黨不同的新運動。

我在當夜回到兵營之前，對於德意志勞動黨想出一個意見。

現在恐怕是在我生活中最難下決心的問題，來逼迫我了，我應該入黨呢？還是拒絕呢？

理智促令我拒絕，而感情却讓我和平，我想到黨的無聊，但感情却極力限制我不去想。

這樣好幾天，都過着猶豫的日子。

我的爲人，對於一經決心的事，以後就不再改變的，我的決心是確然不移的，我以爲這事是永久問題，必須下決心的，態度非常認真。

這期間、我從前斷不加入大政黨的信念、仍未改變、像德意志勞動黨那樣小黨、我自己也許會組織成的。

而這一類的細胞、也會釀起使國民更生的運動的、從前的政黨、是毫無所用的——必要的、是新的世界觀、足以動人的新的口號呵。

第七號黨員證

可是、我仍還沒有決定。

我能够做什麼事呢？

我貧窮、不、比貧窮更甚的、是我不能否認事實上自己是個無名之輩、我是隨從偶然法則的百萬人中的一個人！不會惹人怎樣注意、悄悄死滅的人們中的一個人！又是順從命運法則的幾千萬人中的一個人！或生或死、誰也不當一回事的——我的存在。

而且我之沒有學歷、又會必然地發生困難、知識階級的人、是

不齒一個連小學都未卒業的人的、在他們、不以那人能做任何事當做問題、祇以其學過什麼爲問題、我想得到、有教育的社會、像我的事將叫它做什麼呢？

經過兩天的苦慮、才對前途下了決心。

這是我生活中最重大的決心呵——而且沒有再加考慮的餘地。我加入德意志勞動黨了、領到第七號的臨時黨員證書。

第十章 德意志帝國的崩潰

許多人，都以爲德國的崩潰是由於經濟的窮困，所以對於救濟，僅是期待於經濟的手段，認爲非此不足以恢復。

可是，救濟之道，經濟當是第二、第三義的，要知道先決條件乃在熱血與道德的因子。

一種人以爲戰敗是現在我們的不幸原因，同樣的人，又喊着即使戰勝、得利益的也祇是「資本案」，德國的勞動者或一般國民是無利可享的，同樣人又說「德意志軍國主義」因德國之敗戰而倒，以爲革命從德國軍手中奪下勝利之旗，而救了德國人民。

事實是那樣的嗎？造謠的惡徒！

在德國人民來說，大戰的損失是可怕的，但那雖是大戰的結果，却不是由於大戰而致的。

德國軍的組織和統帥力的偉大，在過去的世界可謂空前無比，它的弱點祇是人間自然易生錯誤的結果而已。

這軍隊的戰敗，是由於某種惡行爲所致，而且這敗北的結果，自不免招來慘狀於後的。

德國人民的如同享受了和平，正表示德國的敗北不是戰線上的軍事敗北，倘若是當締訂媾和條約之日，民衆將不會在路上高聲縱笑，也不會歡欣起舞了。

猶太人與共同類的鬭爭的馬克斯主義者，非難爲維持德國人民榮譽而拚死作戰的軍人，捏造了無數的虛言，使其負崩潰的責任，而且把路登得爾夫將軍看做戰敗的責任者，因此奪去了舉發祖國德意志的

眞反叛們的力量。

大衆與謠言

這猶太人的策略實在巧妙的，原因呢，造謠的程度過大，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信仰，大衆的心情是原始的單純，所以說小說不如造大規模的謠言易於欺弄，說小說在他們自身也是習慣的了，所以立時可以判明，可是對於大規模造謠的可行性，做夢也想不到，因之，常不會發現比較大的歪曲。

大衆一旦迷於謠言，就是把實際的眞象顯示給他，也不會解消他的疑心，他不會想到從來所深信的事沒有一樣是眞實的，就因爲不知道有好些奸詐人或造謠者們存在。

這一點，猶太人比誰都清楚，他們猶太人，是以一種大謊而存在的，看去他們像一個宗教的集團，實則是一個民族——一個諱言的民族。

在大戰前德國可怕的頹廢的徵兆，到處常出現半死的政策，而且那是無方針與懦怯的結果。

新聞讀者的三種類

大戰前的德國教育，對於陶冶人格和助長決斷力與責任感，幾乎沒費過時間，以致造出些非常優柔寡斷的德國人。

……

能爲自己主義而起的人，決不抱空心的大鼓，不能爲自己主義而起的人，決不能爲其主人而捨命。

在大戰前的德國，顯示缺少有責任人的特徵，由於對報紙的態度可以看出。

報紙的讀者，可以分做以下三種：

一、對所談的東西全部相信。

二、對任何消息，已經都不背置信的階段。

三、批評地檢討記事，而下自己的判斷。

自然，屬於第一種的佔絕對多數，這是大衆層——他們隨便去信所接受的一切，報紙對這大衆層有着絕對的支配力。

唯其如此，假使把教化大衆的任務交給愛真理者的手中，是有益的，若是交給惡徒或奸詐者的手中，那足以導國家於滅亡。

所以國家要不斷地注意、監視報紙，不受所謂言論自由的妄言所欺瞞，不特如此，德意志國家反應該爲國家的自身與國民，而到處去利用報紙。

大戰前，德國對陷己國於奴隸狀態的猶太人的，馬克斯主義的有害新聞業者，並未講求如何對策。

這樣事態，全由於跋行的教育，奪去國民的自然的本能，祇畀以若干知識，而不會使他們去利用知識所致。

性與結婚

暴露戰前德國爲政者跛行政策的、還有與國民可怕的道德疾病平行、而使民衆肉體健康上可畏的毒害漸漸擴大。

徵毒到處傳染、肺病患者蔓延於國內一切地方。

德國政府、獨對於徵毒的態度、是袖手傍觀。

這致病的原因、第一是戀愛的醜行、我們生活的猶太化與性本能的金錢化精神、肉體都可受毀滅的影響、足令繼承時代的青年淪於墮落。

結婚太注重了金錢、結果會招來血液的污濁、原因是任何百貨店、猶太的女店員、沒有不是暗操着副業的、因此常是完全墮落下去。

德國大都會的心臟中、醜業越擴展越大、徵毒也成比例地越發伸張、從精神病院或德國兒童間可以看出那結果。

多數人忽視了這事實、而且是避免去視。

對血液及民族的罪惡，是此世的罪魁，犯這罪者，直是催促人類滅亡。戰前的德國，以爲撲滅此罪，防止德人血液污濁是不可能的，因爲解決這問題需要殘忍性。

想完成看去好像不能完成的工作時，應知必要的是把它當做國民生死全在乎此事業的成敗如何的問題，而先使國民的注意力都集中於這一點。

所以對於征服毒問題，也必須讓國民不但認爲是國民大眾的一個任務，簡直是全體的任務。

結婚不能認爲那本身就是目的，因爲結婚有所謂民族的繁殖與維持的大目的，這方是結婚的唯一意義。

結婚是對賣淫與徵毒鬭爭的第一階段，必須本着這意義，而提高俸給，使比現在還年青的也容易辦到。

同時也應該拿教育當做武器，肉體的罪惡，僅靠精神的訓練

是不能根絕的、太重智育而忽略體育的教育、是使青年生活最早能發生性觀念的、賴體育而鍛鍊的青年、異於死守書桌的青年、是不很需要性之樂趣的。

更該知道肉體的虛弱是造成優柔寡斷個性的一個大原因。

現下、德國社會生活的全體、成了性的觀念與性的刺激的溫床電影、演劇說明書、商店的窗飾、宣傳畫、法院傳出的速記錄、這一切、在青年都成了有害的食糧、結果、使我們的子孫之間、成了傳染徵毒的巢穴、從街頭娼妓身上得到結婚知識的許多青年、看見他們那肉體的受凌、精神、的頻於潰滅、不可怕嗎？如果不掃盡這病根、縱然醫學上對這病開爭、也不會成功的。

不治之病毒的保持者或罹病者、有剷除的必要——這手段在病者看來也許是殘忍的、但爲健康者或今後的子孫計、倒是值得祝福的方策。徵毒與賣淫的撲滅運動、是人類當前的大任務、原因是這毒害不

外乎是精神的、社會的、民族的本能疾病的結果。

未來派藝術的醜態

顯然證明舊德意志帝國的頹廢的、是文化的漸次喪失、這裏所謂的文化、不是今日所謂文明的明朗體的、因爲這「文明」是與此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根本敵對的。

我並不是說趣味的錯誤、是指摘現今許多國家以立體主義或未來派虛無主義而流行的藝術共產主義、這除了使藝術崩潰以外、一無所得、未來派藝術、那是瘋人的創作、使希耳萊爾或哥德看見這樣賣淫的作品、當如何憤慨！

新的革命運動、也是充滿這惡質的、憎惡着代表過去的一切、這毫不足取的人們、對自己的如何劣作、也看得比過去的傑作好得多。

在十九世紀、大都市都一一喪失它的特性、在人口增加之下、文化一

天比一天貧困，這却給我一個很大的疑問，譬如閱行在歷史的進展下，成爲六萬人口的都會時，便化作了藝術的一大中心地，但最近呢，却成了耻言文化的都市了，現代的這類許多都市，全成了如同昔日六萬人口的閱行，或者更大的都會了，可是並不見產生出文化的價值來。

德意志帝國爲建造一隻戰鬪艦，支出約六千萬馬克的費用，對於建築永久紀念的最高建築物——國會議事堂，連其半數也不肯撥，而且當投票選定其內部構造的形式時，國會議員們，竟議決用塗漆代替鑲石。

缺乏紀念的大建築物的現代都市，是德國文化沒落的象徵。

這種崩潰的象徵出現於一切部面，實由於德國沒有足以明確鼓勵人心的世界觀——至少是指導的世界觀存在。

宗教也失去了鞏固的意志，新舊兩宗派，全向亞細亞或阿非利加派遣傳道師，忙於網羅信徒，而在歐羅巴却失掉了幾百

萬信徒。

德意志國軍頹廢的責任

對內對外問題、德意志帝國之採取優柔寡斷的因循態度、主要是因為站在國民之前應闖過全盤崩潰之道之德國議會無能力、所謂跛行政策、直是德國議會的口號了、他們的努力維持和平、反使令戰爭不能避免了。

德國對波蘭政策、也是跛行的、得不到任何收獲、而且招怒了波蘭人、結果、不能得到波蘭人的友誼、德國又不能勝利、反而讓俄羅斯也變成敵國了。

對亞爾薩斯勞蘭問題亦復如此、祇作了不徹底的解決、不肯向所謂法蘭西怪蛇的頭上、痛擊一棒、其未能予亞爾薩斯人以公正權利、未講出任何對策、也未做出任何工作的原因、是由於大政黨的黨員中、混有

倒戈者如同中央黨的威特萊。

這樣狀態，也能說擔當德意志帝國生命的力量——德意志軍，不受頹廢的影響嗎？負這使德意志國軍頹廢化之罪，德意志議會將永久受德意志民族的詛咒。

猶太人以馬克斯主義的報紙動員，高喊德意志軍國主義之過，有心者雖知一旦戰爭全國人民皆須執戈而起，但終於撤廢德國的軍備，併讓德意志負罪，一朝有事時，這種撤廢軍備與軍國精神的缺乏，無異驅幾百萬壯丁於死地。

正如世界大戰可怕的结果所教訓的，無論在任何戰爭，有訓練的兵士不足，那就是致敗之因，這是應該銘記的。

德意志國民，爲獨立而戰敗，那是和平時所行的跋行政策的结果，真爲了防衛祖國德意志，雖和平時也應該發動國民的總力呵。

同時海軍所採取的政策，也是同樣的糟，因爲最高司令官就受了這

種惡弊所侵、這時、德國海軍的傾向、在建造軍艦、以正敵英國所建造的軍艦、而頭腦清楚的人、就認為祇以德國軍艦比英國的軍艦相差無多是錯誤。

目擊大戰的浩大犧牲、想到無謂的死傷者、便覺着是屈辱與不名譽、而又充分理解現在德國悲慘狀態的人——並且知道這種事態全是利己的就職運動者們為增進自身利益而造成的結果的人——他們就被加以卑劣漢、惡徒、賣國奴等罪名。

這種無數的惡德、人們幾乎都看不出、真是一種奇蹟、對政府部內真肯負責任的人、竟毫不知有宣傳的價值。

如果善用宣傳、雖導民衆入天國、也能使其認為那是投入地獄、曉得這宣傳價值的、祇有猶太人。

當然、我所說的惡德、在其他國家、也與戰前德國同樣的存在、德國呢、也有長處、譬如德國的致力維持經濟的國家體制就是其一種、不過這

也是危險的長處，因為那畢竟成了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

德意志國軍的任務

德國君主的存在，有弊也有利，國民以凱撒為王家及國民的榮譽代表，倘行良好政治，則引為滿足。

當時德國所有的最偉大財產，就是德國之軍，倘德國無此國軍存在，凡爾賽條約早就要壓在德國人民的頭上了，德國人民可以說一切都仰賴着軍隊了。

軍隊在那樣無力的時代，擔當重任，訓練着勇氣與不以自己犧牲為意的精神。

德國國軍對於救國家，決不像黑人、德人、中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等中間欺瞞的國際親善，而是對每個德國人訓練着德意志國民自力團結的學校。

尤其是德國國軍，反對大眾崇拜猶太的民主主義者，而力倡信賴個人的人格。

這樣，德國國軍每年養成三十五萬的真摯青年。希望德意志帝國弱化的敵意，所以集中於德意志國軍的，也不外因此。

優秀的德國官吏

舊德意志帝國，還有一個偉大的，就是優秀的官吏團，德意志在全世界是最有組織最有治績的國家，譬如鐵路，任何國也不足與德國比肩，可是，革命破壞了這高度的能率，漸漸使國民的能力趨於愚劣。

安定舊帝國光榮勢力的，是政府、軍隊與官吏三者，當時所缺少的，就是國家的權威，這權威不是靠着威嚇懷疑者的裁判所的判決，或議會等來築定，那全靠着廣汎的國民信賴國家方針而得的。

結果，所謂政府，就是賴於國民細細地分析，信任政府本身是優秀的，

政府是真實的，以及政府足以代表國民利益而存立，不是專憑壓制而能存立的。

舊德意志帝國崩潰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能力理解民族問題與民族問題在國民的歷史發展期中如何重要。

國民的生活，不外乎是種族及民族的保存自身和發展推進力的表現。

第十一章 國家與民族

許多真理，都是蘊含於不使人注意的平凡的事實中，這真理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住在現下世界的人有種種民族，現在被冷淡地忽視了。表面看去，好像是同志集合，其實是鳥與鳥聚，鴛與鴛交，狼與狼合。

這自然的法則，極少有遇捕捉時而破壞，在那是，大自然也要使令劣種的子孫枯竭，而抵抗強力。

標準不一致的動物的交配，常會產生其兩者中間的標準，那混合種，有的遜於優秀的父母，有的優於劣性的父母。

原因是這類種的結合，常是破壞了設定高的標準的大自然意志與

大自然的法則、自然的法則、是不許劣性者佔優勢的、是讓優勢者去求佔絕對的勝利。

強者必須去支配別人。

祇有弱者認爲這是殘忍。

保持種族純潔的法則、是本能的、狐總是狐、鷄總是鷄、虎總是虎、決沒有與鼠相親的貓、也決沒有對鷄表示愛情的狐狸。

大自然以這種狀態爲適當、因爲弱便是滅亡之道、大自然是忌妬弱者與強者配偶的。也是憎惡劣等民族與優秀民族結合的、原因是這種混合、足以使數千年來大自然的努力一旦化爲泡影。

歷史對這事提出巨大的證據。而說明這是真實的、阿里安民族每與其他劣等民族結合時、便致文明維持者的優秀國於滅亡、事實在很多驚人地顯然表示着。

人口以絕對的日耳曼系——向未與其他劣等的有色土民結合——

——構成的北亞美利加、比拉丁系移民與土人混交的中南亞美利加特別顯有優秀的人性與文化。

北美大陸的德意志移民保持其血的純潔、掌握其土地的支配權、祇要避免其血的污濁化、是不會失掉支配者的地位的。

混血兒的產生——那無異是優秀民族的墮落、同時也是肉體的精神的浪費——永遠是違反創造之神的意志的罪惡。

人冒犯這罪惡、便是冒瀆支配其生存的自然法則、因此不外是確證自己的滅亡、當然、這時和平主義者、要像不遜的猶太人似的回答：「但、人是要征服自然的」。

許多人、不加考慮地相信這猶太的無謂之言、可是、一直到現在、實在沒有一個人會征服了自然呵。

文化與人

觀念祇是人心所創造的東西，所以觀念不能征服人類生存的法則。因為觀念受人的支配，所以也受支配人生存的法則來支配。觀念絕對是附隨於人的，因此觀念的續存是要依靠人的續存的。

舉一個例子，希望世界和平主義的人，祇有靠着德意志人去征服世界，才可以達到這理想，因為他們如果採取與此反對的方法，世界和平主義的觀念與其可能性，會與最後的德意志人一同滅亡的。原因呢，就是我們民族之外，都是熱心去否認自然與理性，而不相信這和平主義是無意義的。

所以打算完成和平主義，必須挑戰世界救主威爾遜大總統所切望的，也全是一樣——至少我們德國的夢想家們也作如是想，唯此，威爾遜才達到了目的。

和平主義的人道主義觀念，以唯有最高的人物征服世界為其絕對的支配者時，才是完全成就的，因為觀念在此不能適於實踐時，藉其支

配可以免掉任何弊害。可是在沒有最高人物支配的世界裏出現的狀態，就是沒有什麼道德觀念的無政府狀態，換言之，第一是野蠻行爲，其次是混沌的世界。

歷史上偉大的文明時代，當獨自民族因自己血液污濁而自滅時，也因此污濁化而亡，這情事之一再演來，就是因爲忘了文化是人所產生，會與創造它的人一同滅亡的。

生存者必須鬪爭，沒有永遠鬪爭意志的人，就沒有在這地上生存的權利。

忽視民族的法則，就是放棄自己應享的幸福，這類人，阻碍最高民族的光榮進展，因此而捨掉了人類進步的根本要義。

斤斤於如何一民族或如何多數民族創始了人類文明的，問題是無用的，但據我們眼前存在的證據，顯然今日文化大部分都是阿里安民族所產生，從這明顯的事實來看，阿里安民族是全文明的創造者，所以，

阿里安民族才可以演繹爲我們理想中的「人的原型」。

阿里安民族就是人類的普洛梅修士（註），希臘神話中半神之巨人，由天界偷火賜與人，是有着神的光榮的偉大天才。

倘這民族消滅，大地將重見黑暗，恐怕這幾千年間沒有文明，世界將成爲一片沙漠。

生於此世，不屬於優秀民族的，都是渣滓。

歷史上一切大事件，不論善惡，無非都是自身圖存的本能的表現。

最原始的人，祇想到他們自身，他們以純粹的利己，才不變爲動物，看不見社會的如何衝動，僅是作家族的結合而已。

不過，這家族增大，每個人爲求配偶或生子而奮鬥時，才形成了社會，也是奠定了國家的最初的基礎。

一言以蔽之，每個人打算結合，最初的必要條件，就是犧牲，這犧牲的本能，發達於最高度的，就是阿里安民族。

阿里安民族，因爲不取於智力，而是把自己的一切能力貢獻

於社會，以致成爲世界最優的民族。

智的才能，不是阿里安民族創造能力的根本。

如果僅有智的才能，阿里安民族祇能是破壞者了，因爲打算創造，不僅自己的意見或利益受多數人的抑制，而且必須甘心放棄阿里安民族在今日世界上的得佔高位，不外由於與其他民族的利己觀念迥異，而抱着理想主義的觀念。

唯理想主義，才足以啓人之目，使認識武力與權能的權利。

純粹的理想主義，是最深奧的知識，從純真而健全的兒童中，可以看見證據。

這種純真的兒童一經成長，便要憤慨滑稽的和平主義，爲國家的理想而前進，願意犧牲其少小的生命。

不抱理想主義的猶太人

猶太人之間，完全缺少文化的第一條件——理想主義，猶太人沒有超越個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意志。

猶太人祇有臨於共同的危機或追求什麼共同的目的物時，才可以團結，以外都是受利己主義的支配，手足相仇，同室操戈。

所謂國家，是保存民族的活動的有機體，而猶太人的國家沒有領土的國境，那便是每個猶太人利己主義所致。

所謂猶太人藝術，一向毫無成就，現在也是一樣，尤其藝術中的兩大王座建築與音樂，沒有一個是猶太人創意的，他們如果在廣大藝術界綫上有所成功，那不是墮落的，便非屬於猶太人竊資物，猶太人缺少藝術中必要的素質。

在藝術的特殊項目演劇，有時好像有猶太人存在，其實猶太人在那

裏也是寄生蟲一樣。

猶太人的智性，毫未體會到人有向更高的領域潛在地發展的可能性，所以是破壞而決不是建設的，人類的一切進步，不是倚賴猶太人，而是抵制着猶太人這種破壞的傾向以發展的。

因為猶太人自己沒有領土的國家與文明，一般人認為是遊牧民，這真是大的、危險的錯誤。遊牧民原是有領域的，多半因為所居土地不肥沃，乃不住於一定地點，偕家畜放浪於各地。

遊牧民發生的真因，是由於某時代所得的技術，或此技術與所生存之地不一致。

不要忘了亞美利加大陸發現後，多數阿里安民族做獵人，為生存而奮鬥，他們屢屢地携同婦女兒童形成大集團，放浪各地，營着和遊牧民一樣的生活，不久，人數增多，技術上也有了優秀的傢俱，可以開墾荒地，對土民也可以抵抗了，這時才定居於國內各地。

恐怕阿里安民族最初也是遊牧民，不過在那時我們是已經定居於固定的土地了，所以阿里安民族，斷不是猶太人，而且猶太人也不是遊牧民，祇是寄生於他國國民體內的寄生蟲，猶太人有時突然說拋棄住宅，但並不打算做遊牧民，猶太人的突然移居，不外是因為被他們會吸津髓的寄生主所驅逐，不是立刻離開所居之地，祇是稍加移動而已，而且嗅到什麼珍異的目的物，就要任意擴展。

如是，猶太人常建築自己國家於他國民衆之間，使人看去好像是宗教的集團，而且他們認爲自己勢力強大，覺着安全時，揭開一向保護自己的僞裝，便會突然現出民衆所想不到的猶太人真姿。

被驅逐的勞動者

寄生蟲式的猶太人生活——依靠着虛僞的生活，便是使蕭賓赫爾把猶太人寫做說謊名人的原因，其最初的說謊，就是如前所述，裝做宗

教集團的一員，而不像一種特殊的民族，於是，有的人就實際相信所謂猶太人祇是宗教信仰不同的真法蘭西人、英吉利人、意大利人、或德意志人。

猶太人沒有理想主義的信念，缺少對將來的信仰，沒有創造或維持宗教機關的必要才能，猶太教的法典達爾瑪得，雖成爲這世界實踐物質繁榮的指針，而對將來並沒有任何準備，猶太人是爲現世而生的，這精神和二千年以前對新宗教神聖的創始者基督的示威相同，在今日依然是反基督教的，基督不掩飾對猶太人的態度，鞭打這不珍惜信仰的人類之敵，逐出神殿，自然這便植下了基督受磔刑的原因，而現在基督教諸政黨的懇求猶太人投票，無異是自取滅亡。

猶太人爲掩蔽最初這種宗教上的說謊，以後又不能不附加許多謊，猶太人所用言辭，不是爲表現自己思想，反是隱蔽自己的思想，口中說法國話，心中仍自以爲是猶太人的話，用德意志語寫詩，實際也是在表

現猶太民族的本性。

猶太人初入德國，是稍在羅馬人以前，當然是商人，中部及北部歐洲的猶太化，是與最初的日耳曼國家誕生同時開始的。

猶太人對卜居之地的國家，漸次謀奪其支配權，最後便用起「啓蒙」進步「自由」「人道」等言辭來。不過猶太人時時不忘堅守自己民族血液的純潔，他們有時讓有勢力的基督教徒和他們的女人結婚，但猶太男性的血，絕對不令污濁，猶太人雖污了基督教徒的血，却留意嚴守自己的血液。

猶太人不與基督教徒的女子結婚，而基督教徒却能與猶太女人結婚，因此，其子孫也將成爲猶太的，日耳曼貴族，尤其因此手段而頹廢了的。

猶太人的魔手伸張到各方面，他們藉股份貿易所而潛入國民的經濟生活中，而成爲國民的事業或貿易的支配者，他們破壞工場私有財

產的基礎，作爲國民勞動力的支配力或橫暴的指揮者，而挑撥階級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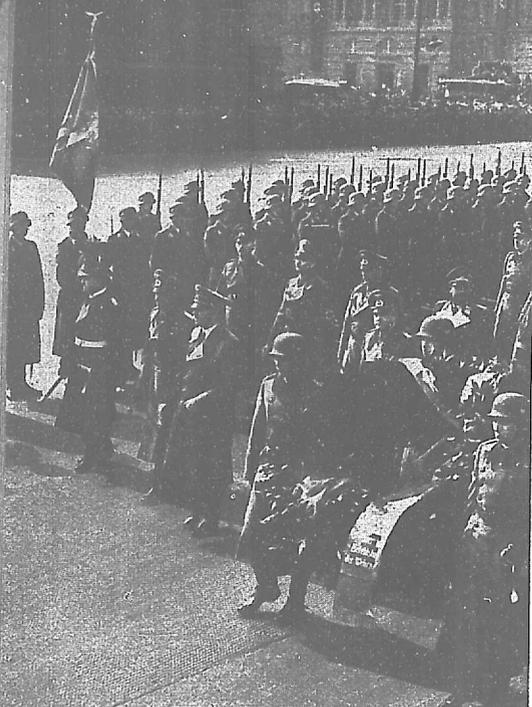
猶太人的最後目標，在所謂「民主主義」的勝利，因爲民主主義可以破壞個性，招來知識未健、無能力、卑怯的多數者的力。

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可以築成嚴格的社會階級，小職人淪亡，勞動者也被破壞了獨立生存的機會，將成爲「介」工場勞動者，其生活不得不依靠着從事勞動的工場——勞動者沒有財產，因之，其老後生活自然困難。

其次是制定了年金制度——可是全階級仍然是沒有財產，必須賴民衆的全體而活。

勞動者逐次被驅入下層，而且對手工業者雖然尊敬，但那在現今是以筋肉勞動者而加以輕蔑，低級而且被輕蔑的階級，便是如此產生的。然而，這新階段並非含着民衆的最惡一層，反而是最有精力的一層。

希總統及陸軍最高指揮官
 向護國英靈捧獻花圈
 於柏林戰勝紀念碑前凱旋
 步隊之閱兵式



於閱行列席駐華大使
 赫滿克里拜耳上校之
 國葬式之希總統赫斯
 副總統戈林元帥及李
 賓特洛夫外相



原因是這其中還沒有展開所謂文明之流的破壞工作。

這大衆層大部分是尙未受着和平主義脆弱性的毒，因此這層是健全的，必要時可以不辭流血的。

報紙的買收

猶太人以此陰謀欺弄了勞動者，一面藉共濟組合探魔手於知識階級，同時又利用買收的報紙以中毒於布爾喬亞階級。

以和平主義者使民族保存自己的本能麻痺化，迅速而且廣泛地進展，接着便有執兇惡武器的猶太人立刻出現——於是就成了他們肆虐的時候了，爲完成前所準備的國民墮落化的功效，至此便要編制攻擊隊了。

最初猶太人是勞動組合的指導者，然後，如果實行不可能或被容許時，便開始提出破壞國家經濟的要求了。

猶太人之所以把握勞動運動的指導權，不是爲求因他們的誠實確信而來支持的人，是想求盲從他們而甘受虐待的一群民衆而已。

猶太人前此的推落這些被壓迫的民衆於泥淖，也不外是出於這種企圖。

如果不於大衆之間施以廣汎的教育，或則國家驅逐猶太人。不會打破猶太人的組合指導權，大衆的智育如果常是現在這樣微弱的狀態，那末，大衆便要服從提出最使他們喜歡的經濟規律的人的指導。猶太人是這種技巧的明達者，因爲猶太人的行動，怎樣也不受道德的躊躇所妨害。

猶太人爲達自己的目的而講求的巧妙方策，有着意外的惡辣，因此，德意志民衆不知不覺地便取猶太人之姿態，做爲惡魔的象徵。

許多猶太人，現在傲慢得公言自己是猶太人而無忌，倘不是考慮猶

太民族主義的實現，早就不願在派萊斯泰納建設猶太人國家而居住了，他們心目所屬的，祇是在他國的支配外做一個惡徒的避難所，而且是一個訓練將來惡徒的中央機關。

除了一部分猶太人仍自欺瞞人目使人看做德意志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之外，其他猶太人現在已經公然表明他們是猶太民族，這便是表示他們的自信與安全感強烈的證據。

他們確信已經接近了勝利，這從對其他民族的可懼的不法行爲中可以顯然看出。

那正如今一個癡笑着的黑髮猶太青年，隱身暗處，等待一個不知有埋伏的少女到來，於是，那少女來了，他突然跑去，污了她的血質，最後把她從她的民族中奪去。

猶太人到處去盡力打破血統的壁障，他們所以和黑入一同來到萊茵地方——現在仍是陸續地到來——那就是本着滅絕他們所憎惡

的白人的目的，因為在民族上，純潔的民衆還沒有成爲猶太人的奴隸呢。

就政治上，猶太人現在正要把民主主義的觀念換爲無產階級獨裁的觀念，他們知道在大衆被馬克斯主義組織化時，這是有力的武器。在文化的領域中，猶太人是冒瀆了藝術等等，破壞了一切美與能力，他們不但對希望滅亡的民衆，對一切偉大的東西都想使其陷於泥中。宗教遭受嘲笑、習慣或道德也被輕蔑爲時代的落伍者，於是連國民生存鬥爭的最後支柱也將失去了。

屠戮大衆

現在猶太人成了一個暴君——從俄羅斯便可以看出猶太人在革命最後階段的行爲如何。

倘檢討我們德意志的崩潰，其真實原因，顯然是我們不理解民族間

題、尤其猶太人的威脅。

舊德意志帝國、未能確保國民的民族基礎。

不必傷感你戰爭的失敗以及任何不幸、那是你最後勝利的刺激、不過、祇有失掉了血的純潔、是完全破壞了精神的幸福、使人永遠惡質化的、血質一被污濁、便永遠不會從內體或精神洗得掉的。

舊德意志帝國、使令國家一切部分都侵入猶太人、放任其弱化、因此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德意志進軍於戰場時、那進軍、僅是自身圖存的民族本能的最後燃燒了、我們由認識這事實而出發、獲得了指導精神與新運動的方向、相信唯此可以防止德國民衆之沒落、更不會倚靠外來的經濟機構、而能築成鞏固的基礎、樹立足以代表德意志國民的德意志國家的民衆機構的國。

第十二章 拿蒂運動的展開

大改革運動指導者祇有一人，而擁護這人的却有幾百萬人，這是常事。

當一種目標成了無數人的熱烈欲求，燃燒了幾百年時，最後將擁戴一個能導引此事於勝利的人物為指導者。

就政治來觀察，可以判明民衆和一九一八年當時一樣地分裂為兩派。

一種是在人數上最少而沒有一切肉體勞動的知識階級，這階級乍見之下好像是國家主義，實際那意味極其稀薄，因為

這階級是祇靠片斷的而且表面的智性的武器來支持其觀念的。

這類武器與野蠻的勢力對敵是無力的，這階級的支配權最近被一擊而倒，現在這階級的人懦弱、恐怖地戰慄着，任憑野獸一樣的支配者爲所欲爲。

與這階級對立而擁有非常多數人的，是無產階級的大衆，這集團循從各種馬克斯主義運動而團結，是反國家的，但這集團中，對於國民的復興，也含有必要不可缺的階級。

人與武器

德意志國民復興所必要的，祇超過武器以上的東西，這在一九一八年就判明了。——德國的瀕於潰滅，不是因爲武器不足，是因爲自身圖存的本能失去了力量。

恢復德意志國力，究竟不是能否打造武器問題。

問題呢，是在乎能否創造可以操起武器的國民精神。

這精神一旦湧現於國民之中，任何時也可以憑此精神尋到執武器解決的許多方法。

人是與人相結的，不是與武器相合的。

因此，如果英吉利的指導者與大眾有着保持勝利的野獸性和忍耐力，那末就可以說英吉利人是最適於結同盟的。

德意志一千五百萬的馬克斯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或是中央黨員——這都是中猶太人之毒，而又依靠議會主義的觀念。

的弱點，各外國都很清楚，我們現在毫無希望去締訂足以依恃的同盟。大眾是可以奮鬥的，可以從事提高國民實力所必需的產業勞動，也可以拒絕，更可以支配，因此，在考慮新德意志之前，爲了德意志國民的自由理想而拉攏他們歸附自己，是必要的。

目的及戰術

於是，我已經知道在一九一九年，必須以大衆的國民化爲新運動的主要目的。

戰術當如下：

一、爲使大衆對國家奉公，如何社會的犧牲也不能認爲過大。

二、大衆的國民教育，唯賴改革社會方可以實現，因爲祇有社會改革，能够創造使個人參與國民文化的經濟條件。

三、唯賴以殘忍地、狂信地提示我們國家主義觀念的一端，才可以獲得大衆。

四、欲得民心，祇靠爲自己的目的而鬥爭是不足的——必須同時滅掉相反目的的擁護者。

五、德意志人的血液必須純化，從而，外來的猶太人，也必須驅逐，否則，

國民的復興不會實現，民族問題是世界歷史與人類文明的關鍵。

六、一個勞動者，他不考慮國家的存立與福利，如果以暴力向他要求，他會對國家犯罪。同樣地，雇主若以搾取、虐待或其他不當行為利用勞力，而毀損國家的勞動力，那也是破壞國家。

七、這運動的宣傳，必須祇對布爾喬亞階級或大眾階級的任何一方，因為對兩方面宣傳，由於布爾喬亞與大眾的利害不一致，不是受一方誤解，就是自動受他方排斥。

八、有意使世界變化的一切觀念，對於可以達到目的的方法，不僅是有接受的權利，同時也有接受這方法的義務。

九、我們的運動，無論態度和內部的機構，都是標榜着反議會主義的。

唯有英雄才適於把握這重大的指導權，人類的進步，是靠着的。天才與個人的精力，不是靠着多數力量的。

十、這運動，對於干涉這政治工作範圍以外或是於達成這理想無關

重要的問題，要斷然拒絕。

十一、這運動的內部組織，是便宜的，不根據原則的。

十二、一種運動，若認為與類似的另一運動合併更會有力，那是錯誤——雖然量是增加了，而力並不增加，這種協力，循從自然的法則，反會使黨弱化。

十三、這運動是不怕反對派的敵意的——要認為這種敵意正是顯我們自身存在正當的證據，運動支持者們，應該期待敵人對我們的國民性與我們的世界觀憎惡。

十四、這運動必須發生對各人個性的尊敬。——有偉大精神的人，如果不受讚賞了，那就是失了從偉大人物或偉大女性之名湧起的偉大精神，歷史上的一切大事件，都是與成爲那原因的天才的名不可分。

的。在運動的初期，我們是無名的，倒沒有多大痛苦。不過，由於未成名，頗不能造成大功。

有的時候，祇有六人，七人以至八人集會，來聽一個講演者的話，當這時代，僅憑局內幾人，很難喚起將來的信念而延續下去的。

在我入黨時，什麼也沒有做，除了極少數的同輩和友人之外，在閩行就沒有一個人知道這黨的名稱的。

我們每禮拜水曜日，在閩行咖啡館開委員會，而且每週開會一次，從事討論或講義。

我們為羅致新黨員，每月開一次，以後兩禮拜開一次集會，因為祇有一架打字機，有時就以手去寫招柬，而由極少數的黨員自己去分散。各黨員都是向友人勸說出席所定的集會，不然要在下次準去。

結果呢，太可憐了，到現在我還記得，有時候我自己分撒這嚮導傳單，約有八十張，我們等候着，晚上準會有許多人集聚於此，可是過一小時

了，議長不得不開會那裏，依舊是我們七個人——七個面目一點也不錯的熟人。

不久，我們發出在閱行某家印刷的招來了，那廣告的號召，漸有很多人到會，從此那數目由十一個人增到十三個人，終於增到十七個人，二十三個，三十四個人。

我們各自從私囊集資金，一天在慕尼希納鮑巴哈達報上登了集會的廣告，這時，我們的成功是可驚的，第一遭豫定在僅能收容一百三十人的閱行赫夫布羅好司凱爾萊爾小會場舉行，這屋子在我們看來是太大了，我們擔心那不會滿員的。

集會復集會

七點鐘，聽衆來了一百一十一人，於是開集會。

「閱行的教授」作當日中心的演說，我擔任節目表中的第二場，這是最

初的公開演說。

當時擔任黨議長的哈拉君，認為這是非常冒險的，他堅信我做什麼都可以，唯獨不會演說，直到以後，他的意見也沒有變。

分給我二十分鐘的時間，我作了三十分鐘的演說，我至此方知道長時間所懷疑的演說，已經會作了，我演說完畢時，室內的民衆像觸電似的感動了，這由我請求捐款而得到三百馬克上，可以證明出來，這錢給我的幫助極大。

初任國民議長的哈拉是個文筆人，但他不會向大眾演說，閱行集團的議長杜萊克斯拉，祇是個勞動者，也不會演說，並且他又不是軍人，在戰爭中不能服務於軍隊，性質軟弱優柔寡斷。

沒有一個人的素質能够使自己熱狂地相信這運動到底可以成功，也沒有人能够粗暴地制住妨害我們行爲的人，但從事這樣的工作，唯有在精神與肉體上俱備着敏捷如獵犬，堅韌如革，強硬如鋼的軍人長

處的人才適合的。

我自己呢，在那時仍是個軍人，六年之間，初次在這輩人之間感到自己好像是異樣的，我已經忘了所謂「誰也做不到」，這不能成功，「我們不能那樣冒險」等等的言辭存在，這聚會是危險的，若是布爾喬亞的俱樂部會合倒無不安，不過在一九二〇年當時，向大眾呼喚的國家主義的集會，在德國各地常被共產主義者兇暴地踏為粉碎。

我們的目的，在羅致被猶太人馬克斯主義者或股份貿易所利用着的大眾。自然，這是民衆倒戈者最憎惡的，在他們看，這「德意志勞動黨」的名就是挑戰的，與馬克斯主義者的鬥爭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運動的內部，這是一種危懼，很容易想到最初的集會被破壞，就能致此運動於毀滅。我自己的意見呢，主張不避免這難關，反而要前進，迎之，事先必須把我們武裝起來，而努力為之，用精神雖不能破恐怖主義，而用恐怖主義却可以破恐怖主義。

最初集會的成功，便導第二次集會於成功了，有四位紳士講演關於布萊斯特里特維斯克註，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中途，俄羅斯戰敗，單獨與德側訂和約，此約於德方有利，惟因德國敗北及革命致未實行，與凡爾賽條約，我作了一小時的演說，比上次更成功多了，這次來的聽衆達一百三十人以上，雖有幾個搗亂者騷動，他們都被我的同志推落樓下，碰破了頭。

兩禮拜之後，又開另一個集會了——這次出席者有一百七十人以上，我又作了演說，仍是比以前成功。

國民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動黨的誕生

在這時，我指摘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會場，於是我們在對面達哈威爾街得到一個會場，最初的大會，祇招來一百四個聽衆，同輩中的永遠懷疑者們，以爲就這樣地一次一次開集會便行了，關於此事，起了猛

烈的論爭，我認爲有七十萬人口的都市，不該兩禮拜祇開一次集會，主張一禮拜開十次也不妨。

其次的集會，又在這會場舉行，這次證明了我見解的正確，招來聽衆二百人以上，並且募了許多資金。

兩禮拜之後，到這集會來的人達四百以上。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之冬，爲了強化這運動，而且使其有搖山之力，熱狂地高漲，有過長時間的奮鬥。

於是，開始這運動的內部組織了。關於應否叫做黨——當然那是黨——或口號等，作了些無謂的論爭。

終於樹立了決定的計劃，注意避用所謂「人民的」的言辭，因爲曾被意志薄弱的布爾喬亞國家主義者使用，而含有墮落的意味。

其實，「人民的」言辭中所含的思想，對建築一個運動的鞏固基礎，太嫌鬆懈了。

我們爲使外強中乾的「國家主義者」畏怖，用了「黨」的名辭，把我們自身叫做「國民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動黨」。

初用「國民社會主義」的原因，是爲驅逐守舊的人，用「德意志勞動黨」，是排除祇用智的武器的因循病者。

舉 火

一九二〇年之初，我慫恿舉行最初的大衆大會，有的人以爲時期尚早，赤色新聞，從此頗礙於我們，這很使我喜歡，我們在別的集會也可以發揮議論了，當然，這會惹起許多麻煩。可是漸漸我們都有名了，我們希望，這最初的大集會，能從赤色陣營中拉來聽衆。

哈拉不贊成我認爲舉行大衆大會的時期到來的意見，他是個正直人物，因此退出了運動指導者的地位，後任由安敦·杜萊克斯拉繼承。

第一回大衆大會的日期，定爲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自己指揮準備盡全力去迅速決定我們對一切問題的態度，我希望在二十四小時以內略述我們對時事問題的立場，關聯國民行動的大眾大會的報告，決定發出宣傳畫、小冊等等在這宣傳品上反復陳述兩三點，集中全力去影響大眾。

我們故意選赤色爲黨的色彩，因爲赤是富於煽動的，以爲確能使我的敵人憤怒。開第一屆大眾大會之前，除了有系統的宣傳之外，併有於節目表上印主要項目的必要，因爲那能賦予運動以形式和實體，並且可使大眾明瞭其目的。

我知道在這時代創設起幾十個新運動都消滅了。祇殘存一個，那就是國民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動黨，也許偏見的重臣們會禁止我們的著作或言論，但我以前更堅信比那不足以妨害我們理想的勝利的。

拿蒂計劃的基礎是未來國家的基礎。

第一次大眾大會時，我非常擔心會場能不能滿員呢？倘若群眾都

集聚來，我相信這大會對於黨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幸運的。

大會豫定午後七點三十分鐘開會，七點十五分鐘，我走進了閱行的普拉茨爾的厚夫布勞好司宴會場——我的心臟幾乎爲適喜悅而破裂了，那大會場上——當時在我看是大的——群眾都紛紛到來，約有二千多人，而且這都是我們所希望接近的人，會場上，一半是佔滿了共產主義者和獨立社會黨員，他們對於我們這最初的大示威運動，是爲先發制人而來的。

我列於節目表上的第二名，當我開始演說時，馬上會場中就起了呼叫，繼續就發生了鬥爭——可是不久又歸於平靜了，我方接下去演說，半小時後，喝采的聲音比呼叫大起來。

等到我初次說明黨的計劃時，妨害漸漸地少了，最後對聽衆從一項目說到二十五項目，請求對各項目批評，每一項目都得到熱烈的采聲，被滿場一致地承認了，我在演說終了時，眼見充滿會場的民衆都憑據

新的確信、新的信念、新的意志結合起來。

約有四小時之後，當人人歸去會場一空時，我知道這運動的原則，已注入德意志民衆腦中，決不能忘了。

火炬已舉起來，運動已經啓開了進路。

第十三章 世界觀與政黨

普通布爾喬亞政黨的基本目的、常難理解，這原因不外乎布爾喬亞政黨的指導者、時時諦聽其親愛民衆的動態、判明了民衆希望着任何特殊事情時、立刻就拿來當做黨的問題。

自然、一碰見選舉、這些問題立刻都忘了。

議會制度的全體、不過是由於多數的個人爭奪議席戰而成立的、至少、這在布爾喬亞政黨是事實。

一個集團、縱是多方不利、也準備了所謂「世界觀」的有力武器、而着手去征服世界、這時、與它對抗者、不要以因循的防禦口號作武器、要以勇

敢衝鋒的吶喊，提出新的信仰，才可以阻止其進行。

我們黨在結成時，就極力避免陷於議會的覆轍。

第一應取的手段，就是要用簡潔、有力的語言表現，可以矯正使德國沒落的可怕的缺點，而樹立不變的計劃。

鬭爭運動必須有目標

一切的世界觀，如果不在其鬭爭運動的旗幟上明瞭記載運動的原則，就會毫無所得而失敗的。

現在關於世界的概念，大都是不在於一個國家有無建設文化之力，根本都以經濟力為單位，以為國家與民族沒有任何關係。

其實世界的文明，是依存於阿里安民族的，觸犯了偉大神者（就是阿里安民族）便是對這奇蹟的造物主犯罪，因此必被逐出樂園。

對馬克斯主義者的國際的世界觀，唯有民族的、世界觀像馬克斯主義那樣堅強地團結、準備了戰鬥力而直接對抗時，成功才可以臨於「永遠真理者」的頭上。

而附有打倒馬克斯主義運命的新世界觀，必須祇建築於鞏固凝結的民族觀念上。

這就是國民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動黨的目的。

我們的黨，必須使夢中的人民結合的傾向覺醒，而由其中提出最有力的要素，並且藉此從國民大眾之中編出熱烈的民族的政治綱領，而俱備這世界觀絕對勝利的基礎與信仰。

第十四章 國家

我們的運動從一九二一年到二二年，被已經疲弊了的布爾喬亞社會非難與現在的國家敵對，他們對於國家爲何物，並沒有什麼正確的觀念，所以不知道當時的國家名存而實亡。

現今對於國家，有幾個不同的見解，這些見解中雖有的包括着倫理的「道德的」一切，而這些見解，顯然是否認現實的，大體這些國家觀，可以用下面三種集團而代表：

A、一種集團，簡單地認爲國家是民衆多少自動地集結於一個政府之下。

這集團最大，這些人非常尊敬國家的法律——其合法性——像犬服主人似地崇拜國家。視法律本身為神聖的，這些民衆的頭腦，把目的和手段混同去看，認為國家祇重和平與維持秩序的。

B、第二個集團，比前者小多了，這集團的人，對於國家的存在，至少有幾個條件。

他們可能時願意有同一的行政方法與一定的國語，有時候希望國家祇是爲了機械地完成行政方法的。

在這些民衆，以爲國家的權威不是國家唯一的目的，國家是必須注重人民的安寧的，他們把自由的思想打入考慮之中——可是，這思想大部分是錯誤，他們却藉這方便去檢討政府。

這集團的主要代表者，是我們德意志通常的布爾喬亞階級，他們對國家第一着想的就是國家能否滿足他們經濟的必要。

C、第三個集團最小，他們認為國家是爲了對政治勢力實現

渺茫的憧憬的，他們以爲國家祇是多數民衆因爲說着同樣國語而結合的一種東西。

我想到在舊奧大利帝國時代，德意志派分子認爲政府如果使奧大利斯拉夫說德意志語，會使奧大利成爲德意志化，那末，若是黑人或中國人，學會了德國話，或則強制他們去說，那也會德人化嗎？在奧大利帝國內如果實行了這樣政策，恐怕正要陷於非德意志化，斯拉夫人與德意志人，看外表沒有分別，結果將成爲民族的混合，因此，德意志分子反被破壞了。

哈浦斯堡王家沒有採用這政策，應該說是德意志國民之幸。

阿里安民族的優秀性

其他民族的民衆，使用德意志語表現別的民族的思想，那民族在某種意義上是卑鄙的，因此，有損傷我們國民性的尊嚴的危險。

現在因爲德國的猶太人赴美國去鬭爭，不知究竟的多數美國人，認爲他們是德意志人，這對德國民族不知有了多大的損傷。

經我們祖先德意志化的唯一有益的東西，就是仗劍爭來，以後移殖了農民的土地，征服後的祖先把外國人的血液導入我國民的體內，因之，使令他們內部的生活與德意志國民的超個人主義的結合分裂，以致臨於毀滅。

總之，以上的三種國家觀都沒有明瞭創造在文化並人類有價值的一切東西的偉力是根據民族的——因此，國家無論如何措置，都必須重視民族的目的。

猶太人加爾·馬克斯知道藉着從民族國家的思想逐出布爾喬亞階級，而打開其否定國家的可怕的教義之道，布爾喬亞階級，一旦供國際主義者的奸計所犧牲，就不能再維持他們的民族了，他們若不醒悟，他們的世界，就要到了死的命運。

根據這理由、本着民族的人生觀的新運動第一義務、是要明白理解國家是民族的保護者。

國家不能創造文化——國家祇是爲保護創造文化的民族
的。

所以人類的成功、不依存於任何國家、而是依存於能創造文化的民族的生存並其民族燦爛的生活的。

那末、說紀元前時代的德人是非文明的未開化人、簡直是無稽之談、他們決不是無文化的國民、不過北歐的生活困難、妨害他們創造的才能發展而已。

如果這些德意志人來到南方容易居住的地方、而且發現了那兒劣等民族的初步傢俱、眠於他們體內的文化創造力、將與希臘人同樣燦然開花吐蕊的。

不過、阿里安民族創造的火花、却無疑是北歐生活的結果、縱使拉普

蘭人(拉普蘭)是指着芬蘭、瑞典、挪威的北方地帶(移殖到南方)也仍然要像愛斯基莫人似地無文化。

可是，祇有阿里安民族具有這偉大的才能，那才能是不因氣候等關係而有所阻礙的。

國家是奔求一種目標的手段

國家是奔求一種目標的手段。

國家唯一的目的，是維持與提高在肉體或精神上完全同等的人的協同體的。

沒有這目的的國家，便是個畸形物，從它存在的事實中不會產生什麼。

我們拿蒂黨，是新世界觀的保持者，決不是立於事實的基礎(註)是容認現今所存在的，而作為根據之上的，如果我們依據這基礎，我們已經

不算什麼新的戰士，將成爲現存事物的奴隸了。

國家偉大的目的是創造文化，與擁護建設更高的人類美與優秀性的民族的要素，我們深信後生的阿里安人能了解這些。

我們德意志人要求的國家，必須慎重考慮，應該如何去形成——所以就必須明確曉得最初該結合如何種類的人，注入我們血內的毒素，使我們的身體和精神腐敗，在我國內有北歐人和東洋人，西洋人立在東洋人的身旁，而且在這樣分類的中間又有混血人。

從這種混血人中生出的最大不利，常使德意志人缺少發生於一致血統中的可信賴的群集本能。

如果在全歷史中，德意志國民像其他國民似的能保持高貴的統一，德意志帝國必能支配今日的世界。

國家是偉大而有力的武器

可是幸運的是德意志人的血，向未受此雜種化的過程所污，現在我們應該根據新的理解，研究評論從全體消滅中救出我們的命運。

生於此地而談德國使命的人，要知道這使命只依存於國家的形成，這國家的最大工作，當是拯救人類的最偉大的要素——使我們民族殘存的最高貴的要素，而促其進步。

德意志帝國，不但應該擁抱一切德意志人，集聚其國民中最有價值的民族要素，而從事維持，同時要完成漸漸使其正確，提高支配地位的義務。

國家是供給一個民族為生命而永遠奮鬥中使用的偉大而有力的武器——並且因為表現共同的意志，而是須使一切人服從的武器。

萬不要忘了民族的混合可以破壞優秀民族的自然法則，這警告在個人也極要緊，因為忽視民族壁障的危險極大，那時人類使命也算完

了。

神聖的義務在血的純潔

這裏祇有一種人的最神聖的權利，同時也是最神聖的義務，那就是維持血的純潔。

民族國家第一個行動就是要從民族退化的水準中提高結婚，那不是爲着生育半人半猿的雜種的，須當做生育上帝化身的制度，而聖化了它。

由於國家財政的困窘常使父母視子女爲累贅，那錯了，不要因此細故而限制健康婦女的多產，顯示民族與未來的國民價值的健康產兒，那是國家生活的中心。在數十萬男性祇因教會的命令而被強制，被束縛自動地使自己過獨身生活的世界，若使民族的增殖，提到高的領域，一定有可能性的。

布爾喬亞階級對此當然不滿，將以他們永遠不變的態度說：「這好的，然而不可能呵！」

自然，這在你們——布爾喬亞階級——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們非常擔心，擔心於像你們每個人的生命，像神似的金錢！

但我們不是要向你們說的——我們是向大眾——尤其偉大而有力的德意志青年們喊的。

如果為從荒廢的惡德中解放國家，而舉此全土對麻醉劑鬭爭，在歐洲的布爾喬亞社會，恐怕祇會搖頭，癡望，而且對這些事作一種淺薄的嘲笑而已。

國家的最高任務，是使其最優秀的民族的要素發展。

教育的目標在培養肉體

民族國家其教育的目標，須在培養優秀的肉體。然後再啓發智力，

學校應該比現在的教育制度多設體育時間，尤其不能忽視拳鬥，要涵養攻擊精神，任何運動也不如拳鬥。

受攻擊時，一面喊警官，一面號叫而逃，那比用自己的拳打自己還難看。

尤其健康的青年人，要鍛鍊能忍受最劇烈的打擊。

這樣，在我們的精神戰士們也許視為蠻暴，但民族國家，是不注意去養成個和平審美家或身體虛弱者的集團的。

如果我們知識階級不注重洗練的社交手法，而專教人以拳鬥，那些奸邪者或逃兵等人渣，將不會釀成德意志革命的。

被蹂躪的德意志國民，所以甘受世界的凌虐，就因為對自己缺少信賴之力，對德國青年，必須用教育使其再相信藉肉體之力與熟練而能使全德意志無敵。

青年人的衣服，也要做得適合這目的，教育女子，當使其知

道自己爲騎士，今日的肉體美，如果不被流行界重壓於背後，數十萬女子當不會受那曲足可唾的猶太私生子的誘惑，美是爲國民而生的，最美的肉體應該助長互相的求合。

從學校卒業，就認爲國家監督公民的權利告終，那是錯誤，這權利是永遠的義務，可是，現在的國家，竟放任青年墮落於街頭或淫窟。

民族國家所採取的教育第一目標就是青年的軍事訓練，而教以規律，青年因事受正當譴責時，不但要練習默從，對不公正也要練習同守沈默。當軍事訓練終了，有兩個證書給他，一個是准許他公的生活的公民證，一個是表明其肉體適於結婚的健康保證書。

民族國家也能以同樣見地去教育女子，最大的力點，要置於體育。第二是精神的發達，最後是關於知識，而女性教育的不變目標，須是將來做母親的準備。

民族國家對第二次具重要性的，祇是致力於個性的發展。

欣然接受意志、決斷力的訓練與責任的精神，是重要的，今日德國的無力，不是缺少武器，是因為缺少意志，如此會妨害對一切的決斷的，我國民的這種猶疑病不外因過去及現在國家所採取的教育政策所致。

外國語與世界歷史

民族國家雖可以繼承現在的組織，但對以下三點，必須改革。

1、青年的頭腦，任何時都不要被那些不必要容易忘去的事物所擾，外國語在出世以後，恐怕百人之中沒有兩人使用，這教科是最愚的。

這種無用的教材，應該廢止，藉以獲得體育教育所必要的時間。

2、民族致力撰述能提高支配地位的世界歷史，是民族國家的義務。

國家選歷史教材，必須慎重加以說明，循從每個人在各自特殊人生

中的任務而訓練，教育不要太廣泛，對個人要教以非在經過整頓的民族國家內各自的商業或職業都不會發達。

世界大戰到來時，未曾訓練國民，使有狂烈的國家的熱情，德意志應受刑罰。

自革命以來，歷史祇教人獲得知識，誰對德意志共和國能感到興奮呢！實際因為這國家不惜獻奉任何貢物，不惜簽定任何屈辱的割讓領土條約，才延續到現在，別的国家因為德意志是弱者，所以才喜歡今日的德意志。敵人的喜歡現今這樣的德國政府，不外乎實際正對德國儘力作最惡的批評。

可是，民族國家必須為生存而奮鬥！

3、科學須由民族得意地利用，不但世界歷史，所有文化歷史無不注意教這一點，發明家不僅是發明家，那本身也是民族之一，並且要認為那是偉大的。

青年在從學校卒業時，他不是和平論者、民主主義者，或其他類似這些的，他是純粹的德意志人，以外什麼也不是——要這樣教他。

對於現在排外主義的恐懼，是頹廢的證據，教人以和平與守秩序的布爾喬亞道德，未曾有一次在歷史上出人頭地，因為在歷史上偉大的昂起，是產生於熱狂的神經質的熱情中的。

少年少女，要把血質純潔的原則永久印入腦中，而從民族國家的學校走出。

現在最應記住的，是在構成大眾的要素——無能者，能否玩味此義，而且教以不能利用於增強國家的事物，是不必要的。

國民社會主義運動，輕視凡庸者，而顛倒國民的排列，要在前方設有指導國民能力的帝國。

我們要對這物質的共和國主人們抵抗，而對理想主義的帝國樹立新信念。

第十五章 國家內的各民族

現在詭稱爲國家的機構中，有兩種國民，就是公民與外國人。

一般人以爲生於國境內之任何人都是公民，所以不作人種上的考慮，因此，無論黑人、猶太人、波蘭人、東洋人，都可說是德國的公民，而且強盜、奸徒、政治上的白痴們，都可以算做公民，即使他以如何徵毒於中，腐亂也不要緊。

很少有愚劣如我國的公民法的，竟容許那樣的腐毒每天向國民中流入。

外國人祇在不能就公職與投票一點上，與公民有區別，因之免去了

徵兵——除此而外，都與公民享同等的權利。

作公民的名譽

在地球上的一個國家，其力雖微，却有許多合理的公民法，當然那不是德意志帝國，那是常使理智具若干影響力的亞美利加合衆國，美國一向排斥病的移民，對某一人種，絕對禁止，而漸漸認識真的民族國家的原理。

民族國家中，居民有三個階級，就是國家的公民，國家的人民與外國人。

乍出生者，沒有國家人民以上的資格，所以國家的人民不能就公職或投票，國家的人民如果是外國的人種——而且自有國家，他幾時出國去做己國的公民都可以。

外國人，祇從其為某外國的人民或公民的事實上，可以與國家的人

民有分。

有德意志國籍的青年人民，要就學於政府所定的學校，而充分體會自己民族與國民的光榮，再參加軍隊，退伍後，更要合格於健康試驗，然後才可以領受公民權——給他生活中最珍貴的證書。

這樣，他才能得到作國家公民的權利和其結果的特權，因為國家對偉大的國民與祇被備的居民之間，要慎重地劃出界綫。

德國的女人，非到結婚時不能算做公民，不過對活動於國家經濟生活的德國女性們，還可以准予國家的公民權。

掃街的清道夫也是德意志帝國的公民，那是比做外國國王

還高的名譽呵！

與外國人比較，德意志國家的公民享有特權。——他是帝國的主人。

第十六章 個人性與民族國家

我們的世界觀排斥服從多數的民主的支配，努力把這世界獻與最上的民族——最高的人，那在民族之間也要循從同樣的貴族的原則。最上者應該執掌其民族的支配權。

拿蒂民族國家不要認爲祇在經濟機構上，譬如貧富的平衡上與他國不同——這認爲是無關於永遠性或偉大性的。

我們享受着周圍種種的創造物，那發明品極其廣汎，而供日常使用，那雖是本能的一部分，也該稱之爲個人的才能與精力的結果。

大眾不能發明，多數人不能組織，不能計劃——這些，常是每

一個人、個人性、人類的恩人的工作。

民族協同體的最高義務，就是對這偉大的個人界以向民族盡力的充分機會，一切的國家組織，第一要把優秀的個人置於大眾之上，然後使大眾服從他——負這兩重的任務。

這優秀的個人，由生活鬥爭的劇烈錘鍊中選拔出來，在這鬥爭中被打碎的，就不能選拔為指導者，結局，被選的一個人就要起來支配。

民族的世界觀，最異於馬克斯主義的，就是原則上絕對地理解血與民族的重要性，這種民族的認識，是以個人的個性為機構全體的支柱的。

民族國家，要從議會主義的多數支配的原則中解放一切指導性，而保證不侵個人性的權利，不要使異常的天才服從普通人的支配。

民族國家，要採用像昔日普魯士軍那樣偉大的原則——所謂對下者的權威與對上者的責任的原則。

必須以一個命令者負完全的責任。

民族國家沒有以多數投票而決定的支配機關，民族國家有計劃進行特殊任務的評議委員會，各委員有諮問的投票權，沒有決定的投票權，祇有一個人——評議委員會的議長作最後的決定，其餘一切都在一個最高指導者的決定權之下。

拿蒂運動爲以其本身的組織供用於民族國家，應對國家，指示正當的原則，在自己組織內部實行這些觀念。

第十七章 世界觀與組織

新的世界觀，斷不能祇以屬於許多黨派之一而滿足的。

新世界觀，要以其至高性的絕對承認與矜持而要求，在世界未完全整頓以前，要一直主張其要求到底。

所以爲得權力而鬥爭時，必須激烈地攻擊抱反對意見的人，一旦得了權威時，還要根絕一切代表舊的東西。

第一個任務，不僅在創造民族國家觀念，破壞猶太的觀念是最必要的，所以必須斷然鬥爭，這正如基督教不僅爲設其本身的祭壇而成立的——基督教第一是要破壞異教的偶像。

任何宗教也必須有熱烈的堅執，政黨宜於妥協——世界觀更要求其完全無缺。

新世界觀，要攻擊無數的現存條件或一切敵對的觀念，因此難免遇到大的抵抗，所以必須具有強力，抓住多數的人，為領導他們，而要限定最重要的前提，用口號的形式表現出來。

每個為一種信念而奮鬥的戰士，毫不必深知其運動指導者心中的真觀念和目標，在他們最重要的，祇是要理解幾個基本的傾向，使其深印於腦中，決不消滅，而且常要使他们們確信那是正常的，所以確能操必勝之權的對軍隊的兵士不必教以高等戰術，要訓練他的規律與熱烈。

黨的絕對綱領

世界觀要求原始的兵士。

居至高之位的知的巨人，如果不使廣汎的感動的大眾隨從於自己

的身邊，如何組織，也不能如其所欲而活動，以知識高超的二百人組成的一隊，比無知識的一百九十人加上貪圖利祿的十個人而組成的一隊更難支配。

政黨的力，不依存於其原素的每個人偉大的精神力，而是依存於黨員的追隨他們知的指導者——盲目的服從的。

我們的新運動綱領，爲把我們的目標概念贈給街頭的人們，定有二十五個政治信條，德意志勞動者大眾，必須絕對相信那些信條中設定的黨的綱領，現在也是如此的。

要理解如果改變這條項所規定的各觀念——縱然祇是以別的條項來改換其一條，那也一定要鬧出悲慘的結果來，因爲民衆必須絕對相信這些條項的，他們看見這條項有所猶豫或有什麼變化，信念就要異常地動搖起來。

縱有一條是過渡時代的，也要保存它，這是最賢明的，如果拋棄，那就

會危及運動的全體。

天主教會就是個證明，他們的教義許多地方是不必要的，與科學或現代知識相矛盾的，但教會決不肯犧牲其獨斷主張的一節。

這種事，不在乎其偉大的力，是否與現下的事實妥恰調和，而在其信仰能是永遠的、不容改變的信仰。

拿蒂黨在這二十五條的綱領之中，設定了絕對不動的基礎。

拿蒂黨既提出民族問題，那末，現在要主張我們黨就是組織德意志人血族國家的運動的唯一代表者，那是權利，也是義務，如果我們勝利，就要排除一切的反對，拿蒂運動的基本觀念是民族的，所以，要絕對地排除地主張民族的觀念，根本是拿蒂斯的。

如果不確立拿蒂黨的指導性，不但如何努力也不能完成民族國家的創造，那運動事實也是出於欺瞞——這應該用拿蒂運動反復去主張。

倘有人非難拿蒂運動好像抱着民族觀念而行動，那我們祇有一個回答，就是：「這運動不僅是抱着這觀念，實際還在創造呢！」

唯有我們這運動，才能造成確保德意志民族的純粹性的基礎。

今日無數的小團體，在他們自身也主張着民族的言辭，這全在我們運動的翼下——如果沒有我們的運動存在，這些人將無從用其民族的言辭。

使他們用這言辭，全是因為我們，對我們，八年前他們不知道，七年前開始嘲笑，六年前喚我們為瘋狂，五年前成了我們鬥爭的對象，四年前嫌惡我們，三年前加以迫害，在最後兩年前，他們才也採用這言辭作自己的標語了。

可是，他們還沒有理解有實際確保德意志民族的必要，僅是表面地使用所謂民族的言辭而已。

第十八章 初期的奮鬥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所開的最初民衆大會的反響還沒有消去，乘此，打算準備下次的會合。

現在我們決定每月開一兩次小集會之外，每週開一次大會，可是，我們仍然担心着……聽衆能否來這集會？能否聽我們的話？在當時，我個人却深信祇要聽衆來了，演說一定會吸引住他們。

這大會場，在我們好像有神聖意味，聽衆越來越多，來聽我們對於戰爭之罪，其次對於和平條約，再對於許多重要题目的演說，論和平條約時，向來要引起極大的興奮，演說者對凡爾賽條約有所批評時，聽衆就

有的高叫：「那末，布萊斯特里特維斯克條約如何？」

因爲群眾高喊不已，聽衆却不因厭煩這些人而轉過頭去。

最後，民衆認識了凡爾賽條約的毒辣時，我們由於我們的憎惡凡爾賽條約，自然就深入民心，知道我們在反對凡爾賽條約，民衆定會確信我們是足以信賴的。

我在關於根本問題輿論錯誤時，向來是毫不躊躇，立刻就贊成取直接反對的立場，拿蒂黨不是大眾的奴隸，應該是他們的主人。

當時我差不多是站在正抱着反對信念的群眾之前，我必須使這兩三千人離棄他們自己的信念，把他們舊的信念，一一打碎，而引他們歸附於我們的見解，而作兩小時的繼續演說。

常繳敵人之械

我從這些演說中，我學會一種極重要的招數，就是在攻擊敵人的見

解時，首先就擊落敵人反駁的武器，關於凡爾賽條約演說時，我會馬上改變題面，而叫着布萊斯特里特維斯克條約與凡爾賽，我曉得敵人對布萊斯特里特維斯克的論調，我便謹慎小心地反駁那些論調，在人未開口之前，我先發制人，把它投在聽衆的眼前。

我把這兩個和平條約一章一章地比較，暴露凡爾賽條約非人道的殘酷，一面披示布萊斯特里特維斯克條約實際有着無限的人性，而收有非常的功效。

二年後，我縱橫使用這迅速繳敵之械的技術。

我認爲這種關於和平條約演說的集會沒有完的時候，所以我反復地主張我的彈劾演說，漸次整理演說的內容，用以對民衆心中投一個有力的教訓。

在集會不斷練習演說的結果，我漸漸確實地體會到支配幾千聽衆所必要的哀感與姿態。

我又寫些關於條約的宣傳小冊，印刷出來向遠處傳播，在最初會合時，小冊、報紙和其他的一切宣傳文件都堆滿在桌上，可是最大的力點還是以說的話比寫的話有力得多。

演說者可以單刀直入感動聽衆！若是敏感的演說者，該正確知道僅在幾分鐘的工夫，當以如何態度演說才可以抓住聽衆，演說者可以按聽衆而變，更自己主題的表現——可是文筆家却不能那樣逼真地去說教。

演說的效果

聽衆是流動的，同一的演說，同一個演說者，同一的主題，而早晨十時所作與午後三時所作的，效果就完全不同，我曾於早晨十時在園行的民衆大會作過演說，還記得我那時怎樣也不能激動聽衆——可是，我的話決不比在別處所說的劣，我極不滿足地辭了這會合，但我却得了

很好的經驗，以後對這一點我曾又試驗一次，結果仍然那樣。

愚鈍的德國知識階級，勢利地主張文士自然就優於演說的，我讀過對於世界大戰中路易喬治的演說知識階級在擴大鏡下一一解剖的一個批評，那結論，竟說路易喬治的演說平凡，而斷為知的不足，可是我也讀過許多路易喬治的演說，從而知道他探手於大眾的魂中而去抓大眾的巧妙方法。

大眾大會之所以可貴，就因為立於不正確境地的個人，想要參加新運動時，而常感孤獨，一旦與別的多數人同行動時，就會藉同僚感而發出勇氣與力，當一個人信服了新的運動時，用衆力可以號召他去，使他屈服。

拿蒂運動決不忽視這一點，而不容許布爾喬亞的愚輩有所影響。

第十九章 與赤色之爭

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我曾出席過許多布爾喬亞的會合，一天，是萊普琪之戰的紀念日，在闕行瓦格納爾札爾的會合，有一位威嚴的老教授演說，大會的委員都坐在壇上，左面是一位戴單眼鏡的人，右面也是一位戴單眼鏡的人，中間的一位沒有眼鏡，三個人並排端然正座，衣冠楚楚，整個的印象，如同對誰宣告死刑的法庭，又像嚴肅的洗禮大典，話才說了四十五分鐘，聽衆已經開始睡眠了。

我面前坐着三個勞動者，他們好像爲起暴動而來的，可是不久都笑起來，然後就走出這靜穆的大廳，大概他們覺出無須作什麼妨害了。

這與我們拿蒂斯的會合不同——我們的會合實在不寧靜，這裏正是存在着兩個世界觀聚會，不是靠着嬌弱悅耳的歌，那原是由於自然熱情燃燒的爆發而形成的。

與反對者的格鬥

赤色黨員奉了破壞我們聚會的指令，我們與他們之間屢次有過格鬥，但我們大膽無懼的防衛隊，向以激烈的行動去反攻敵人。

談到反對我們者的狼狽的術策，倒很有味，最初馬克斯主義者們所接受的命令，是不以我們的聚會為意，可是民衆越來越多了，赤色指導者才注意起來，想到應該漸漸控制我們，於是，爲了毆倒我們，向我們的聚會派來打手，但他們在會場僅僅稍有一點鬪爭，這些馬克斯主義的勞動者，往往很多軟服於我們的口號之下而溜走，他們開始疑惑自己的教義了。

一味的惡評不算批評

赤色指導者迫於無奈，便掉過來指令，躲避我們的聚會，可是這聚會非常大，又非常盛，於是又發出破壞我們會合的指令。

但不久又完了，他們竟發出這樣的標語——

「勞動者呀，不要到拿蒂的君主主義的反動者集會去！」
在赤色報紙上也有了同樣的政策動搖——最初是輕視我們，然後是嘲笑，再是攻擊，繼而是忽視，接着便彈劾起來。

當時我的見解，以為祇要把我們放在勞動者的面前，即使他們如何嘲笑，或非難，叫我們惡徒，都不必在意。

因為當局的保護斷不可靠，我們必須保護自己的會合，自己去維持和平，更重要的是警察祇幫助搗亂者，所以不願意他們來援助——一向他們總說爲了「法與秩序」可以使這會合解散或禁止，不必去開，爲避

免這兩種限制，我們常要注意發生騷動就立刻抑平它。

黨的護衛隊

專受當局庇護的會合，在大衆看來，是不能信任的。

勇敢的漢子，比柔弱的人容易抓住女人心，英雄的運動也正

比寄生於當局，庇護下的柔弱運動容易抓住國民的心。

當最初的大衆大會時，我便招集了在軍隊所認識的青年組織了突擊隊，用以守護我們的會合，因為我們不是討論的俱樂部，所以這爲了團員抱着最後一滴血也甘於流去的觀念，而使天下知道我們是奮鬥的集團。

我向他們說明他們的使命，幾次反復地說：世界的一切智慧，缺少力的防衛與守護，終是無濟的——和平之神可以與戰爭之神並肩而行的，這時，青年們的眼內都充滿了感激，軍隊勤務的觀念是如何地抓

緊了他們！

於是，他們洞澈了奮鬥之所以！

他們，曾像蜂群似地襲擊了要破壞我們聚會的敵人爪牙，他們祇知道我們的神聖使命，毫不計算負傷與流血的犧牲。

一九二〇年夏半，編爲正規隊，一九二一年之春，把這些戰士數百人分作一中隊，更分爲小的集團。

這行動的組織，爲抵抗國際主義者，需要有一種標章和表徵，戰爭才息，我曾在柏林王宮前目睹馬克斯主義者的示威遊行，那時，紅旗、紅臂章和紅花，像大海似地遮成一片，很能引起強烈的熱情，我於是頗理解人如何容易受那偉大情景的催眠之力所感動。

一九二〇年以前，馬克斯主義者尙未藉紅旗對抗，布爾喬亞階級，一九一八年以後也沒有什麼表徵和意見。

舊帝國死了，那末，我們的運動便是爲了組織新國民的新運動。因

此我們懸在馬克斯主義者面前的旗，必須有着新國民的象徵，又必須表現我們的奮鬥，要知道關係大眾的東西，雖然看去很微末，那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力的標章，如能引起大眾的注意時，那是一個運動之幸，有着很大的作用。

卍字的誕生

提案有了許多種，我——居為指導者——不願最先提出自己的腹案，因為最好是有人提出與我相同的，或則更好的來。結果舒達命堡的齒科醫生拿來很好的一案，那極像我所想的，不過帶灣鈎的十字（卍）上加白圈，却是錯誤。

結果，經過無數的實驗之後，我決定了現在所使用的標章——是在中央一個白圈中描出黑卍字的紅地的旗。

對突擊隊員發給了同樣圖案的臂章。

閱行的刻金工師富斯先生，作成了最合乎黨標章的最初意匠，於是表現我們少壯運動的旗，在一九二〇年的夏半，初次懸在民衆的面前。我們從這旗中看出我們綱領的象徵——紅是我們社會思想的表現，卐字是表現爲阿里安人的勝利而奮鬥，爲永久屬於反猶太人的創造工作的勝利而鬥爭。

一九二〇年，我們一禮拜中開兩次會合了，民衆雲集於我們宣傳畫的周圍，我們能在閱行最大的會堂中招滿了民衆，全市民都肯聽我們呼喚了，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之冬，我們以強而有力的黨出現於閱行。

將近一九二一年的一月末時，德國發生了重大問題——德國勢必要依從倫敦命令的協定，而支付一千億金馬克的款項。

聽說閱行有了共同抗議，表面上曾由小規模的國民團體或勞動者協同體組織，可是從未決定了計劃，而共問德國諸大政，又沒有什麼抗

議之意。

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禮拜二、我決定要求了、讓我等待到禮拜三、可是、回答依然是曖昧的、我不能再忍耐了、由我自己發起、決定作示威運動、在禮拜三的正午、我對打字員口述宣傳用語、僅十分鐘之後、我們借妥了一向希望借用開會而未果的閱行唯一大場所齊洛克斯克勞內。

我們的突擊隊、守不過來這樣大的屋子、這是一個大冒險——也許那是我個人的感覺、以後我發現實際上彈壓大場所比彈壓狹小的屋子容易。

因為廣告的日子祇有那一天——禮拜四——而且早晨又下了雨、到了正午、我又非常擔心這屋子能否滿員、於是我急忙口授幾種傳單付印、然後用兩輛載重車圍上紅布、使令十五名至二十名黨員乘坐、在市街上高喊、一面散布傳單。

卅字與握緊的拳

在馬克斯主義者之外，這算第一次使用載重車，布爾喬亞階級，都仰着頭看這懸卅字的紅汽車，在汽車走過之後，許多憤憤的共產主義者都握緊了拳頭搖着。

晚七時，大會場人還沒有滿——接到電話，我非常着急，不久來了好好的報告了，七點四十五分鐘，會場上已來了四分之三以上，據說有許多群眾擁擠在售票處之前，於是我便向會場出發。

八點二分，我到了會場之前，在外面還立着許許多多人呢。

我進了大會場時，喜歡得跳起來，於是登上講壇，我初次知道我們的勝利如何大了，大廳中，在我面前萬頭鑽聚，總有六千人以上。

我開始演說了，繼續有兩點半鐘，使我感到這會合大功告成，我漸漸深入聽衆心中，一小時後，鼓掌聲越來越多，兩小時後竟都消去，等到我

演說終了時，全場壓住一種嚴肅的空氣，這空氣，凡參加那天大會的人，決不會忘，以後我在這屋子又經過幾次同樣的感動，除了大眾的呼吸之外，什麼也聽不見，而在我演說完畢時，采聲像雷鳴似的突然而起，於是以熱烈的合唱德意志國歌而散會。

我站起身，看這會場上的人漸漸散淨，二十分鐘後，我感到空前的歡喜，而降壇歸家。

我們的存在已經不容忽視了。

我們爲了證明是否僥倖，又在那大會場計劃作第二次示威運動，結果又成功了，三週開一次，會場仍是滿坑滿谷，到了一九二一年之夏，我們有時一禮拜開三次會合——而又是向例使用那最大的會場。

於是，我們獲得了更多的支持者與入黨者。

我們的敵人，最不喜歡看見這些事實，因此他們決意出以威嚇，議員耶爾哈爾特、歐亞爾，受了奇妙的攻擊，據被害者說，某夜好像有人對他

開鎗，因為惡徒們跑得極快，沒有看清是誰，而他們竟用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把這罪轉嫁到我們身上。

我們的敵人，認為現下是該作最後行動的時候了，選定了我們打算在闕行的赫夫布勞好司演說的聚會，作為攻擊的時間與地點，我得到警告，時間就快到了，那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的午後。

手鎗兩響

將近八點我到了會場時，會場已經滿員了，知道我們的敵人就在其中，我使令等候我的四十五六名突擊隊員排列起來，激勵他們說：這次才是真正顯示你們信念的時候——除了死而被擔架出去者外，不准出這會場，我在會場上又說：如果你們有人猶豫，便請不客氣解下來臂章。

他們壯烈的慷慨應聲，比平時更為有力。

我走進了會場，那兒，敵人已經在等我，他們已經看見了我，我開始演說了，會場仍和從前一樣，但我的演說是站在一個角落，講壇是一個飲啤酒的桌子。

我面前的敵人，主要是菓子工場、武力漢等血氣方剛的人們，他們靠近我的桌子，開始喝啤酒，把那空下來的瓶子——他們的武器——都堆在地上。

我睥睨着反對的叫聲，作了一小時半的演說，敵側的指導者們，以爲會場的空氣被我所支配了，他們便三三五五地作起耳語來。

當時，我雖注意着不要受他們的妨害，不料心裏的話却脫口而出，馬上我覺着糟了——果然，突起了風暴，隨即陷於非常的騷動——起了叫喊與廝打之聲，突然，一個壯漢跳上桌子，喊着「自由！」

這喊聲之下，會場立刻變爲人們激烈叫喊與格鬥的旋渦，啤酒瓶亂飛，桌子擲起來，椅子腿被折得亂響。

我站在我原來的位罝，看突擊隊員如何去完成他們的任務，他們像狼似地猛撲敵人，向場外驅逐，五分鐘之後，沒有一個人不染血的，我此時才知道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材，尤其我的忠實的莫里斯，我的現在的秘書路得爾夫赫斯等人，受了重傷，仍然和敵人拚死拚。

二十分鐘之後，大部分敵人都被逐出會場，而且他們的數目有七八百人，而我們才四五十人。

突然兩發鎗彈，從會場的入口射進來，接着更激烈地射起來，我們的勇氣更壯，好像昔日的這樣戰爭又來了。

二十五分鐘之後，會場經過大亂，又恢復了平靜，當晚的議長赫爾曼亞塞爾宣布「繼續開會，演說者發言」

我重新開始演說。

剛在我們大會告終時，警察副署長昂奮地走入，舉起兩手，喊：「這會合解散！」

我對於如此的官人與其典型的驕傲，不禁失笑。

這夜，我們得了很大的學問，敵人諒也不會忘掉所受的教訓。

第二十章 有力者

由於時勢的自然之力，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產生了幾個自稱爲民族的團體，到了一九二〇年，拿蒂黨漸漸露出頭角而爲其中的勝利者，那些團體的創立者們，以後多數是甘自解散，或是與我黨合流而表現了他們的誠實。

尤其是紐侖堡的德國社會黨黨首猶留斯·舒特萊赫爾，他把自己的擁護者全部都導入了拿蒂運動。

當歷史進行中發生了重大問題時，人民大眾是希求救濟的，於是人人都起而做先導，或則企圖做先導，可是，這任務祇能

選出一個人，而且從那人物出現，一直到被人理解爲止，這才是真指導者以前，常是需要較長的時間。

最善的指導者

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法則，最後才容許正當的人們替他築定了地位。以前常是這樣的，未來也永遠是這樣的。

所以，縱然幾個人或則多數人爲了到達同一的目標而刻苦奮鬥，也無須慨嘆——要認爲那是最好的，那樣一定會得到勝利。

在這世界上，偉大的決不是提攜的結果——勝利常是得之於每一個人的。

提攜政策縱然可以勝利，那也是一時的，因爲其中含有頹衰的原因，偉大的革命變化，祇是以個人爲單位的巨人奮鬥的結果呵。

民族的國家，靠着所謂民族的勞動者提攜的妥協辦法，決難創造成

功。功。
唯有邈視一切人欣然而戰的單一運動的鐵似的決斷才可以成

第二十一章 突擊隊

國民的母體——國家——的繁榮時期、唯有居其國民最高水準的人支配其國時才能呈現出來。

國家的正常發展時期、發生於中間群保持勢力的平衡之時。

國家的頹衰時期、出現於最惡分子得權力之時。

革命是出之於擁護馬克斯主義的匪類和破落戶之手、等到認為完成時、便覺得革命很穩健、那些極端論者頗不適當、於是、他們擲手榴彈、發射機關鎗、佔領公共建築、開始全盤地威嚇那許多穩健的革命。

為停止極端的革命、新態度的擁護者與舊態度擁護者之間能聯合

起來結成極端論者的同盟。

於是、國民十分之九不參加革命、十分之七是拒絕、十分之六是厭憎、而革命是僅以其十分之一的力量造成的。

恐怖的手段不能打破

拿蒂黨的結成、不像布爾喬亞諸黨以恢復舊觀爲目標、是以建設民族國家爲目標而出現的一個運動。

這初起的運動、從最初之日、就抱定了堅強的信念：其理想用精神去表現、而其防衛却賴於肉體的實力。

在歷史上不朽的證據中、擺着一個真理、就是根據新見解的征服世界的工具——奮鬥的恐怖手段、終不是形式的國家權威所能打破。

現在的德意志國家、已經絕對屈服於馬克斯主義的支配、所以、在迷醉於勝利的國際主義者攻擊之下、防衛自身——防衛向世界提供的

新理想——是拿蒂運動的義務。

在閱行會場暴動之後，對這運動的鬪爭部隊，便永久命以突擊隊之名，而紀念當夜他們的勇氣。這集團不許參加此運動指導者們或他黨與團體所組織的所謂「國防團體」——因為這些國防團體，對於保護民衆受革命欺瞞與掠奪，沒有任何效用。

再可以談到我們的突擊隊無結成爲特殊的「秘密組織」的必要，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幾百勇敢的陰謀者，而是幾十萬熱烈的戰士，我們的工作，是靠著龐大的大衆示威而成，不靠秘密的陰謀而成。

要向馬克斯主義者表示的，是將來市面上的偉大組織，乃是拿蒂黨——然後這集團就要成爲國家的主人！

暗殺用於正當時

秘密組織的最大危險，便是團員對其任務的偉大性評價過小，所以

才有民族的運命祇靠暗殺可以好轉的意見，這信念，在國民苦於壓迫者的暴政之下時——知道僅有壓迫者的優秀才能才能來維持那可怕的支配力與恐怖時，是非常正當的。

當那時，突然有一個覺悟犧牲自己的漢子出現，而打倒所憎惡的個人，我國民自由的最偉大詩人，也會讚美這樣行爲，認爲可憎的，祇有危懼自己犯罪的惡徒們的共和主義的心情。

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就有一種危險存在，是一種秘密組織的團員，以爲藉此可以解救國民的苦難，而企圖對破壞此國的人們復讐，如果認爲這企圖不是馬克斯主義藉個人的才能以攫權力，便是乘布爾喬亞世界的懦弱而攫權力，那是混人。

對我國布爾喬亞階級最痛烈的批評，便是說他們降服於沒有任何偉大指導者而指導的革命。

國民雖當甘服於偉大人物之前，而俯伏於愚蠢的政治弱者之下却

是耻辱，對這類人輕饒一個是無謂的，因為這種吸血鬼有無數存在着。我們突擊隊，既不是軍隊的防衛團體，又不是秘密團體，在這點是有某種意義的重要性的。

一、訓練從黨的方針而指導，不根據軍隊的標準。

教育着身體的敏捷活動——我以為拳鬪與柔術重於迂濶的射擊練習，國民中要鍛鍊出六百萬強力的運動身體——如是，不到兩年——必要時就可以成爲精銳的軍隊。

二、這運動不必秘密行之——唯其不許任何人秘密，才能廣向世界誇示其規模與力。

這不取秘密的會合，而堂堂遊行於街頭，團員制服的製做，也是使人一看便明白的。

三、突擊隊的內部組織，也像制服一樣，使其合乎黨的方針，不循從軍隊所定的習慣。

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我使令突擊隊的精神發展，依着這些原則而領導自己。到了一九二三年，我們確保了比較多數的奮鬥勢力。有以下三樣事，更使我們的突擊隊發展，而有着特別影響。

A、一九二二年的夏夜，在閩行舉行了反對共和國防衛法的全愛國團體大示威運動。

我們率領各以百人組成的閩行突擊隊六個集團而參加，我黨的各部隊隨着突擊隊向廣場行進，有兩隊音樂隊吹奏相從，十五桿團旗隨風飄動，這示威運動祇有我們的集團放着異采，因為別的集團連旗都沒有，我們到了廣場，群眾的感動立刻爆發了。

我得到在六萬大衆之前演說的榮譽。

街頭的格闘

我們的成功是絕對的，現在這勝利的一個最大原因，就是那天妨害

我們街頭遊行的赤系分子，都被我們粉碎了，顯示了我們將來有支配街頭的偉力。

以後數週間，突擊隊員倍增。

B、其次是一九二二年的柯堡事件。

一個民族團體發表在柯堡舉行「德意志節」求我偕帶若干團員出席，作一場演說，我命令八百突擊隊出動，由閱行乘特別列車向問題的巴瓦利亞的小村出發。

這樣的列車，在德國還是初見，這車在沿線各地停止，使新突擊隊員乘上，惹起很大的注意，民衆多數是初次看見我們的旗。

我們到了柯堡車站時，有代表「德意志節」的委員出迎，告訴我們土地的勞動組合——獨立社會黨員——與共產黨員的協定，因之，我們沒有打着團旗吹奏音樂——我們已組成了樂隊——而入市街的權利，必須分成小隊而行。

我立時拒絕了，我們藐視這可耻的條件，仍舊打着旗吹奏行進曲而前進，我們在車站前就遇到了懷着敵意的群眾，附帶着驚愕的警察官，我們毫不猶豫地向市內中央的大會場，我們不知道，以前這大會場是射擊場，現在預備作我們的本部。

許多人在街上尾隨於後，當我們剛要進這大會場時，他們也要從我們身後擁入，因此警察走過來鎖了門，當時我便知道這不是我們應該進去的場所，所以要求警察開鎖，他稍經躊躇，終於答應了。

我們轉從街上奔向射擊場，赤系分子竟開始向我擲石頭了，我們忍無可忍，於是開始攻擊——十五分鐘以後，屬於赤系的都失掉了影子。

爲誰而自由

當夜，拿蒂的單個人受了襲擊，我們極力驅逐敵人，到了早晨，柯堡數年間所苦惱的赤色恐怖全被打破了。

赤色分子、現在以其典型的馬克斯主義與猶太的陰險、非難我們是「爲攻擊和平的勞動者」而來到柯堡、他們發表午後一點半鐘斷行勞動者的一大示威運動。於是我把突擊隊領到廣場、要看他們怎樣來攻擊我們、可是我們所看見的、不是廣告上的數千人、而是幾百個人、其中有幾個向別處逃去、所剩的是呆立着毫無所爲、雖有幾個赤衛隊員也會攻擊我們、但馬上就失去了力量。

我們歸來時、久受壓迫戰戰兢兢的民衆又恢復了勇氣、向我們敬禮呼喊、那是起於自然的歡喜出於衷心的爆發。

車站方面、宣布鐵道勞動者不運轉我們的列車、我便威嚇暴徒的指導者、說捉他們幾個人、放在機關車或客車中、做爲肉票、而自己運轉列車、這次旅行是危險的、我們也許都要碎身於此、但至少也要把赤系分子——這所謂平等與同胞愛的擁護者——們搭上的。

於是、這列車終於按時刻出發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安全地回到了閩

行。

這天，不僅意氣軒昂的突擊隊對德國全體都給了永不可滅的深的印象，他們至今才看出拿蒂運動中有一確能阻止馬克斯主義者狂亂的東西，祇有具民主主義的心情者，才想粉碎我們的頭骨，不漏這兇暴的攻擊，不是和平主義之歌，而是以鐵拳與棍棒對抗。

在柯堡，我們獲得了若干馬克斯主義者，教給他們以拿蒂勞動者的拳，為我們的理想而奮鬥，因為他們知道唯有用此方法，人才可以為真的信念而鬪爭。

柯堡事件的更大結果，是在赤色恐怖手段壓迫反對他們的一切會合的場所，受了我們組織的攻擊，我們為民衆奪回來會合的自由權。

巴瓦利亞全體，赤色的勢力漸次都成了我們突擊隊與宣傳的餌食。
C、法蘭西，人於一九二三年佔領路魯。

這於突擊隊的發展很有重大意義，不過為了國家的利益，我現在不

能詳細說。

估領路魯，在我們不算怎樣可驚，但却感到今日以後德國懦弱下的退却政策有終止的希望，想到突擊隊參加這國家的的工作，不能不有無限感慨，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夏之交，突擊隊改變了軍隊的組織。

如果這變更的理由——所謂對法國積極抵抗的新出發的假定是不正的，那末突擊隊的改組便是有害。

德國政府的態度，認為這突擊隊已經無用，所以一九二三年之末，命令這改組的突擊隊解散，在當時雖可痛恨，但那也許反是幸運的。

一九二五年復活的拿蒂黨，不能再循從最初的原則編成了突擊隊。

突擊隊是防衛同盟而不是秘密組織——為拿蒂的民族觀念而必須養成一萬人的親衛隊。（註，當路魯危機之時，拿蒂黨解散，希特勒被下獄，在那獄中寫了「我之奮鬥」拿蒂黨至一九二五年復活）

第二十二章 聯邦主義者的假面具

讓巴瓦利亞人與普魯士人戰呵，讓普魯士人與巴瓦利亞人戰呵，他們戰吧，越戰越好——這是世界大戰中敵人的宣傳，這雙方越戰越激烈，許多猶太人因此得了和平，因為人的注意力都顧不到這各國民中間的國際的蛆蟲了。

德國人以往沒有充分認識自己團結是如何重要的。所以在革命後，巴瓦利亞人的指導者們，宣言自己為巴瓦利亞利益的保護者，猶太人唆使巴瓦利亞向普魯士對抗，當然，他祇是以猶太人而行動，並未關心於拯救巴瓦利亞。

我一生在起而反對當時虐待普魯士人之時，恐怕從無不得人心的主張，世界大戰之後，常開對抗德國其他部分的大眾集會，而北部德人出席這會合，實際是危險的，因為終了時往往是狂喊着——「由普魯士手中解放！」——「打倒普魯士！」——「與普魯士一戰！」——於是這感情使令一個人叫絕起來：「巴瓦利亞人呵，與其爲役於普魯士人，不如爲巴瓦利亞人而死！」

我對此事，最初在閱行和幾個友人高倡反對，而反對我的呼聲非常激烈，結果呢，却使令真擁護我或友輩們的人們團結起來，他們矢志和我共起，到死方休。

這鬭爭僅賴昔日的幾個戰友的保護而開始，藉着我們的新運動，以後視爲一種神聖的義務而進行。

驕傲的，是我們漸漸能够排除了這愚昧與倒戈者的混合物。

我所以喚他們爲愚昧與倒戈者，就是深信這追隨反普魯士運動的

愚鈍的大衆並無充分的信仰——一方面不能不認爲這運動的指導者們是受了法國法郎貨所賄買的倒戈者。

這倒戈最危險的，是聯邦主義的運動，有着非常有力的武器，而瞞住了別的目的。

所謂帝國的聯邦組織，如果它拿用以創造這種聯合的一個武器，去攻擊普魯士，其聯邦組織也是毫不可能的，因爲在普魯士——德意志負十一月犯罪最少的部分，是那組織體中不可缺少的第一個單位。

聰明的猶太人，利用此點，把人的注意力都挪到他本身以外去，所以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國內沒有一個反猶太主義的運動。提起猶太人，誰也不以爲怪，誰也不反對，我們最初使民衆知道這真敵人的努力，幾乎是無望的，直到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的冬季，才稍起有反猶太的感情，以後我們便以偉大的國民運動推進力而真誠從事。

當這觀念要普及於德國國民全體時，猶太人立刻便使天主教徒與

新教徒抗爭，用以對抗這風潮。

我們應該理解，一旦這猶太人的毒素，注入我們民族的血液，不去阻止，到底要破壞了我們德意志國民的阿里安的長處，至少在大都市，要使我們陷於南部意大利所陷的狀態。

我因而宣言，把民族運動結於宗教論爭的，是我們民族之敵！那是有甚於共產主義者之敵，不論依從任何主義，凡使德意志國民內部分裂的，全是德國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藉宗教戰而使我們自殺那獲利的祇有猶太人。

拿蒂黨運動，斷不許被捲入宗教的紛爭中。

最有信仰的新教徒與信心最堅的天主教徒，在我黨的队伍中，就可以捨棄自己宗教上的見解，而互相交好。

因爲這是教這兩者以與毒禍阿里安人者相爭的偉大奮鬥，使他們互相尊敬。

關於聯邦主義與真統一國家之間的問題，經猶太人釀成之一九一九—二〇—二一年之爭，向拿蒂黨要求對這問題取決然的立場。失去建立德意志共同國家的理想，不是因為各地方失去其各自的權利，是因為現在的政府代表德意志國民，那是一個可耻的機構。

旗幟、祝祭、憲法的讚美，都不能把德國的人心拉攏到現在的政府方面去，法律雖能威嚇國民，阻止國民反抗國家制度而公然出暴力行為，但法律決不能使德意志人愛這國家，這共和國，必賴法律與監獄拒公民之反抗而自衛，這政府全體實在難免受手段太苛的批評與彈劾。

必須明瞭，在那一點現在的國家與昔日的帝國不同——昔日的帝國容許國內的自由，而且在對外關係又是一大強國，但現在的共和國，對外國極弱，在國內却殘酷地壓迫國民。

力強的民族國家，因為得到了國民的愛，國內的法律便不很必要對外國懦弱而以國民為奴隸的國家，賴其權力才能使

國民從事對外戰。

因受海外列強的壓迫，強制支付賠償金，現在的國家爲維持其存在，所以要從每個公民和每個地方多取權力和財富，爲阻止起於全體不滿的革命，必須加以壓迫。

因此，我們拿蒂黨所定的基本目標，就是力強的國民國家，能保護公民的利益不受外國侵害，對於國家的安定無須恐慮，在國內則許可自由。

力強的國民政府，如果以這使一般認識其國民的自覺與力增大，國民的協同一致觀念就不會破壞，而個人及地方的權利可以大見削減。

所以，我們拿蒂黨現在不是爲加強現政府的統一而活動，自然是加強今日不幸的對外政策，而援助政府。

而且，我們的奮鬥，應該是使守着德國各地方的權利，去守更高的民族利益，用以爲反對現在國家的武器。

以這問題懷想將來時，要知道我們區分德意志國民的重要性，不在權力政治的分野，祇在乎文化。

將來的拿蒂國家，要不斷監視其軍隊不是用於統一國民，其任何部分都不是用以代表或防護這國家的某一個特殊領土的。

同樣的，德國的青年，不僅對自己的故鄉，就是對其祖國國境的寸土也必須尊敬，巴瓦利亞人要愛北海，漢堡要愛阿爾浦斯。

國民社會主義（拿蒂斯）正如教會的沒有國境，它的原理的基本，必須不顧種種聯邦的舊境界，向全德意志國民要求鞏固拿蒂斯的權利。

拿蒂的教義不是供一一聯邦的召喚，而是支配全德意志，拿蒂教義的勝利越大越好，向德國每個人提供的自由也便因此而大了。

第二十三章 宣傳與組織

宣傳由於攫取人的資源的必要，要站在組織的第一線上活動。我反對過於學者的組織，同時又反對過於急迫的組織。

為實行一個理想所必需的組織，唯有漸漸而且其理想本身獲得相當多數的人民擁護之後，才應該展開，唯有循從多少自然的有機的發展之道，與其理想的發展步驟相合，組織的形式才最適當。

如果機械地構成了一個組織，某人一旦擔當了指導者，便由其個人的嫉妬心而阻止更有能力的人得權的大危險。

真指導者，最初不易被認出，所以不容這類的障礙塞斷真指

導者出現之道。

因此，一個觀念，必須利用宣傳之力而廣泛地流布，對於尋求指導者，常應考慮就是新黨員也可以登最高的地位。

出身低微而能發揮其躍然的指導者實力的人，頗不罕見。

以為指導者必須具有偉大的理論知識，那是非常的錯誤！

事實上，適得其反的極多。

理論家在組織上並不適用，組織最需要的，是心理學者。

組織者，不能對人民大眾評價過大，他應該知道大眾的弱點與獸性，即使為達目的而必須做一個煽動者，也該使他們相信某一個觀念是真理。

為了指導大眾，必須能促動大眾。

討論着坐創觀念與實行觀念那一種重要，那是浪費時間，兩方面都沒有什麼價值。理論家與指導家少有結合的——其結合便可以造

成真的偉大的人。

組織化活動於宣傳之後

一切運動、爲誘致擁護者、或則組織者爲獲得黨員、都必須宣傳。宣傳要努力把一個觀念嵌入人民之中、而組織要包括共知的才能不成爲塞斷實現目的的障礙的人們。

宣傳是協同體中一個觀念的勝利的準備、組織是完成這勝利。

縱然一個觀念的擁護者爲數不太多、而奮鬥的組織黨員、數目多却比少容易。

一個組織的當前最大危險、便是成功太快、而有多數黨員未熟之虞、因爲這樣會使柔弱者混入內部、以後將成爲破壞全運動之力。

有許多實例、那些轟轟烈烈成功的新運動、轉眼便凋蔽滅亡了、原因顯然在此、正如布爾喬亞的世界所說：「這葡萄酒因爲滲了水、不堪用

了！

宣傳的第一個任務，是結果獲得其組織的黨員——運動的擁護者。第二個任務是構成使令現存諸情勢崩潰的準備組織的第一個任務，是結合民衆，而爲宣傳的繼續與擴大、組織的第二個任務，是爲獲得保證其觀念的最後勝利之力而奮鬥。

宗教或政治的一切大運動的成功，都因爲理解了這些原則，利用這些原則，如果不根據這原則，就不能永久的勝利。

我擔當黨的宣傳指導者，最初我便以急進的而且挑撥的宣傳，努力使令黨內的弱虫脫落，我認爲這弱虫是不必要的，如果最初就拿他們當做運動的擁護者，當時他們不外乎是把這事實隱蔽於神經質中的一種人物。

所以當時有幾千人，雖與我們意見完全一致，但終於向我確言無論如何也不參加這運動！

這是很得當的。

對我們宣傳所賦予的積極的形式，使我們的運動有力起來，雖有少數是例外，到底祇剩了精神健勝的人參加前進。

而且這宣傳在短期間內獲得了幾十萬的人心，他們雖還猶豫不能為這主義而起，但在內心却都是希求我們勝利的。

任拿蒂指導者

一九二一年之中，某事件證明這組織應具宣傳性質之時期已至，掌握黨指導權的一群民族的「夢想家」計劃失敗了，於是，在總會全場一致選我為指導者。

在這行動之下，黨方採擇了以絕對責任付與指導者的新條項，以後這却成了莫大的幫助。

一九二一年之夏，我以新指導者從內部重新組織全運動，奇妙的是

黨內種種委員會組織，竟與我們所反對的議會主義有同樣的弱點，爲使黨的全觀念後來不被破壞起見，必須有一個變化。

我以前對這委員會會有意見，他們毫未注意，自然我也就不出席了，所以無論委員會有任何決議，都沒有命令我應做或不應做的權利，我是承擔宣傳的特別工作而活動。

於是我變更了全部組織，廢止委員會的決議權，建立健全的責任原則，委員會現在是分擔進行工作的機關，同時也是諮問機關，各委員會的議長擔當支配。

在多數者支配的時代，偏漠視多數者支配的制度，而專心於發展指導者的觀念，這運動將打倒舊的機構，而以數學的正確操縱支配權。

一九一九年之秋我入黨時，窮困的黨員在柏林的一個污陋的小酒店集合，以後集合的場所移到加斯泰克河畔的咖啡館，那場所實在不算堂皇，一天我開始搜求好的大本營，到過閱行的許多食堂和旅館，最

後在達耳河畔租妥舒泰命亞凱布勞的一間屋子，那是極狹小而且洞黑的，從那屋子看去，街道也毫不美麗，租金才五十馬克。

我漸漸整備了電燈、電話等等，又買了食桌、借幾隻椅子，最後我們急忙買了金庫而儲藏貴重物品。

我們這樣地成長起來，最後我們需要一個事務管理者，我任命了舊友舒士拉，最初他每天工作才兩小時，不久，處理事務整天忙起來，舒士拉自己帶來了打字機，以後經我們買下來了。

一年半以後，這本營顯出狹小了，於是挪到柯爾納留斯街的旅舍，我們在這兒住到一九二三年的十一月。

我們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按原名繼承了擁護人種純粹性的報紙「人民監督報」，作為拿蒂黨的公式機關報，最初每週發刊兩次，一九二三年之初改爲日刊，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報面越發擴大了。

當時我對新聞事業完全是門外漢，因此成績也不大好，幸而我得到

了優秀的新聞事業經營者，給我幫助很大，在一九一四年，我於戰線上認識了現在管理我黨事業的馬克斯·阿曼——當時他是我的長官，戰爭四年之間，我很尊敬他的才幹，在一九二一年之夏，我開始請求阿曼的幫助，那時他很不滿於我黨的許多傭員，稍經躊躇之後，他提出條件，以我為唯一的主人而工作，在這諒解下，同意擔當我們的事務管理者，黨的事務，因他而有了規律。

我擔任了指導者之初，就主張這運動要到處尋求最好的職員、管理者、指導者，對他們就各自領域而給予絕對的權威。

我曾說過，在四年前入黨時，連一個膠皮襪都沒有，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黨解散時，財產全被沒收了，那時的財產已達十七萬金馬克以上。

第二十四章 勞動組合

一九二二年爲我們的運動迅速發展起見，我們對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的態度，必須釋明。

爲得大衆之心而苦慮應取如何方法與手段之外，因爲勞動者是被與我們組織迥異的民衆在職業與經濟的分野上代表着我們不斷警戒着他們決不會真實地屬於我們的。

拿蒂運動必須從事組合活動，但拿蒂的組合，不是階級戰的武器，而是代表純粹的職業的工具，拿蒂國家，不承認任何階級，祇承認有同等權利的公民與無政治權利的人民而已。

拿蒂國家的勞動組合，決不想集國內某一部分人而組織攻擊國內其他階級的階級，這種事祇是馬克斯主義者，為破壞國民經濟，有利於國際猶太金融，而以自由國民奴隸化為目的，利用組合。

拿蒂的組合，為防護加強國民經濟，使一定的參加者融合於國民經濟，這端賴廢絕了毒害國民經濟體制與從此體制的國民的惡弊而完成。

拿蒂的組合，容許罷工，但那須是攻擊有害經濟體制能率結果可威脅協同體的反社會的惡弊，而貢獻國民經濟的手段。

拿蒂的組合，不是現在一切勞動組合意想中以絕滅國民生產為目的的武器。

國民經濟體制繁榮時，勞動者自身的物質之富，自然亦增。

這有使令拿蒂勞動者理解的必要。

拿蒂的雇主，要知道為了自己的存在，為了自身的經濟力，都必須優

遇使用人。

拿蒂黨勞動者與雇主

拿蒂的傭人與雇主、彼此都是全體的國民協同體的從屬者、同時也是其防護者。

因此、在其活動中要給以大的個人的自由。

經驗常告訴我們、每個人的能率、因自由可以增大、因權力可以束縛。

拿蒂的組合、認為罷工祇是適用於拿蒂的民族國家未存在期間的武器、為國家的一切個人分子爭執、是拿蒂國家的義務。

設立經濟評議員會、以負責維持國民經濟、這經濟評議員會可以終熄階級的鬭爭、雇主與傭人間因薪俸而永久擾攘、將因此結束——他們常把國家的福利置於第一念頭、同時去解決這問題。

準備設立這經濟評議員會，是拿蒂勞動組合的任務，而拿蒂組合斷不能與別的組合作同日語的，應取的方法有二：

一、我們組織自己的組合，然後可以漸漸攻擊國際的馬克斯主義勞動組合。

二、我們侵入馬克斯主義勞動組合中，可以用我們自己觀念的力，使其變形。

政見不與經濟混淆

創設我們自己的組合是困難的，因為我們缺乏資金，同時使勞動者脫離其原來的組織，必惹起激烈的鬭爭。而我又未得足可委以組織我們的組合任務的人，尤其我常反對政治的見解在發展的初期與經濟混淆的提案，形成一個運動的人，首先要多考慮其運動的偉大理想，不許對自己直接的經濟繁榮，大多太利己地着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未賴於組合，是忽視組合而行的。

我們因為與馬克斯主義的組合鬭爭，要避免創設拿蒂組合的危險，我們的組合，並不止於一個組合，爲了拿蒂運動的根本原則，也要克服馬克斯主義的組織。

這樣的一切打算，是與創設我們自己組合的意見對立的。

因之，祇有兩個可能性——使我黨員脫離組合，或則指令其留居其中，以破壞之。

我讚美後一個方法，於是在一九二二年開始行動，別派善於辭令的人，自己組織了組合，而非難我們沒有一個組合，揚言這可以證明我們的愚劣與偏見，但那些組織都夭亡了，結果他們也沒有組合了，我們固然也還沒有，但我們却不會欺騙了自己，欺騙了別人。

第二十五章 戰後的德意志友邦

世界大戰後，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比以前更糟，戰前是混亂，戰後是不誠實。

完成了破壞的革命的人，毫無與他國締結同盟以謀自由地復興力強的德意志國家，如果這樣做去，一定會使令他們要讓德國經濟與世界其他部分的經濟國際化的計劃中絕。

我國的指導者們，都認為自己是政治家了，實際不是，那祇是議會主義者，與愚昧無智的羊似的大眾，略有區別，指導者知道他們的慾求，議會主義者因為猶豫或愚頑，乃追隨於指導者之後，大眾也因其性質愚

鈍而服從。

拿蒂黨尙未被人知道時，許多擁護者並不以爲外交問題如何重要，所以我們的運動宣言，當爲德國的自由而戰鬥時，首先必須剪除我國崩潰的原因，打倒利用這崩潰的人。

但我們的運動擴大時，我們於對外關係必須取決定的態度，要根據指導的一個原則，多方面決定我們的意見。

問題在於現在救德國，或者將來救德國，處於這反對的原則，也許是於我們有害的。

現今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必須是恢復世界大戰中失去的國家的自由。

在歐洲攫取新土地

奪還失地問題，第一是恢復祖國的政治力與自由，不必把失地中的

利益核入賬中、恢復、不是賴於受壓迫的人民的希望而實現的、祇靠戰前聯合國家中殘存的最偉大而自由的部分之力以成功的。

唯有力之劍、可以奪回失地於聯合國家之手——抗議毫無用處、鍛鍊此劍才是指導國民者的義務、所以國民的指導者、其任務的一部分、是必須求同盟者。

我國戰前的指導者、企圖藉商業的殖民的政策以利德意志國民——結果却成了世界大戰。

戰前的德國對外政策、應該在歐洲攫取新土地以加強德國的國力、這事業、不賴與英國同盟之助、便該仰賴費四五十年文化活動之功而創出的堅強的軍事機關之力。

如果爲征服而有選取後者的必要、這手段完全是正當的、因爲國民的文化、直接依存於國家的自由呵。

英國支配大陸三百年

研究過去歐洲的強力政治，得到以下的結論。

英國以維持歐洲諸國的勢力平衡，而支配大陸三百年，因之，英國毫不受背後的威脅，可以縱橫全世界去完成自己的目的。自伊麗莎白女王以來，英國慎取一切手段，竭力控制破壞這平衡的歐洲強國勃興。

英國在必要時，見大陸上有獲大勢的國家，不辭使用武裝的軍隊。

在海洋上具有對峙的海軍力的西班牙與荷蘭被驅逐以後，英國集中全力於法蘭西，最後打倒拿破崙滅絕了這方面的威脅。

德國缺少國民的結合，所以久不為英國所重視，直到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才注意此地有危險的商業上以至政治上的對抗者出現。

當德國的指導者們、不幸抱着以和平經濟征服世界時、英國立刻感到非打倒我國不可、英國乃召集同盟者、利用他們來加強英國支配世界地位、英國之爲求同盟者、維持世界和平、並不算虛耗時間。

藉征服而互增勢力

由於德國的革命、英國中止了對德國的危懼、所以不再想破壞德國。英國爲破壞德國的支配歐洲大陸、才鑿戰了四年半之久。

當德國內部崩潰時、新的情勢突然發生了——由於德國的完全被破壞、法國一夜之間造成了歐洲大陸的大政治勢力。

戰爭的結果、在一九一八年、法國之於英國、成爲比戰爭勃起的一九一四年德國更強力與威脅的對象。

在一九一四年、德意志稍呈窒息之勢、因爲當時的德國、居於法國與俄國之間、同時本着與英作戰的軍事價值的觀點、那短的海岸線在德

國也是不相宜的。

況且法國有那樣軍事勢力，法國在大陸既沒有強敵，而且有兩個不算危險的國境，就是毗連西班牙與意大利的疆土，尤其接連德國的國境，因我們祖國的柔弱而可告無恙，同時法國的海岸與領土，多數是本着攻擊大英帝國生命線的觀點，才有大的戰略價值。

正像英國傳統的希望歐洲巴爾幹化——歐洲分裂為許多無力的小國——法國也希望德國巴爾幹化，又如同英國的要大陸勢力平衡，法國則要求德國分裂，同時領有萊茵河左岸，以保證法國的支配歐洲。

法國外交的最終目標常立於英國外交的對蹠點之上。

所以現在的英國，是德國應該獲得的同盟者，因為英國不僅認為壓迫德國已經無味，而且常希望歐洲出現一個能與現在法國的絕對勢力相抵抗的強國。

國與國之間，唯有爲了藉征服而互增勢力的目的，才可以互

相結合。

政治家沒有一個是真親德的，一切英國人，做了政治家就總要以爲自己是英國人，一切美國人，做了政治家就總要以爲自己是美國人，國家不以愛對象爲基礎，祇爲謀利而結同盟。

同盟國也可以成敵國

英國的政治家，對於無益於英國的政策，雖斷然不取，但對與有利德國的政策，可以一致協力，並且有裨於英國的政策，却不難從，固然這情勢也許祇能繼續於某種有限度的時間內，不久也可以變成正反對的情形，但熟練的外交家，却知道在所限的時期裡，窺破迫於自身利害，不得不與同道共進的外國指導者的方法。

現在，我們必須提出下面的質問：

不喜歡完全抹煞德國而縱法國在歐洲去得絕對勢力的，是哪個國

家？

哪個國家認為這樣事態的發展是威脅自己的利益呢？

法國為永久之敵

對這問題，我們不能不揭破一件事：

德意志國民永久的敵人，是法國，無論到什麼時候。

法國的支配者，無論是布爾賓王家、賈克班黨、波拿派爾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僧侶的共和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而法國的最後目標，終是保持萊茵河，使德國陷於無組織、分裂的狀態，以保證法國的此處國境。

英國雖不願德國成為支配者，法國也是不願德國那樣地存在，這是根本的背馳。

如果我們尋求同盟者，唯有兩國可以實行，那便是英國和意大利。

在大陸上倘若法國的勢力被削減，最後一定要與英國的利害衝突，英國最忌法國得到那樣的勢力，尤其不願西歐的鐵與煤炭增強法國之力，因為那等於把全世界的經濟支配權給了法國。

有意離間英德者

意大利也和英國一樣，不願法國稱霸於歐洲，意大利的將來，在地中海，所以意大利僅爲了打破亞德里亞海上的宿敵奧大利而參加了世界大戰——目的就是使其不助法國掌歐洲霸權，法國的勢力增大，使意大利勢力有相對減退之意，我們不要愚蠢地認爲國家間的親密須掃盡兩國間的憎惡。

英國與意大利，在現下，其利害關係是毫不與德國國民存在的必要條件相抵觸的兩個國家，他們的利害，在某種程度與我們的利害一致。可是，現今在哪個國家能與德國同盟呢？

不抱攻擊目標的任何國，都不甘與現今的因循無力中馬克斯主義之毒的德國同盟。

當銘記的要點是：不在宣傳工作終了後，不能訂立同盟。

英國人既不希望德國更弱化，我們的仇敵猶太人，依然活動要打倒我們，但國際猶太資本家的馬克斯主義的兵士們，僅能藉別的強國協力來破壞我國——法國的軍隊，在這帝國未被猶太的金融赤衛突擊隊打倒以前，是總要攻擊德國的。

今日的猶太人，是撲滅德國最大的煽動者，猶太人是對德國一切攻擊的發明者，在戰爭中，猶太人金融業者與馬克斯主義的報紙，也是同樣地漸次煽動各國對德國，其次對我們——再對他們本身的國家的利益去戰鬥。

爲對抗法國的威脅，德國應該忘掉一切感情，而和與我國同樣不容法國的支配的各國聯合。

在德國、歐洲也是有兩個同盟者，便是英國和意大利。

但德國的革命指導者，實際却極力仰求法國的好意！他們俯伏、隱泣，而黑幕中的猶太人，與法國談着友情，毫不以這愚蠢的企求爲意，這就是他們阻扼實際上締訂同盟政策的手段。

猶太人在我們國民之間，又同樣地不斷想去挑撥對英國人的憎惡，這自然是打算阻止我們與英國訂盟，居住於德國的猶太人，煽動我們奪還海上權與殖民地，獎勵我們爲奪還以前的國力與土地而出的暴力行動，當布爾喬亞階級墜其術中，真要如此作去時，在德國策動的猶太人，便把這貴重的材料轉送到居住在英國的同胞，利用於反德的宣傳。

南齊洛爾

南齊洛爾便是產生於猶太人這種手段下的僵屍。

當討論南齊洛爾時，願先言明在南齊洛爾命運漸被決定之際——一九一四年八月初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之間，我是爲防護祖國執戈赴戰的一個人。

如有人相信南齊洛爾藉抗議、聲明或痛快的示威運動可以解決，那不是犯罪，便是德國的蠢夫。

我們的失地，向神祈禱，信賴國際聯盟，都不能奪還。要知道唯有藉武器之力才可能。

問題既如此——那末誰進而操起武器去奪還我們的失地呢？我可以向諸君發誓，我是進而立於政治的好輩或政黨指導者之前而參加征服南齊洛爾的。

但這群紳士談到奪還南齊洛爾問題的方法，最可惡是他們以爲那是不必要的事，他們祇是談着南齊洛爾的再征服，却不知道這比從前別人守護的爭鬪還甚，南齊洛爾問題是說明德國與意大利關係中成爲

最重要的要素的一個基本原理。

猶太人與哈浦斯浦正統派、阻止包含可以恢復自由的德意志祖國的德國同盟政策，那不是愛這土地，祇是爲使德國與意大利不能相友而盛傳着南齊洛爾。

（註。齊洛爾現在屬於意大利，莫索里尼爲使齊洛爾的少數人民意大利化，曾費苦心禁止生於齊洛爾的孩子用德國式的名字，一九三〇年以前拿蒂黨的信條中還有着奪還齊洛爾，到了一九三〇年改訂拿蒂黨的二十個信條，那一項便被削除）

不要樹敵太多

失地、不能靠着議會主義的談論祇靠銳利的劍與血的鬥爭可以奪還，現在這知識啓發了我。

但此時我要言明南齊洛爾不能靠戰爭奪還，我更反對任何企圖，因

爲那不能創造勝利的前提條件——國民的熱情，我認爲當七百萬以上的德國人苦於本國的支配下之際，祇努力於獲得二十萬德意志人（南齊洛爾人）是犯罪的。

不要再蹈大戰前的覆轍而樹立許多敵人——要使令最大的敵人孤立，集中一切力量去破壞敵人。

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人初示世界歷史上無比的勇氣——但自戰爭勃起以來，我政府因爲那種反叛精神的復燃，終無所爲。

應利用凡爾賽條約

當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壓迫了德國人時，那記錄明載着殘忍地壓迫德意志國民，倒是以火炬去燃國民熱情的偉大氣焰，而可以轉化爲一團火花。

凡爾賽條約大可利用！

那種不正不義燃燒着六千萬國民的心，終於一個共同的憎惡與鐵似的意志要爆發而喊起來：

「我們希望有武器！」

和平條約也能轉化於這樣的目的。

從兒童讀本到最後的報紙，一切的演劇與一切的电影，一切的揭示板，一切的牆壁，都要為這一個使命而團結。

我們的愛國者恐懼的祈禱：「主啊，拯救我們！」要改變為：

「萬能之神啊，請為我等的武器祝福，請判斷我們是否值得自

由，主啊，請為我們的奮鬥祝福！」

不過，這究竟也是無用的。

在這時期，德國訂什麼有效的同盟都是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世界大戰中我們的敵國國民惑於宣傳的一般反德的心情，依然存在，等到德國人自己圖存的精神復興，啓示我國的真性質時，我們才有可訂同

盟的希望。

我們有了安定的政府時，才能希望與外國同盟，那時反對同盟的公眾空氣，經過幾年的賢明活動之後，也可以變化了。

法西斯蒂意大利的功績

現在我國客存的國家主義者與議會主義者的白痴們，雖彷徨着，要求恢復新海軍、殖民地，但那全都受英國利用而議論反對別人與德國的友情。

我們如此對神與世界作害的示威運動，遂致自陷疲弊。

常要記住的原則——不問何事，全求徹底，多方面過於浪費我們的精力，是忽視了最大的敵，而破壞我們戰鬥上必要的同盟可能性。

我們不斷非難着安全的英國和意大利，却容許賤賣了我們的惡徒，存在於我們之間。

如果爲了英國搶去我們的殖民地、而拒與英國同盟、爲了意大利取南齊洛爾、而拒與意大利訂友好關係、因爲別的理由聲明不與波蘭捷克等相交、那末在歐洲、除了法國以外、不是沒有能結同盟的國了嗎？

與猶太人三種主要武器相戰的法西斯意大利、最能拔這怪物之牙、譬如彈壓弗利梅菴的秘密團體、註、是世界主義運動的秘密結社、稱爲世界最大的秘密結社、高唱和平與博愛、因而容認革命與戰爭的手段、壓迫馬克斯主義的報紙、法西斯蒂國家觀的放棄、全是法西斯蒂政府不懼猶太人世界的毒蛇、而謀意大利人的利益之義。

圍繞日本的英美角逐

這在英國就大不相同了、因爲這自由的民主主義國、連猶太人也可藉報紙或其他宣傳工具的支配、而以安全之力誘導輿論、在英國、有時國家的利益與猶太國際主義者的利益反對、這在大戰後日本問題

發生，日美間從來的領軋露骨時明顯起來，英美雖有密切關係，但英國人無論在政治、在經濟、對美國的强大化而起一種美望，是不能抑止的。驚駭的英國，幻想着新的世界支配者的出現，他們的呼聲已經不是：「英國支配四海！」而是以恐怖之心等待着：「四海是美國的！」之時。

攻擊擁有廣漠處女地的巨大美國，比攻擊完全被包圍了的德意志帝國還困難，英國如遇日美戰爭勃起而孤立時，將失墜了國力，所以英國熱心地握着日本之手，因為祇有這方法，在膨脹的美國勢力之前，才能使英國強化。

但當共同在歐洲作戰，英國拒絕與這亞細亞的同僚廢棄同盟時，英國的猶太人報却痛烈地攻擊了這同盟。

打算破壞德國的，第一是猶太人，不是英國人，猶太人爲了掃清猶太人的支配世界之道，而同樣地祈求日本毀滅。

併吞諸國，使世界的人轉化爲無國籍的殖民人羣的猶太人計劃，如

有一個國民保持着獨立之力，它便不能成功，猶太人知道他們的能力可以顛覆歐洲諸國人民，使他們成爲無性的雜種，但猶太人對日本那樣的亞細亞國家，却是又當別論了。

理智領導我們

猶太人能逼似德國人或英國人，也能說自己是美國人或法國人，但却裝不了黃色的亞細亞人種，所以他們在毀壞自己可以假裝的國家之前，極力要藉現存的這些國的援助而去破壞日本的國家。

猶太人爲了建築他們的獨裁，必須破壞日本，因此之故，猶太人現在和以前對德國一樣地去唆使諸國民對付日本，所以英國的猶太人報紙高喊着：「打倒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

因之，猶太人是現下英國中的反叛。

唯其如此，拿蒂斯才對國際的猶太人開始鬥爭。

我們拿蒂斯、要使舉世共知猶太人是世界諸民族的大敵、我們拿蒂斯、不要憎惡阿里安民族、因為他們是以共同的血與文化來與我們相結的、我們對猶太人的鬥爭、要成爲新時代的導星、而且要向其他各國示明、這對猶太人的鬥爭、是對阿里安民族的救濟之道。

如此地、理智來領導我們、意志來強化我們。

第二十六章 東方政策

所謂對外政策如果意義就是某一國在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上作處身的方策，我們拿蒂黨可示以下的結論：

民族國家對外政策的任務在樹立其人口數目和人口增殖率與國土面積及其質之間的健全的、永久的而且直接的相關關係，以保護世界上已國民族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國民如果不居住於形成民族國家的實質部分的土地中，必須認爲這相關關係是不健全的，況且一國取得了必要的領土時，不到確保其所取地之際，也不會安心的。

因此，德意志民族不能承受世界強國以外的地位——因爲世界的強國以外，不能保障所取地的永久安全。

現在的德意志，不能叫做強國，現代是把世界分成幾個大國的時代，其中也有橫跨幾個大陸的大國，那末，若把這尚不足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家（德意志）叫做強國等等，簡直是混話！

幾乎佔世界表面四分之一的廣大的英吉利帝國，與德國比起來，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但看看美國，其次看俄國，再看中國，這些國都有現今德國的十倍之大，法國也該核入強國之中，法國的有色土民，替法國添力不少，而且法國人還急於把自己的血與黑人的血混交，也可以說現下歐洲大陸上已經創設了阿非利加人的國家。如果這情形再繼續三世紀，從萊茵河到剛果河的廣大區域，將變爲劣等牟拉特人（黑白混血人）國家的一大殖民地了。

舊德國的殖民政策與法國完全不同，但究竟也像其他方面一樣地囿於從事德國人在阿非利加沒有大規模的殖民，值世界大戰使黑人軍同赴戰場，實質是不可能的，但縱在極好的情形之下，德國人也斷不這樣設想。

這樣做，是德國在強大國家作偉大發展的時代，而自取衰敗。

如果拿蒂運動願意在歷史上留下光輝的記錄，拿蒂黨必須向德國這種無目的性挑戰，我們應該團結鞏固德意志國民，誘導他們奔向新的領土，而絕滅德國成爲這樣的狹小奴隸國的危險。

拿蒂運動要解決德國大人口與狹小國家領域間的不均衡，而完成使爲世界上最高民族的義務。

德意志國民，在勇氣上確不遜於地球上的任何國民，我們爲了確保德意志國民的存在而流的血，多於其他任何民族，所以我們德國人現在的可悲狀態，不外全由於我們流血的目標錯誤所致。

從德國人冤枉的流血中，祇能找得出三項可貴的戰利品：

一、主要經巴瓦利亞人進行的奧大利殖民。

二、愛爾比河以東之地的征服與侵畧。

三、成立了將來的德意志帝國的最初細胞與原型的普魯士國。

前兩項是爲我國民攫取必要土地的企圖中的成功代表者，可稱讚爲歷史的大運動。

倘沒有偉大的普魯士國的規律與範例，我們的血怕已經失去了純粹性。

現在我願意本着道德的、倫理的立場，畧述我對德國人的領土要求的態度。我所以要說明的，是因爲下面的情形，在所謂民族主義者中，不幸雜入了虛僞，祇是口頭上喊着德國的對外政策，要糾正一九一八年的不正不義，一面又說必須賴我們的真友情與共感，奠世界於安全。

國境是人劃的

祇希望克復一九一四年的德國國境，是無謂的，這舊的國境，很不自然，因為那是政治的國境，而不是民族的國境。

況且，克復這舊國境的結果，利益極少，斷不值得因此而流血。

一九一四年的國境，於德國的將來沒有什麼意義，在過去既不足以防衛德國，將來也是無補於德國的，那不會縮短奔英國的距離，又不像美國那樣的大國，更不能奪取法國的政治勢力。

企圖克復一九一四年的國境，祇是無益地流我國民之血，而且這小目標如果達到，恐怕德國人醉於勝利，反而喪失了對更大目標的關心。我們拿蒂黨，要時時不忘我們德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就是為德意志國民而攫取地上應享的土地的目標。

我對於主張這樣攫取土地是毀損神聖的人權的，民族主義者斷然

反對這輩人是醞釀混亂以利德意志國民之敵的。

無論任何國、都不是以優於他人的權利保有土地、國境是人

劃的——所以也可以由人去改變。

我們的先祖、不是從天上接受的德國土地——將來能給我們領土的、也唯有征服與劍而已。

不要拘於他國的利害

我們有與法國總決算的必要、但我們的對外政策、却不能拘於那事實、解決對法問題、須是我們在歐洲擴張領土、藉以得到背後的防衛時、才有意義——因為解決德意志民族問題不在乎征服殖民地、而在乎實質上擴大祖國的德意志領土。

民族國家、不能拘於他國的利害、要專為本國民而奮鬥、國際的同情不足有所收穫、須仰賴為國奮力的兵士、才可以得到

光榮的未來。

我們拿蒂黨更該如此，因為若不征服新的領土，到了一個民族的衰滅時，領有土地的權利，就要變成義務了。尤其這問題不關些小的黑人部族而關乎為一切生命、世界文化之母的德意志。

所以，我們拿蒂黨放棄戰前的對外政策，重新拾起六百年前所放棄的任務，我們要中止德國人向歐洲的南方和西方永久地流出，要轉矚於東方的土地。

現在我們所說的歐洲新領土，那不外乎是俄羅斯與其所屬的邊境諸國。

這一點命運倒很喜歡領導我們，當俄羅斯投降於共產主義的足下時，俄羅斯國民，便已完全喪失了過去要創造己國指導其政治的智慧，俄國不是經斯拉夫民族組成的，反是仰賴潛伏於那劣等民族中的德意志式的要素所具的創造力而組成。

一直到現在，也有許多大帝國是以同樣方法創造的。

現在，會爲俄羅斯活動源泉的德意志式的要素，竟被掃盡，並且由猶太人取而代之。

但猶太人是不會組織的，他祇以破壞爲能事，所以猶太人支

配俄羅斯，不久定要崩潰，同時俄羅斯人的國家也算滅亡了。

我們幸而蒙命運賜予可以目擊這破局的立場，而且這大俄羅斯的崩潰，是拿蒂民族理論正確的最好證明。

但拿蒂運動的使命，要使人理解能償德意志國民的希望，不僅是靠着亞力山大大帝式的征服戰，須對征得的土地，加以德國鋤犁的勞動，才可以完成。

不但猶太人反對我們不能不取的這政策，恐怕某一種民族主義者，也要非難我們的東方政策，他們將引用俾斯麥之言，說俾斯麥是常致力於俄羅斯的友誼關係的。

反駁這話，可以舉出俾斯麥與意大利同盟的事實，那末我們現在是否沒有必與意大利訂同盟的理由？也許有人反駁說：「現在的意大利，不是昔日的意大利，誠然不錯，不過要使我們說的：現在的俄羅斯也不是從前的俄羅斯啊！」

正當的問題，不在乎「俾斯麥做過什麼？」而在於「使俾斯麥生於今日，當取如何方策？」自然這回答很明白！他是不肯與消滅命運中的國家締結同盟的！

被壓迫的無力國民

拿蒂命運剛發展的一九二〇、二一年之際，頗望世界各部分的人集合而來，在他國爲自由而鬥爭的各團體與我們拿蒂黨聯合起來，這與高唱的「被壓迫國民聯盟」是同一種類的。甚至俄羅斯人也到我們懷裏來，說大英帝國在印度的破裂舞臺上瀕於毀滅了。但值得注意的、

是印度人的叛亂並不能從英國的羈絆中解放了印度——唯有在英國倒於強敵刃下或英國的民族衰滅時，英國才能失去印度。

賴劣等的弱小國團結，並不能推倒強國。

德意志國民，是具有以民族見地評斷人類的民族意識的人，我不能使他們的命運與劣等人種的那些被壓迫國民的命運相結。

難得俄羅斯任何援助

我們對俄國也抱着同樣的見解，就軍事上看，倘德國與俄聯合去敵對西部歐洲——這是德俄以外世界全體之意——德國將受致命打擊。這時戰場在德國領土內，俄國對德並沒有什麼援助。我國的工業地帶，將完全袒露於敵人面前，尤其俄國於來援德國之前，必須先征服了波蘭，從技術上看，德國也是陷於窘境的，而俄國的情形當更甚一籌——因為俄國人連製汽車的工場也沒有。

也許有人反對地說：與俄國的同盟不必結於戰爭，縱然發生了戰爭，也可以漸漸準備。

倘不是愚劣而無價值的同盟，那末戰爭該是一切同盟的目的。

同盟——縱然訂盟當時就看出戰爭須在遠遠的將來才能

發生——祇是以軍事鬥爭爲目標而締訂的，任何國家也不

把同盟看做另樣的。

如果訂成了德俄同盟，認爲在英法戰備充足以前，可以待機十年之久，那是混人，那暴風雨必像電光石火似的馬上來襲德國。

與俄國同盟，等於宣戰，也等於德國的末日。

俄羅斯的暴政

尤其今日的俄羅斯的爲政者們，不肯誠意地考慮訂盟，他們是血腥的罪犯，他們藉悲劇的好機會，使令一大國家毀滅，殺害幾百萬有優秀

知識的人，更引誘幾百萬人做瘋狂流血的慘虐行爲，這樣十年間，他們在俄羅斯布着空前未有極其殘酷的暴政，而且他們還是世界上的一個大驅子。

今日俄國的爲政者，並不把德國看做同盟國，而是與舊俄羅斯帝國同把德國看成可破壞之國，與存心要破壞的國家，豈能訂盟。

同盟不能與毫不尊重條約，不知真理，而代表說謊、竊盜與強奪者之間訂立的。

拿蒂黨的政治誓約

如果拿蒂黨的運動放棄了一切幻夢，我們的國民便能從苦惱時代立起，把持新的精神生活，新的對外政策，因之，德國可以獲得與英國之富，俄國昔日之力，法國忠實精神等相同的東西，也就是具有德國政治的誓約。

對於與其他諸國民的關係、德國國民的政治誓約、常要像下面這樣

歐洲大陸上、決不容許出現兩大強國、在德國國境附近、不容創設強國、必要時可以用武力阻止、倘這強國實在出現時、可以用武力破壞、這是德意志國家的義務。

德國的勢力、置基礎於歐洲領土、不以殖民地作根幹。

將來的幾世紀之間、倘德國的公民都不能保障其充分的領土時、德意志帝國就不能安全。

使俄羅斯滅亡的危機、已經臨到德國頭上、俄國的共產主義、就是象徵二十世紀要征服世界的猶太主義的努力、現在推倒德國、是共產主義、猶太人的大目標、我們必須運用所有的精力去防護德國。

在世界大戰前、我便感到德國爲了抵抗俄羅斯、當與英國同盟、藉使我國脆弱的對殖民地及對貿易政策轉變爲擷取領土的一大推進力。

我忘不了那汎斯拉夫主義的俄羅斯，不斷對德國作不遜的恫嚇，我忘不了爲陷害德國而計劃的國境動員，我也忘不了戰前憎惡德國取媚於法國的俄國報紙的態度。

在戰前還能有別的手段——因爲那時也許很容易地可以使俄國對英出攻勢，但現在這情形完全變了，在戰前也許可以抑制一切反感去接近俄國，在現今却毫不可能了。

人間最高貴的權利，是耕種自己所屬的土地，最神聖的犧牲，是人爲其土地而流血。

當我對以上的考察終了時，願再反復來說的，就是祇有英國與意大利可以做德意志帝國的同盟國家，對此最反對的一個國家是法蘭西，但法國妨害這同盟是無力的，與英國提携，德國可以得到機會以安靜地準備與法國總決算，而德意志國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法國，不是同盟者，將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這樣，可以使德國保障全部的生活必需品，德國如此方能賴大量的原料資源而強化賴偉大的技術而支持。

世界上具有最大的力與少壯精神的國民國家（德意志）在歐洲的戰爭，所倚的根據，與廢屍——土耳其與俄國——所憑仗的完全不同。

我們必須有土地，所以要撲滅使我們窒息與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法蘭西——那樣，受法國制霸歐洲所威脅的一切國民，自然要成爲我們的同盟者。

拿蒂運動，在以上諸點須被推崇爲明確政治觀念的創造者。

第二十七章 正當防衛的權利

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們德國人放下武器時，必須漸漸讓我們無條件屈從的政策展開了。因為一個國民太容易屈服於戰爭時，以後就不想再作實力的抵抗了，祇很輕易地接受可怕的屈辱，這在古今歷史上前例很多。

悲慘的降服者

慧眼的勝利者，可能時常是使敗者崩潰而償其要求。

勝利者對各項要求，要使敗者不得操戈反抗的理由，以這政策漸漸

令敗者的性格弱化，儘量去接受勝利者的強求，讓敗者感到用武力防護是不合理的，因爲以前已經默認了許多不當的要求，若僅爲一個要求而鬥爭，便覺是多餘的事。

加爾達哥的滅亡，正是這漸次毀滅的可怕的證明，加爾達哥的滅亡，便由於加爾達哥人的脆弱性。

舉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情形，便可證明輕易順從了勝利者的要求，就不會得到勝利者的慈悲與尊敬。

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整七年，簽定了羅迦諾條約。

休戰成立之後，竟無一個有勇氣的德國人反對敵方的要求，可是，勝利者方面極其聰明，最初並不作絕對的要求，他們慎重地，在從他們看來——更從德國爲政者看來，都不至使德國大眾間爆發實力的反抗的範圍內，而去要求，要求一個一個地簽了字，德方接受的越加越重，那都是由於權忍一個屈辱而堆積的，反抗便覺得多餘。

如是、德國接受了武裝解除與奴隸化、進而接受政治的壓迫與經濟的掠奪、終於使令精神弱化、讓羅迦諾條約也底於成功。

至少從一九二二年暮到二三年初、和平是毫無意義的、法國不僅要得損失的賠償、而且要使德國崩裂解體、這都是當注意的。

唯有這一點、是法國戰爭的目標、雖然法國這種戰爭行爲等於把國民出賣於國際猶太人。

世界大戰不在德國、而演於法國國內、這是德國的唯一救星。

倘大戰演於萊茵河畔的德國都市、我確信現在將沒有德意志帝國的存在、而剩些分裂的德意志各國、這是我常抱悲痛之感回想的。

所以我們的友人與同胞所流的血、還不算無益的。

和平是戰爭的繼續

當德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崩潰時、我們的兵士仍然深侵於敵領

士中、法國的第一目標不是破壞德國、是從速使德國軍隊撤出法國和比利時領內、以後他們才可以轉而達到戰爭的真目標、所以克萊曼蘇採用所謂我們以和平爲戰爭的繼續的政策。

如果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之冬、德國的爲政者認識法國的真意圖、而採取任何對策、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德國用一切方策挫折法國人意圖、使法人疲於奔命、一個是冒險作武力抵抗。

我相信採取這第二方策之時早晚必到、不相信法國對我們的態度今後會有變化、如果我是法國人、在我認爲法國的偉大與德國的偉大同樣高貴時、我也一定要與克萊曼蘇取同樣的行動、因爲法國唯有破壞了德國、才可以在歐洲永久維持現在的勢力。

德國有兩條路、不是在今後幾世紀次第向法國讓步、就是團結起來與法國作最後的決算、唯有後者、才能使令對我國民所加的不斷壓迫終止、但須在此事完成後、德國才可以考慮向他方擴大發展。

法國自由主義的幻滅

現在歐洲有八千萬德國人，一世紀後，將有二億五千萬德國人住在這大陸上，這些德國人，不能被強迫去做他國工場的奴隸，從事貧民生活，我們的對外政策，要使他們做勞動者和農民，把德國人生活提到共存共榮的狀態，那才是正當的政策。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法國與德國的關係發生了危機，法國以為佔領路魯地方，將使德國的意志挫折，更破壞我們的經濟組織，終使德國完全無力。

佔領路魯，當時認為是可怕的事件，但實際上那却帶來了對德壓迫終止的可能性。

英國人對法國的行動感到嫌忌與威脅，從凡爾賽條約締結以來，就對法國中心不快的意大利，對法國的厭忌變成了憎惡，可惜德國沒有

適當的指導者，未能利用這好機會把以前的敵國拉入懷中。

法國的佔領路魯，對內對外都使德國對將來的希望復活，我國的和平論者以前多以爲法國是近代自由主義進步的偉大的實例，由於此次暴舉，他們這念頭立時都幻滅了，這正像一九一四年德國的勞動者突然喪失了國際同胞愛的觀念一樣。

法國的進軍路魯，是德國激起國民情感的絕好機會，以前德國認爲軍事的對抗是一種瘋狂，但現在却來了開始準備將來決算的絕好心理的機會。

我們的指導者，不加反擊，也不準備認爲無交涉餘地而拒絕，實在愚蠢，更笨的是不講求任何方策，後日便出席議定結論的談判，這樣，在那談判的席上，人家早就決定了結論。

一九二三年的情勢與一九一八年正復相同，抵抗的第一步，至少要從國內掃清馬克斯主義的猶太人毒焰，才能够有所成功，若是真的國家主義的政府，應該探明當時國民中決心打倒馬克斯主義的勢力，更應與此勢力提攜，要許可這勢力無限制的行動自由，因為祖國的敵人打算讓我們絕滅，現在已經不是法律與秩序能成問題之時了。

血腥的內亂常會創出健全有力的國民，反之，人爲的和平狀態常會助長放惡臭的國民，這是當時應該認識的。

我在當時至少要對稱爲國民的團體高喊事態完全絕望了，我會要求容許我們的運動驅逐馬克斯主義者，但誰也不肯聽，一般人——至於國防軍司令官等，反倒理解這樣的情形。

在那情形下，可以說布爾喬亞階級已經死滅了，我知道他們不能爲任何重要任務開召而集，最後我理解了他們實際不願意破壞馬克斯主義，他們以爲祖國到底難免滅亡，他們不過是在葬儀的行列中爭取

一點地位而已。

讚美莫索里尼首相

當這樣的事態發生時——倘率直述我的心境——我對南方的偉大人物莫索里尼抱着深切羨慕之情，原因是受了他對意大利國民的愛情所鼓勵，莫索里尼曾用一切方法破壞了意大利的內敵，莫索里尼堅令意大利與馬克斯主義積不相能，所以他成了偉大人物中更偉大的人物，以這殲滅國民之敵而救國的指導者，莫索里尼來比較，現在我國的指導者是怎樣可憐的存在呀！

馬克斯主義在德國崩潰之日，便是我們的鐵鎖永遠斬斷之時，在歷史上，我們未嘗敗於敵手，我們祇是敗於本身的惡德與自己陣營內的敵人手中。

在這生死繫之的重大時期，德國竟缺少指導者——天給了我們克

諾氏、可惜克諾氏生而不是一個政治家、克諾氏以爲法國的進軍路魯，是因爲路魯地方產煤，所以法國所求的，不外乎煤，於是他出了罷工之謀，大概他以爲這方法可使法國人撤回本國去。

罷工、不但勞動者——馬克斯主義勞動者——是必要的、布爾喬亞與勞動者都要鼓掌稱快、因爲克諾氏容認了國家的愚輩與國際的無賴漢的統一戰線、而且馬克斯主義者希望政府支出國民經濟破壞的費用也因此成功了。

國民解放之道

對罷工支付補助金而救國家的念頭、那真是天才的一道閃光。

國民不動手就不能被解放——唯有犧牲可以解放自己。

被動的抵抗、不能從佔領地驅出佔領軍、如果被動的抵抗——必要時——不以冷靜的決斷作正面或遊擊式的積極反攻、實際便沒有什

麼意義，倘敵人恨此被動的抵抗而作劇烈的反攻時，又有如何對策呢？

當年的夏末以前，許多人——連官吏本身都不覺得德國的屈服如何重大，差不多全以為法國的侵略萊茵努力之後，也可以成為德國史上的轉換期，但以後接到了最後的屈服條件，數百萬人才曉得暴力的蜂起與掃滅統治制度可以救祖國。

機會已經熟了，因為當國民餒於經濟之際，政府本身竟濫用法律，輕視公民的權利，不顧最忠實的國民子弟的犧牲，把幾百萬人最後剩下的一分錢也浪費了。

這樣喚起來的憎惡，釀成不能不演成社會變動的命運，我可以引用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天大公審時最後演說的結語：

「這國家的裁判官，也許要判我們罪，但歷史——更大的真理與更完全的法律——他日將微笑着扯破這判詞，而赦免我

們所有的罪！

真理與法律、將把現在違犯正義與法的人、或爲利己而忘祖國、陷我們於窮困破裂的人、置於正義的法廷上。

我不願詳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件發生的諸真象、我不喜歡說、因爲那於將來無用、而且重揭未愈的傷痕、該說是無心的行爲、況且對於錯用手段的人論罪是不必的。

因爲是祖國共同的悲劇、我不想攻擊、粉碎將來要做真的德國公民而團結起來去對付我們國民之敵的人。

最後、我願追憶爲我們捐軀的十八名犧牲者。

這些犧牲者、爲使弱者與無決心者今後不斷履行義務而蹶起的——對那義務、他們都是不顧結果而竭盡了忠誠。

結語

拿蒂黨誕生第四年，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於德意志全帝國內解散了，到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今日，又在帝國內得到了自由，比從前更強而有力。

對這運動與指導者的危害或中傷，都未能損傷這運動這固有的正義與其目標的純粹，以及擁護者從容不懼任何犧牲的決心，是能從彈壓之下藉新的生活力而伸張起來的。

在這議會主義的腐敗世界，倘這運動能更悟其奮鬥的深切意義，為證明民族與個性的真價值而活躍，根據數學的原理便可以推算到勝利，同樣地，德意志以這同一的主義而指導，而組織時，在地上便可以得到正當的地位。

在這人種污濁的時代、最慎重維持純粹血質的國家一定會支配世界。

我們運動的信仰者、當你想到犧牲之大、而懷疑可能的勝利價值與其報酬時、請在心裏永遠記住這些話。

譯 後 記

說此書是希特勒一生奮鬥的記錄，不如說是他奮鬥的豫言，不獨他個人，這裏顯然是豫告了德意志的明日——第三帝國，以及其世界政策。

從希特勒把握了政權，一直經過閱行談判之後，歐洲的現實，在在都標明了這豫言的價值，幾乎舉世界的前後動態，都歸納於此一書之中，這不僅是新德意志之書，也是全世界之書。

第二次歐戰的砲彈，早已描繪於此書中，自然，那便是未來勝利的一點急急地洩漏，不妨說這戰爭與勝利正是此書計劃的實現，十幾年歐洲的動態不會移動了此書的目錄，倘勝利歸了德國，至少這目錄還可以支配今後的十幾年，此書的威脅，就是德意志的威脅！此書的條律，就是全歐洲的條律！

此書前半部(至十二章)是希特勒循從閱行人民裁判所的判決、被繫於勒錫河畔蘭支爾堡監獄、從一九二三年四月起、被禁約半年之久、他利用這期間親自記述的、後半部(十三章以後)是被釋放後所寫、最後的結語、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補記的。

原書分上下兩卷約八百頁、有日英法文譯本、譯者是參照英譯本而草成、全譯也許太浪費物質與精力、我們所取的、是僅以最值關心之處為中心而就其全體勾出一個粗粗的輪廓、自然由於國情環境的不同、其內容也很難得之完整。

當我譯到：「上帝是為驅逐劣等民族而使令優秀民族降生的」或：「潔守一個民族的神聖的血質」停下筆、足默想了十幾分鐘、這民族的尼采、給了我非常的銘感、有時我們想暴吼去否認、但有時我們又不能不是認呵！畢竟那中間也緊握着一個真理！

檢查希特勒的過去行徑、除了尊敬他是自己理想的最忠實最嚴謹

的實踐者外、我喚他爲偉人、大政治家的聲音、將不如「哲學家」、「勇士」之高而有力、這怪傑！

譯此書、與我的本格事業雖有距離、我却反對、也許這還可做我尋求真理的一條線索、動機既不是有意的阿諛與利慾、那末、這總算完成了自己一件可做的事、同時也回答了出版社的懇切委託。

——一九四一、一、八日於奉天





會協化文東大

康德八年五月十日印刷
康德八年五月二十日發行
康德八年五月廿六日六版

勒特希
鬪奮之我
(6,000)

定價壹圓五角
郵費七分

譯者

李雅森

發行所

奉天市大和區千代田通四〇號
大東文化協會

發行者

小林輝夫

印刷所

奉天市鐵西區嘉工街三段一號
興亞印刷株式會社

印刷者

關真

奉天市大和區千代田通四〇(電)〇五四九四番

滿洲總批發處 滿洲圖書文具株式會社

北京正誼西單商場

華北總批發處 中華圖書文具社

上海北四川路低

華南總批發處 內山書店

振替 (奉天) 四九六番
(新) 四五二番

#7.5
407.224
47



① 1.50